

青年托爾斯泰

托爾斯泰傳：第一部

阿爾麥·莫德著 徐遲譯

戲劇論

美·麥修斯作

章 泯 譯

本書爲世界銷行最廣之戲劇理論名著，內容包括：一、戲劇家的藝術。二、戲劇與文學。三、戲劇的法則。四、戲劇的諸形態。五、戲劇論的人物描寫。六、戲劇結構的邏輯。七、戲劇與劇場。八、詩劇與劇詩。全書約十萬字，現經劇作家章泯先生譯出，譯筆流暢，實爲愛好戲劇者不可不讀之偉作。

國訊
文藝
叢書

托爾斯泰傳

(第一卷)

茅盾主編
徐遜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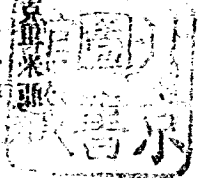
目次

一	在彼得堡	一
二	一次戀愛	二〇
三	創作・批評	四一
四	西歐旅行	五六
五	歐遊歸來	七〇
六	二次歐遊	九〇
七	和屠格涅夫決裂	一一二
八	行政和教育工作	一二三
附	譯者後記	

一 在彼得堡

許多著名的作家，都紀錄了他們對於這個有才氣的少年軍官的意見，那時克羅米耶夫（Ormer）戰爭還沒有十分的過去，他來到了彼得堡（Petersburg），立刻跨進了當時支住「同時代人雜誌」（Contemporary）的作家的圈子裏。從他們的迴憶錄中間可以着到，在這一生中要算最多風波，最少滿足的時期內，托爾斯泰（Leo Tolstoy）是何等樣底人。

「同時代人雜誌」是普希金（Pushkin）和普萊脫納夫（Pletnev）在一八三六年創始的月刊。在一八四七年裏，它由潘納葉夫（Panaev）和詩人涅克拉索夫（Nekrasov）編輯，等到托爾斯泰開始著作之時，它已是俄國文學期刊中居領導地位的和最進步的一種刊物了。它的主要的撰述人以密切的私人關係為基礎，組成了一個集團，當時的解放運動已漸漸地顯明了，對於這種解放運動的同情使他們結合在一起，更由於共同的協定（並不嚴格的），大家也都祇為這個雜誌撰稿。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托爾斯泰所參加了的這個圈子裏，包含着一些和善而好交朋友的，自以為是熱忱的改良家底一羣人；雖然他的才能，他的要出版他的作品願望；使他和他們合在一起了，然而他絕沒有一



點兒誠心合作的意向，絕沒有誰在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相互容忍的基礎上。自然，他就跟許多更前進的人沒有建立了友誼，如車爾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i），又如激進的民主黨人杜勃羅留波夫（Dobrolyubov），他們是以宣揚民主和社會主義理想為事業的。

據說，這是因為了托爾斯泰的貴族身世，而固然是民主黨人；但是要找尋解釋，卻還得更深入一點，原來一個相當主要的原因在於俄國的那些前進的激進份子，以為既存的政府當局大可以完成改良的事業，而托爾斯泰卻從最早的時候起，就似乎是一個「非」政府的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且是一個不願意自己和任何團體結合在一起的性格了，因為任何結合多少含有妥協之意，多少是要把一個人的自己的意見從屬於別人的。他熱忱地同情了進步運動的第一個目標，解放農奴，但毫不留情當時底非難的，告發式的文學的主要傾向。一八五六年七月二日在一封給涅格拉索夫的信裏，他說：

在我們之間，不僅在批評，還在一般的文學作品，還甚至在社會上，全都同意，說作家能憤怒啊，憂鬱啊，狂暴啊是十分要得的……我卻要說這是惡劣的；因為一個憤怒的，憂鬱的人並非非常態的人，相反的，一個愛着的人是常態的，而只有在常態之下，一個人才能好好兒的做事，清清楚楚地看事情。

他在日記裏所錄的也表示了他和他的週繞環境的不調，卻自己知道錯誤還在他自己。例如：

一八五六年五月八日；到屠格涅夫（Тургенев）處晚餐（爲涅克拉索夫一首詩而生氣起來，真笨得很）我說了些使人人都難堪的話。屠格涅夫走了，我十分難過，特別因爲我沒有寫東西。

在十一月十三日：

三點鐘之後到杜羅齊伊摩（Дружинин）處。岡卻洛夫（Гончаров）、阿奈恩可夫（Анненков）——我部討厭，特別是杜羅齊伊摩，他們使我討厭，因爲我要的是愛情和友誼——而這些，在他們是不可能的。

詩人裴特（Пет）那時也是一個少年軍官，那時候和托爾斯泰結識了。若干年後，他在離耶斯那耶，模利阿那（Yasnaya Polyana）不遠的地方買了一所田莊，變了托爾斯泰的一個朋友——除了托爾斯泰自己家裏的人之外，實在，只有他，是托爾斯泰在成熟期以後，還相知甚深的少數朋友中的一個。

裴特和他第一次會見也沒有什麼好現象，有一個早上，十點鐘，他拜訪了在彼得堡的屠格涅夫，他看到廳上擺着一把軍官的劍，就問男用人這是誰的。「這是托爾斯泰伯爵的」，這人回答。「他睡在客廳裏。依凡·賽爾該維奇（屠格涅夫）在書房裏用早點。」裴特的拜訪，時間長約一小時，賓主談話的聲音十分輕微，免得吵醒了托爾斯泰。「他全部的時間都像這樣子過去，」屠格涅夫說。「他從他的塞伐斯多波連隊裏回來，住在這裏，就放蕩了。宴會，吉伯賽少女，紙牌，玩一整夜——然後睡得像死人一樣的直接到下午兩點鐘。起先我想給他熬藥，現在放棄了，隨他喜歡了」。

斐特告訴我，他達到托爾斯泰那口，竟發覺了他是本能地敵視一切既成的見解的，在這克拉索夫家，他第一次看到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在一起，他看到托爾斯泰說那些苦澀的肺腑真話，使屠格涅夫毫無辦法。

「我不能承認，」托爾斯泰說，「你那種說法的所謂『堅信』。如果我站在門口，拿了一把刀子，說『祇要我還活着，沒有人可以進來』，這就表明了堅信。而你在這裏卻想把你的真實底內在的思想，瞞起別人，你還要說這是堅信！」

「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屠格涅夫辯駁，喘着氣，聲音提到假音（他和人爭辯的時候總是這樣的）。「你的處子不在這裏，走啊！走到貝萊芙斯基——貝洛采萊娃（Belovceva）公主的客廳去吧！」

「我到哪兒，爲什麼要問你？而且，我在這裏，或者不在這裏，不相干的啊，空言是不能成爲堅信的，」托爾斯泰回答。

這一次斐特在彼魯佛的停留時期並不久，所以他不免看到托爾斯泰。小說家D.V. 格里羅維奇（Grigorovich）告訴他另外一場口角，也是發生在涅克拉索夫家裏的。

你不能想像那付模樣的天哪！（格里羅維奇說。）屠格涅夫尖叫了又尖叫，把他的手我住了他喉嚨，像一隻垂死的羚羊那樣的徵語；「我可受不了了，我有氣管炎！」開始在三間房間裏走來走去。「氣管炎是假冒的病」，托爾斯泰在他背後吼，「氣管炎只有一劑到板！」

自然涅克拉索夫的心沉下去了；他不願意兩個人中間有一個人不給「同時代人雜誌」寫稿，我們

都很驚奇，而且智窮力竭，不曉得說什麼才好。托爾斯泰在中間的一個房間裏，閃閃勿勿地躺在摩洛哥皮的沙發上；而屠格涅夫，飄揚他的短上衣的衣尾，兩手伸在袋裏，在三間房間內走來走去。我走到沙發旁邊去，要挽救這個局面；說「托爾斯泰，老朋友，別這樣興奮！你不曉得他多末看重你，愛你啊！」

「我不該他做什麼瞧不起我的事！」托爾斯泰說，張大了鼻子。「你看，他這樣走來走去，走過我，這是故意的，故意搗他的民主的屁股！」

其他的文獻也都差不多，——跟人家意見相同的念頭，在托爾斯泰身上是找不出來的，他從不懷疑連自己的謬實，卻從不相信別人，他難得才相信別人也是誠實的。

格里哥羅維奇在他的「文藝迴憶錄」中告訴我們，托爾斯泰是如何的不同情彼得堡，如何的顯然，一切都挑撥了他的怒氣，然而他從不搬家，這是很驚奇的一件事。格里哥羅維奇自己就是一個「同時代人」，是在莫斯科遇到托爾斯泰的，一到彼得堡又碰見了他，聽說他正要去過「同時代人」編輯部的邀請吃飯去而又跟這些人一個也不熟，就答應他一塊兒去。

一路上我警告他，有些題目還得他小心謹慎，特別小心不要攻擊了喬治·桑（George Sand），他非常地不喜歡她，可是這便觸了許多人的神經，她雖然虛地崇拜她，這頭夜飯經過良好，起先托爾斯泰十分安靜，可是到了最後他又放大了膽了。有人讚美了喬治·桑一篇新的小說，他突然宣佈他恨她，還加添的說，她那時所寫的那些小說裏的女主角，如果真有這樣的女人，應該縛在劊子手的車子後面，拖

着在彼得堡的街道上遊行。

托爾斯泰的性恪裏雖然有着某些奇怪的糾纏不清之處，卻有一個堅信，是這人一生之中毅然地主張着，不疑不懈的。有一段話，寫在「復活」中，這部小說已是在半個世紀之後寫成的，卻還可以讓我們窺見他當時，一方面放蕩，一方面憎恨喬治·桑底自由女性底原因。「復活」中的主人翁，起先，是給將軍的太太瑪麗特（Marietta）弄得又愛她又憎惡她的，然後當他經過街頭時，同樣地給她所邂逅的「另一世界」底漂亮的花姑娘弄得又愛她又憎恨她。於是這主人翁如是的思維了：

人類的野蠻的天性中，獸慾主義真使人作嘔啊！他想着；可是，只要這獸慾是赤裸裸的，我們還能夠站在精神生活的高處觀察它瞧不起它；只要一個人陷入獸慾生活中還能掙扎，那末，人終歸還是人。可是，當這同一種獸慾主義躲藏在一件詩歌的，審美感覺的外套底下，要求我們向它膜拜——於是我們全部爲獸慾所吞噬，轉而膜拜獸慾，就再也不能够分辨善惡了。這是多末糟啊。

格里哥羅維奇在另一個地方說起過，托爾斯泰是隨時隨地準備了跟人意見相背的。他不管那發表了的是什麼意見，說話的人愈有權威，托爾斯泰的反對愈有熱忱，這就開始了一個口頭的決鬥。「注意他如何地傾聽着說話的那個人啊，用一雙眼睛穿透他，這使人猜想到了，他正在準備着：並非直接的抗辯，而是正準備着這樣的一種意見，出其不意，能使說話的人茫然不知所答的。」

小說家丹尼萊夫斯基（Danilovskiy）證實了托爾斯泰的專喜歡反對別人底印象。他

們在一個著名的雕刻家底房子裏會見了，托爾斯泰走進客廳來的時候，正有人朗誦着赫爾岑（Herzen）的新作，就靜靜地在朗誦者的椅子背後找到了他的陣地，朗誦既畢，他開始了，起先溫和而有約束，然後熱狂而勇猛，攻擊了赫爾岑和當時正流行的，對於赫爾岑的革命底與解放底作品的熱愛，他講得這樣使人信服，而且這樣地誠懇，照丹尼萊夫斯基說，後來這座房子裏就再沒有看到過一本赫爾岑的著作了。

屠格涅夫有一次說：「在托爾斯泰，他的基本底性格，後來形成了他對於生命的整個看法的，在少年時期就已顯現。他從不相信別人的誠懇。每一種精神生活的運動，在他看起來，認為都是假的。而且用他的特別地能穿過一切的一雙眼睛，他老是看着那些使他起了疑的人物」；屠格涅夫接下來說，譬如就拿他自己來講，他從沒有遇到過別的，比他那雙多疑的眼睛，緊接着三言兩語或惡毒的話，更使人掃興，更令人沮喪的了，對於任何缺少強烈的自制力的人，真是火上加油一樣，使人立即就狂怒。

人們的性格，方面甚多，不是同時地或和諧地擴張的；這是常有的事，有些人們已經感覺了對公共所負的責任，卻依然縱慾於醉酒婦人，而另有一些人不辭酒，或是變做了可敬的丈夫了的卻於他們應該獻給社會的政治的責任一無所知。在改良家的集團中就許多好吃好喝，好賭而且淫慾的份子，而托爾斯泰，雖然他常常後悔他自己的過份的飲酒，嫖妓與豪賭——內心裏卻辯性是如此地要求「要有就全有，要無就全無」，最憎恨別人的自相矛盾，如果他自己不能夠控制他自己的脾胃之前以西良家的姿態出現，

無疑他是會自認這是偽善的，虛偽的，難怪他批判別人的時候用了同樣嚴格的標準了。

克里米亞戰爭的失利給貴族政治的威權一個重大的打擊，這時便有了一連串的廣泛的改革運動——時機已成熟了——其中包含了市政的和罪犯的法規的改革，陪審制及自供底法院的程序之新添，所謂「地方自治會」(Zemstvos)——地方政府的體制，有如英國的 County councils——的成立，還有嚴格的檢查制度的改訂，等。可是，托爾斯泰到彼得堡的時候，雖然正合上了俄羅斯這一個有希望的，有結果的內部大改革的時期，他那時出版的作品，不用說那顯明的反農奴制的「一個地主的早晨」(A Landlord's Morning) 和「樸利基諾例」(Polikushka) 那兩篇了，却對於進步的運動，他並沒有表示了多少同情，也並沒有表示了：若人民關心政治，單這一事實便有利於國家底那種見識，他絕對沒有了解到，即使人民給自己制定的，還是很壞的法律，可是人民被遺棄了去參加去多數實際問題的討論，進而又允許他們試行討論的結果，這種事實便已造成了智識的自由，便已鼓勵了知行的合一；而使心腦實用於實際的工作上，更不能養成這種習慣而又把它推廣到商業，工業，農業上去，是這樣終於造成了西方國家的物質優勢的，而許多東方的土地上便時時要為飢荒所威脅了。

可是公衆事業的複雜的問題——總是很困難的，需要一點耐心，需要人們互相的容忍地合作，不能圓滿完成時便儘可能的讓步——這些是不記托爾斯泰的胃口的，他追求簡簡單單，清清楚楚的解決，可是做到這樣的，只僅是魚腦中的主觀而已。

數年之後，他開始寫一部小說，「十二月黨人」(Десятилетие)，一開頭就描寫了當時這改革的幾們牛頭，這裏面表示了他對於這解放人民，使各種組織民主化底運動是如何地輕視，他這樣地寫：

這發生得並不久，還在亞歷山大二世治下，在我們的文化和進步應多事之秋，俄羅斯再生的時代裏，等等，等等；這時勝利的俄羅斯從送給敵人的塞伐斯多波班師回來；這時全俄羅斯在慶祝黑海艦隊的毀滅，那白粉塔垣的莫斯科也向這件吉慶大事致敬，並且他們歡呼了那些艦隊上倖存的人員，獻給他們滿貯了伏特加酒的一隻古老的俄羅斯的好酒杯，還用了良善的俄羅斯的方式給他們麵包和鹽；按：這是俄國傳統中歡迎的表示，」還向他們鞠了深深的躬。正在這時候，俄羅斯，她底處女似的遊見的政治家，她的夢想的破裂而哭泣了，爲兩個偉大的人物在戰爭中戰死，俄國的重大損失而號咷了，伴隨着的是聖，沙非亞大寺院裏，讚美頌詩(Славослов)的歡聲——兩個偉人，其一戰死於華拉奇阿戰地，不免留下了兩個驍騎兵，被急急忙忙地移到上述的寺院去聽讚美頌詩去了；而其另一，一個高貴的人啊，他分發了茶葉，軍餉和被單了，却毫不措油；正是這時候，從各個方向，從俄羅斯各部門的人道底活動中間，偉大的人物像雨後春筍的茁生，司令官，行政官，經濟學家，著作家，演說家，還有許多並不專門而簡單地偉大的人物；正是這時候，在一個莫斯科演員的壽宴上，與他在乾杯聲中出現了，開着寶箭一切做錯了事情的人們；這時嚴峻的特使大臣從彼得堡放馬奔騰，到了南方去，抽籤了，抽籤了，刑罰了兵站部的惡棍；在這時，任何一個城市中，塞伐斯多班的英雄享受了聖杯相祝的晚餐，那些掉了手，瞎了眼的戰士，在橋樑上公路上遇到了他們的人都拖捨了銀子兒；

這時候，許多人中間，以為大家進步得最驚駭人，有一個酒商不論到那兒，不論在何時，寫演講稿，出版演講稿，到晚宴的時候又背誦了這樣地強烈的演說辭，使得維持秩序的天使們不能不採用適宜的步驟來制止他發言；這時候，便是莫斯科的英國俱樂部也另闢了一個房間來談人談國事；這時候，各種期刊打起各式各樣的旗幟來出版，有的刊物在一個歐洲的基礎上，發揚歐洲的主張，卻保持一個俄羅斯的世界觀，有的刊物在一個俄羅斯的基礎上，發揚俄羅斯的主張，卻保持了一個歐羅巴的世界觀；這時候這樣多的雜誌出現，彷彿名目都給她們用光了，消息雜誌，世界雜誌，言論雜誌，廢雜誌等等；這時候却還是有新的名目不斷地出現，這時候有了新的哲學家兼著作家的昂星團出來證明；科學是國家的，不是國家的，又是國際的；而作家——藝術家的昂星團描寫了森林，日出，雷電，一個俄羅斯少女的愛情和一個官僚的懶惰，和許多官僚的錯失；這時候從四方出現了「問題」，因為在一八五六年，每一件發生的事情都弄得人不清楚；問題有陸軍學校的，大學校的，審查制的，法院的口訊的，財政的，銀行的，警察的，解雇的，別的別的；每一個人要發現一點新問題，每一個却都要去解決牠們；他們寫，讀，談，做計劃，都希望彌補，破毀，改變，而整個俄羅斯像一個人一樣的生存在不可形容的熱忱的形態底下。在十九世紀裏，這種情況俄羅斯已經歷過兩次了，第一次是在我們打垮了拿破崙的一八一二年，而第二次是拿破崙第三打垮了我們的一八五六年。偉大底，長毋相忘底，俄羅斯人民再生的時代啊！正像法蘭西人說，誰沒有經過了法蘭西大革命，誰就等於沒有生活過一樣，我也可以大膽的說，誰沒有經過了俄羅斯的一八五六年的，誰就不知道生命的意義，這篇文章的作者不僅在當時生活過，而且是這個時期中底一個工作者呢，他不僅親自的在察伐斯多波一個炮

案中坐過幾個月，而且寫了一部關於克里米亞之戰的作品，使他享有盛譽，在這部書中他仔細地描寫了營中的兵士如何放射了他們的火槍，醫院中的傷兵如何綁上綑帶，而且還描寫了戰死者是如何地被埋葬在墓地的黃土中的。

在完成了這些戰績後，這篇文章的作者像火星一樣的爬到這個帝國的中心，他收穫了桂冠。他目擊了兩個首都和全國人民的熱情，身受了俄羅斯人民如何用以酬謝良好的工作底報答。這個地球上的大人物都要結識他，來握緊他的手，來請他吃飯，再三請他去拜訪他們，而且爲了要隨他敘述戰爭中的瑣末細節，把他們自己的感覺也都告訴了他。是以，本文作者知道了如何欣賞這偉大而永垂記憶的時代。可是這却不是我在這裏所要告訴諸位的呢。

從塞伐斯多波，他來到彼得堡的那一天，是在一八五五年的十一月中，托爾斯泰當天就去拜訪了屠格涅夫，後者請他搬來同住，還把他介紹給彼得堡的文學界藝術家的圈子裏最有興味的幾個人，關心着他「正像一個年老的保姆，」屠格涅夫有一次自己曾這樣說，他多麼的欣賞托爾斯泰的藝術天份，可是對這位賓客的複雜天性底托爾斯泰式的一面，他卻盲目得很。如所週知，兩人之間起了磨擦，而雖然他們是一度又一度的重新做朋友，他們的友誼到底靠不住。

一八五六年初，托爾斯泰的三哥德米脫里死在奧哈爾。托爾斯泰說，「這時我是特別的害怕。我從奧哈爾到了彼得堡，參加了那裏的社交界，使我充滿了厭倦。我爲米特卡（按：德米脫里的暱稱，）悲傷，也不悲傷。我忽然看了他一次，並不在奧哈爾就下

去，我離開了幾天，我的哥哥就走了，我記得很清楚，當時使我快不快的只是我被邀請到富閣中去了，因此我不能參加一個小小的私人性質的戲劇表演。」

元月十日日記中這樣寫道：

我在奧略爾。我的三哥德米脫里快死了，我常常對他發生的壞的想頭現已化爲塵土。瑪夏（德米脫里從一個妓院中學了來的婦人）和如碧阿娜，亞歷克山德羅美第（*Praskya Alexandrovna*）（托爾斯泰的姑姑）在看護他。

二月二日：到了彼得堡了。德米脫里已死，我是今天纔到的。明天起我必須好好的玩。以便將來回憶分外傷永：我的弱點是懶惰的習慣，不潔潔，好色，愛賭；意志可以和牠們掙扎的吧。

兩個星期以後又有這樣的記錄：

和屠格涅夫吃飯。黃昏，在戈爾台耶夫那兒吃花酒。我的那個女的貝阿克爾十分有才能，可是她笑得雖好，總是做假……明天我必須工作六小時，不做完不準睡覺。

一個月後，托爾斯泰是第一次向人挑戰決鬥。三月二十一日日記上載明如下：

前天我偶然讀了朗琴諾夫（*Loshov*）的一封信，向他送書去挑戰了。天曉得結果如何，可是我必須堅持，鎮定。我已經決定了到鄉下去，趕快結婚，不再用我的真名字寫文章。最重要的，以後時刻刻注意，不論跟誰一起，少說話，說話時特別要小心。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有一天晚上在涅克拉索夫家玩紙牌時，M. N. 朗琴諾夫送了一封信來，他也是「同時代人雜誌」的撰稿人。涅克拉索夫忙於鬥牌，把信交給托爾斯

泰，請他讀出來，不幸偏偏的是這封信內含有無根托爾斯泰缺少自由思想的辭句。托爾斯泰讀了這信，並不說話，只離開了這間屋子，立刻給曲琴諾夫送了一封措辭強硬的挑戰信。

次日，曲琴諾夫的同意執鞭的覆信不來，來到了非常變化的涅亞拉索夫，說：「如果你不收回你給曲琴諾夫的挑戰書，只得請你和我交換一次射擊。這整個糟糕的事情全是我的錯誤，我必須負責任。」托爾斯泰並不收回他的挑戰，但曲琴諾夫也不答覆。這事也就過去了。

三個月之後，托爾斯泰從耶斯那耶·樸利阿那寫信給涅亞拉索夫：「你能想像嗎？直到此刻，我在鄉下住，記起了曲琴諾夫的信，才知道了我的舉動是如何的失當。我現在全心懇請求你的原諒，在遇見曲琴諾夫的時候，我也打算這樣向他道歉。」

五月二十四日日記：

有人想去草庵飯店（莫斯科著名的餐館），我寫信勸得同意了，那兒遇到了曲琴諾夫，真榮，走過他還過意的看看他，半小時之後十分沮喪地離開了那裏。

直到五月十八日日記這是說半年中，托爾斯泰就是這末在彼得堡住着的。在那裏，他最好的一個熟人是他的「姑母」，亞歷山特娜·托爾斯泰女伯爵，他們有很多年保持相當的友誼。

在彼得堡的時候，他已經關心到解放農奴的問題了；他有三百零九個男的農奴，此

外還有些女的。

在一八五六年三月中，亞歷山大第二向莫斯科貴族致辭，說起農奴的解放總有一天是要實行的，所以「與其將來自上而下，不如現在自上而下。」在內政部，逐漸地解放個別的地主所有的農奴底計劃，擬定並且批准了。托爾斯泰算是第一批想盡辦法要實行它的一個人；可是他的事情更複雜，因為他的產業已以二萬盧布的價格抵押給一個國家銀行了。

值得時時注意的是盧布的價格，在克里米亞戰爭以前，約三十八便士，可購白銀。戰爭以後，它跌價了，而且不能換白銀了，以後也從沒有回復到以前的價格，免起騷落，托爾斯泰一生中，它總是在二十四至三十二便士之間，在一八七八的土耳其戰爭的時候，還曾經跌到過十八便士，到十九世紀末葉，才訂定在二十五便士的金價上。

一八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托爾斯泰在他的日記裏記道：「我和我的農奴的關係開始使我煩惱了。這刻我必須學習，學習，學習。」

第二天晚上，他去拜訪了「同時代人雜誌」的撰稿人，一個解放農奴的贊助者：K. D. 喀凡林 (Kavelin)。托爾斯泰這樣的記着這個人：

心智和性格很愉快的人。農奴問題清楚得多了。從它那裏回來我光輝，有希望，快樂了。不久該攜一份寫得很好的計劃書下鄉去。

第二天他擬定了一個解放他的農奴的計劃的草稿，又聽了「喀凡林的可愛的建議」。

在二十五號，他拜訪了N·A·米留亭(Milutin)一個有名的解放農奴贊助人，他說，這人「給我解釋了許多，而且給我看了了一個計劃，在晚飯時間之內我把它看了。」一回家，托爾斯泰寫出了一個預備呈請內政部的，解放他的耶斯那耶的農奴的計劃書。

米留亭帶他去看內政部次長遼夫新(Moschin)，後者——冷淡地——接見了他，顯然並沒有鼓勵了他，因為托爾斯泰這樣寫道：「在今天，俄羅斯，不管你想算什麼，什麼事情都一次又一次地在播弄，那播弄的人都是這種老頭子，毫不見得向中用。」第二天，他拜訪了「姑母」，亞歷山特娜和她「姐姐，都是當官的，給他們和他們的賓客唸他的新作品「兩個驃騎兵」(Two Hussars)」。這天他在日記裏記道：

是的，在生命中獲得真正的快樂底方法，沒有什麼法律的，只是使自己像動物那樣地向各方面佈出一隻愛的網，在網中捉住一切亂入的：不管是一個老太太，一個小孩子，一個女人或是一個警察。「法律」這個俄文字也許可以譯成「規矩」，但這事件這樣緊接的對官廳的不滿，也許他的意思還是指生命的快樂在人間的情感，不在法律的制定。

第二天他又記着：「邊夫新說他已經報告了部長，可是他的答覆一樣是因因躲躲的。然而我還是寫着我的計劃書。」

五月十六日他獲得了休假，第二天他去了莫斯科。一十七日他從那裏乘車到耶斯那耶，棲利阿那村去，於次日到達。

五月二十八日，他在耶斯那耶是悲哀和快樂，可是因和它的心不和諧，然而我我自問其目的

耶斯那那一比較，我感到我變得更多的更趨向了自由的方向……今天我打算召集一個會，說出上帝所允諾的……已經去過那個集會了，順利得很。農夫們很快地了解到我，以為我是一個思想者，所以相信我了。

在這個集會上他們讀了彼得堡寫的意見書，把自由貢獻給農夫們。

計劃是這樣的，耕種土地的主權，應從托爾斯泰轉移到村莊的公社（*Commune*）所有。每一家各得十二畝（合四又二分之一俄畝（*Desyatins*）），其中半俄畝不收費，其餘則每一俄畝每年應付五個盧布，大約得付三十年才付清。這筆款子中，一個盧布是付些土地的抵押的，其餘的兩個盧布付地價。簽好合同，農奴對地主就毫不受任何約束而是立刻自由了。村莊是負責收錢的，如果有欠資，地主可能收回若干土地以便補償損失，或者由農奴做工抵償。

農奴們遲疑了，考慮了很久。謠言當時很流行，說沙皇最近要加冕了，到那時不僅可以恢復他們的自由，還要不取代價把土地權轉移給他們。使托爾斯泰震驚的是他們拒絕了他的建議。在「一個地主的早晨」及「復活」（*Resurrection*）中他都描寫了這一次的景像。

六月三日，他這樣記着：

……晚上沒有集會。可是我從伐西里那兒聽到，他們懷疑這是一個騙局，說是加冕典禮的時候人全都得到自由，而說我卻想勾合同來束縛他們。照他告訴我說話，他們說這是「買賣」。

六月四日：我這些農奴，他們不要自由。

六月七日：晚上和幾個農奴談話。他們的固執使我生氣，我徒然要抑制而無效。

他寫了一封信給勃魯道夫伯爵 (Count Budyov)，法警部長，但並沒有寄發。裏面說農奴解放的正式公告實是迫不及待的了，即使在最初公告時不談到土地也行，因為土地權的轉移所要化費的時間太長久。他接着說：

一個解決的方案必須找出來。如果六個月之內農奴還沒有自由，就將有大火昇騰了。一切都準備好了：決不會缺少叛徒的手來點亮這紛擾的大火的，而這火將到處蔓延。

這個預言卻要在六十年之後才實現。當時所發生的乃是農奴終於一八六一年解放了，跟着來到的幾年內，土地也謹慎地分配好，地主的損失由政府發行了公債來補償。——而國家則從農民的賦稅上經過一個較長的時間再來收回這筆基金。而這事的完成卻並沒有如像托爾斯泰所預期那樣的嚴重的騷擾。

他又指出了農奴和地主之間的荒謬的關係，說的是：

這彷彿兩個強壯的人用一把堅強的鎖鎖住了彼此，這使得兩人同樣苦痛，一個動了一下，一定傷害了另一個，而且這兩人是同樣的不再自由了。

六月十日：晚上有一個集會。他們堅決的不肯簽字。不付賦稅的事秋天再討論，那時我得住在鄉下了。

我第一次寫的托爾斯泰小傳，裏面曾有一個錯誤，已經幾次給別的作家引用了，我

恐怕它再給人誤解，讓我在這裏引一段那時托爾斯泰寫給我的信吧，他說：

我收到了你的書了，讀了感到愉快，這短短的傳記非常好，只除了一處地方——你引用了莎菲亞·安特萊芙娜（Sophia Andreevna）（他的妻子）的話說，「他在解放公告之前先已解放了農奴。」這是錯了；我讓他們做 *Obshchina*（每年一定的付款）不讓他們做 *Redeemers*（定期的徭役），解放他們這時還不可能呢……

我們要從這些事再回到三個月去，注意戰爭是三個月中結束的。三月二十五日，托爾斯泰寫信給他的二部合夥人（*Partners*）：

我想到外國去住八個月，如果有任何事請我請假，我就要走了。我給尼古倫卡寫了信談過了，還要他一起來。如果我們三個可以結伴同行，那真是一等一了，我們每人帶二千個盧布，做夠旅行得闊綽。

請你寫信來告訴我，冬景怎樣，還有暴風雨（*The Snow Storm*）。我自己並不滿意——嚴格地說。可是現在我要寫很多東西，而在這個見鬼的彼得堡，我卻連一點點時間都沒有。無論他們讓不讓我出國，四月中我一定要請假，繼續下去。

五月十四日，他記着：

在蘇那那兒看到 X 和 Y 吃了一半飯。我們到了帕芙洛夫斯克。作嘔！女人，笨音樂，女人，二個假作的夜鶯，女人，熱，香煙的煙霧，女人，伏特加酒，乳酪，狂暴的錢叫，女人，女人，女人！

人人假裝他們面快樂樣子，假裝他們歡喜他們的女人，可是，也都假裝得不好。

第二天：

不使你自己失掉什麼享樂的機會，但也不要使得你自己去找尋享樂吧。我答允了我自己永遠——永遠不再進一個跳舞廳，……在姑母家過了很快樂的一個黃昏，於是又去拜訪杜素那兒的人，發現我自己又跟S和別人和一個女人一起吃飯了。我的脚要永遠不，永遠不踏進任何公共場所，除非是一個音樂會或一個劇院。

在他當時所結識的文藝界朋友中（除了上面已提到的一些之外）托爾斯泰彷彿是相當的尊敬了杜羅齊伊甫的，這是一位批評家，小說家，莎士比亞的譯者，杜羅齊伊甫領導了一個對「同時代人雜誌」的叛變，把它的若干撰稿人拉了到和它對立的雜誌「閱讀書庫」（Reading Library）去，托爾斯泰也在一八五六年十二月裏在這雜誌上發表了他的：「和一個莫斯科熟朋友在分隊中的會面，摘自南赫留道甫王子的高加索迴憶錄」（Meeting a Moscow Acquaintance in The Detachment From Prince Nekhtdov's Caucasian Memoirs）這小說的題目如此之長是因為檢查員不準許那托爾斯泰原來的題目 Razhalyanyy（降為兵卒的人）。

二 一次戀愛

直到五月中旬他才離開彼得堡，在歸家的旅途上，他停了一停莫斯科，去拜訪了貝爾斯博士（Dr. Bels）的家裏，他是一個來自德國家系的德國人，和托爾斯泰的童年的女友佐絲拉交小姐是青梅。第一次他把他未來的妻子記入了日記；這是關於他拜訪莫斯科近郊貝爾斯博士的郊外別墅的：「孩子們等着我們，何等可愛的，快樂的小女孩！」不過六年，稍少一點之後，這「快樂的小女孩中」的第二個變成了托爾斯泰伯爵夫人！

三天後，他寫給他的哥哥舍爾該：

我在莫斯科騎了十天……非常愉快，沒有資格，沒有吉酒養大，只有一點滴兒的愛情——下回再告訴你我愛了誰呢。

這時他的愛情的對象還不是貝爾斯博士十歲歲的女兒，而是英卜楞斯基公主（Princess A. Obolenski），他那次學的老同學狄亞可夫（Dyakov）的妹妹。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記上他這樣寫：

在狄亞可夫家吃夜飯。不認識英卜楞斯基公主，她改得很快，我並沒有想到會遇到她的，因此

她激起了我的情感，真是可怕地劇烈。從那兒到了亞克薩可夫家，就朗讀了他的著作的「第四部」，這東西是好的，可是這老人卻捧得過份了。回到狄亞可夫家，稍稍跳了一會舞，就跟亞歷山大，蘇霍丁一起離去，已癡狂地在戀愛之中了。是的，現在一想起來就苦痛，想起我也許可以得到的那個快樂，卻和這好人A，與卜楞斯克發生了關係。

五月二十四日：聽說了埃卜楞斯基將在蘇霍丁家。即去。S在彈弄蕭班 (Chopin) 而 A (奧卜楞斯基夫人) 照常跑來跑去。我們談得不多。有一兩次我說話了，她似乎全神貫注着。不，當我說出她是最甜密的一個女子的時候，我並沒有靈魂出竅。這最優美的，藝術化的，同時又非常之道德的性情。

在五月二十五日：

在狄亞可夫家，去時夜飯已遲。A的女兒病了。她當着我面告訴舍爾蓋，蘇可丁 (Sokolovskiy Kottin)，當她訂婚的時候，她還沒有戀人。她丈夫並不在場。她的意思是不是要告訴我她並不愛他呢？後來，在說再會的時候，她突然把手伸給了我，她眼睛裏有了淚珠，因為她的女兒在病，可是我卻快活得古怪。之後，她突然送我到門口去。自然，自從松尼契加的那時（指他幼年的朋友松尼亞，卡洛與那 Sonya Koshina），在「青春」(Youth) 書內化名為松尼契加。伏拉與娜 (Sonicika Vala Khina) 以來，我久已沒有嚐到這樣的一種純潔，強壯而良好的感情了。我要說「良好」這兩個字，因為事情是沒有希望的，但是它給我快樂，使我良好。我可怕地工作着「青春」；因為我覺得此中有着這樣感覺。

五月二十六日：去了，和A談了三小時，有時閒談，有時談到她的丈夫。我確信她了解得到我的感情，她很愉悅，我是古靈精怪……

第二天，他去耶路撒冷，撲利阿那了，離開的時候記着：

奧卜楞斯基來了，我邀請會和A過一個晚上的，誰知道這樣是不是會靠精的呢。

從耶路撒冷回來，他編了一個圈子，拜訪他那個已婚的妹妹和別一些鄰舍，其中有醫管涅夫在內，托爾斯泰為一家道在那兒聚會了一次。遼夫（托爾斯泰）接受了特殊的榮耀，他志氣十足，喜聞的增進了一次勝利英雄。他們給他加冕，正在花園，草棚，葉子啊，一切夠得上來的都被復在他身上的時候，有一個不速之客——是醫管涅夫寮的一位鄰居的太太——報名進來了。主人失望地抱住了頭；勝利英雄吼了一聲，開始在房間裏翻起跟斗來；他的妹夫很快的綁上綑帶裝做病人，這樣來藉口，弄走了這不速之客。

前面已引用了的，給舍爾該的信，暗示了托爾斯泰對自己的婚姻問題底第一次的嚴肅的考慮，這裏我們可以詳細的來寫這個了。

有過一次——大約是他從克里米亞回來之後，但一定在他結婚之前——托爾斯泰愛上了一個鄉下女人，結果有一個私生子下地。後來，這個兒子，名叫鐵木琴（Иренин），做了托爾斯泰的小兒子中間的一個底馬車夫。那位母親，阿克泰妮亞（Аксения），在托爾斯泰遺著中，一篇「惡魔」（Devil）的小說裏化名為斯丹潘尼達（Stepanida）。

爾斯泰家的家庭教師，後來成爲他的朋友的V.G. 亞歷克塞耶夫 (Alexeev)，在他的日後也許可以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到了「惡魔」，說它是在一八八〇年，由一個名叫陀姆娜 (Domna) 的廚娘所遇過的事所引出來的創作。無疑，這話是對的，可是陀姆娜的事只是一件意外；托爾斯泰並沒有全部依照了她的經過，很顯然的，亞克魯妮亞的回憶佔了這個作品中的主要部份。

大約這件事是恰恰在維爾和一個少女訂婚的一件事之前不久，他是那少女的保護人，她住在離耶斯那耶不遠。有一個時期，親戚和朋友之間已經把這個訂婚消息互相地報道了，說托爾斯泰已經拒絕訂了婚。

從「快樂家庭」(Family Happiness) 和「惡魔」這兩篇小說中，這件事也可以找出一點痕跡來。

我們前面已經看到，托爾斯泰這時是眞打算結婚的了，他覺得獨身的生涯過不下去，特別因爲他不滿於自己的性生活。在「惡魔」的第五章中，他寫到了他的主人翁：爲什麼做金挑釵了利莎，阿爾斯喀亞，要解釋是不可能的，一個男人爲什麼挑中這個，而不是那個女人，解釋總是不可能的。理由可以有許多，正面的，反面的。一個原因是她並非一個富有的承繼女子……另一個原因她十分天真。而且她和她母親的關係值得憐惜；此外還有一個事實，她並不是一個招來了許多注意的美貌的女子，但是她也並不難看。主要的原因是當他認識她的時候，做金已在婚期的成熟時期裏。他愛了她，因爲他知道他是要結婚了。

不多幾年之前，托爾斯泰給伐萊利亞 (Valeria) 的信出了一個英文的集子，題名 *Tolstoj's Love Letters* (托爾斯泰的戀愛書簡)。這似乎是一件命定的事，凡關於托爾斯泰的書，他的名字都插進了的。按：托爾斯泰的日記一定包含着許多荒唐的錯誤，而這一本書裏，就有着一個寫給他的未婚妻的信，可是那些信本身，以及依照他的日記所載，事實上，都證明了他並未和她訂婚。

一八五六年六月十五日，日記裏這樣寫：

和狄亞可夫漫步。他給了我許多實際的忠告……主要的，他勸我和伐萊利亞結婚。聽他談過之後，似乎我也覺得這是我頭有的事了。是否因為金錢的關係約束了我呢？不，是時勢使然。於是他用車子搭上了我，把我送到蘇達可伏 (伐萊利亞的家) 去。也許是因爲了我的信，伐萊利亞做出十分莊嚴的面貌來見我。我精神極好，使他們都平靜了下來。可憐的孩子！她的姑母似乎吃驚了。自然，她所讚賞的最好的人是凡爾該尼 (一個法國女伴)，可是這是多末的壞啊！可憐她沒有骨髓，滾有火焰——像麵條一樣。

六月十八日：狄亞可夫來了，我要求他伴同我到阿爾森納夫家去。伐萊利亞大談其衣服和加冕禮。她未免太輕佻了。彷彿不是熱情在逝去，而是在持久下去了。我和狄亞可夫的來到，很不妙，似乎去答應什麼似的。

六月二十六日……：驢車去亞爾森納夫家……伐萊利亞穿了一件白衣服，很美。過了她一生中最高快樂的一天。我是戲謔地愛她的嗎？她的愛能長久嗎？我願意解決這兩個問題，但不能。

六月二十八日，牙痛得很。夜飯之後到了亞爾泰納夫家。伐萊利亞受的是最壞的教育，若不是無知，至少是笨的。她說出 *Amor* 一個字來，天曉得她爲什麼，使我異常的悲哀，再加上我的牙痛，使我沮喪萬分。

六月三十日……亞爾泰納夫的人來了。伐萊利亞是一個輝煌的女人，可是自然她並不使我喜歡。可是我們要時常這樣碰頭的話，我會突然和她結婚的。結果也不會不幸的罷，但我並不需要這樣，我並不想這樣。

七月一日：一整天和伐萊利亞一起，她穿了一襲白衣，露出兩臂，那兩臂並不好看，這使我難過。

七月五日：醒得早，洗了澡。有一個女孩子來了，可是我心緒不甯，把這遺忘了。和小孩們玩，吃飯，聽音樂。屠格涅夫來請。他確確實實是個自相矛盾的，冷酷的，難以相信的人，我可恨他。我跟他來還攪不好，在充滿了色情的慾念中走來走去，直到兩點鐘。

七月十二日：起床遲，喉頭作癢，什麼也沒有做，蘇達哥伏的「家」與爾泰納夫田莊上的人，吵嚷。伐萊利亞比平時更美，可是她的輕佻和對於嚴厲的事物的不加留意是可怕的事。我值班的性格是連小孩子都不喜歡的。然而我非常常愉快地過了一天。

七月十三日……寫了加冕的書，他們嘲弄我伐萊利亞哭。不願寫信給她，我……不安，……後再不在那兒玩太久吧，或許這是她給了我太多的友誼。我怕結婚，……怕……
可是，如果結婚了，情形一定會大變的，而我，要求自己做到的工作……

「情形一定會大變」這句話使人聯想到「惡魔」第六章中間的一段，主人翁的母親，他和他的關係正如姐蒂阿娜姑母和托爾斯泰的關係一樣的，這樣說：

「珍妮亞，我要告訴你——自然我不曉得，可是大體上說來，我要向你提議一下，在你結婚之前，把你這單身漢所有的一切事件都做一個結束，那末，就沒有什麼事會來煩惱你和你新娘了。上帝知道，這是必需的。你了解我嗎？……」

「媽媽」，攸金突然說，「我知道你爲什麼這樣說了。你別擔心好了。我未來的婚姻對我這樣的紳聖，我絕不願意他受害的，至於我這些單身漢的日子內遭遇了什麼樣的事，這些事都很快結束。我從沒有跟人訂立了什麼結合，誰也不會來吵鬧我的。」

七月二十八日：亞爾森納夫家邀請了我，我應召而去。奇怪，我開始喜歡這第一任婦人的伐萊利亞了，以前，正是這婦人的氣質使我不喜歡她的。但也不是雖然，要看我自己怎樣的心情。昨天我第一次看了看她的玉臂，以前這膀子總是使我肉麻的。

在「惡魔」中，托爾斯泰把他他和伐萊利亞結了婚，然後他又給亞克魯妮亞迷住了，等等假想的正形描寫了出來；這裏顯示了他對於外界物體的特性底——深，他底記憶力之強。例如，在這小說的主人翁結婚之前，讀到的是他的心中人——身長，瘦削，她的一切都是長型的；她的臉，的鼻子——並不高，卻相下伸延——還有她的手，她的身。都是長型的。」在他們結婚之後，他又注意到斯乃潘尼達的長長的，靈活的身

段，腿，手，臂，頭，而利莎，他的妻子「容光煥發地前來迎接他了。可見今天她似乎是特別雪白的，頭髮的，製削自易」，後來當斯丹潘尼達——「闊寬，有力，紅光滿臉而帶起——」舞用的是他最輝煌的時候，利莎伴同了老太太們到舞場上來，「穿着淡藍的衣服，頭髮上繫着淡藍的絲帶，闊大的袖子底下伸出了她的又白又長的手臂和看得清清楚楚的肘子上的稜角。」

八月十二日：十點鐘到亞爾森納夫家辭行。她出奇地簡單而優美。我很願意知道，我是愛她的呢？還是不？……

他去離別辭行的時候，亞爾森納夫家正打算去莫斯科參與亞歷山大第二的加冕大典。

八月二十三日，讀了一封從萊利亞寫給蒂阿娜姑母的信，大為肉麻，他就給這個在莫斯科的「整達可伏家的「名譽的婦人」如下的一封信：

這是可說的嗎？「噢小葡萄乾化教的衣服 *de tout; beantes; hairs; Volo*」（無處不美談，衣領飛舞），而朝廷上的副官竟會成爲你最快樂的頂點。這真是殘酷呵——爲什麼你要這樣呢？你知道這會把我弄得難過的……穿了你的小葡萄乾的 *de tout; beantes*，你一定是頂頂可怕的，你……旅行服裝時，不知要好上百萬倍呢。

「我不願愛一個人而愛上上流社會既不是光榮的，更是危險的，因爲在這樣的社會中，比其他的社會中可以遇到更多的惡劣東西，而且你使你自己處於這不利的地位，你明明不是上流社會中的人。」

物，你和它的關係於是乎不得不依賴了你一張俏臉和一襲小葡萄乾，衣服，這絕不會愉快，也不會莊重——*graves*的。至於副官們，大約是四十個左右吧，我確確實實的知道其中只有兩個不是流氓，不是傻子，從他們那兒又有什麼快樂可得？我知道你的小葡萄乾的衣服在大檢閱的時候撕破了，使我多末快樂，而這個不相識的男爵來搭救了你，這是多末愚蠢的事呵。我這樣說的原因是你當時又不會遇險，在一次大檢閱中幾乎送命的乃是辟克羅克（*Pickwick*），關於這部書你是沒有讀到過的；可是，一個年輕的女人到加冕典禮中去研究音樂的，若然在這樣天真而愉快，像一個大檢閱之類的娛樂，遊戲之中送掉了命，這樣的事我卻從沒有聽見過，所以事實上也不會發生的。在這裏，鄉村中的天氣是奇異已極，今天從早上六點起，我在森林中行獵直到下午八點，我所享受的，決非 *Obon-Four-Te-De* *Le-Chambre*（一個宮廷的官職）或穿了緞子衣衫的年輕婦女所能得到。所以我並非不樂意到莫斯科來看看你，替自己找麻煩，可是我不能這樣做，只能希望你那些可能得到的花花綠綠好愉快都照例由苦痛的結局追隨了來。

位最卑劣，最不愉快的奴僕 L. 托爾斯泰伯爵

又及 *Avec des sentiments distingués*（致敬崇高的情感）——請原諒我忘記了加上這樣精美的一句成語，如何豐富的涵意。

不，把笑話放開一邊，如果你能原諒我寫出這樣的信來，你便是一個仁慈的動物了。凡爾該尼小姐，繼續我的申辯。

在亞爾薩維夫家回到鄉下的時候，托爾斯泰的日記：九月二十五日記着：

去亞爾薩的夫家了。伐萊利亞是雄密的，可是，唉，實頭愚笨——正像那度靴擠痛了你的漢賢。九月二十九日……他們把話題帶到莫爾蒂爾（莫斯科一位音樂教師），而竟然她愛上了他。奇怪，這觸犯了我。爲我自己也爲她羞起來了，我還是第一次經驗了有關於她而生的情緒。

十月一日：如果我至今還不憐得愛，那末，拿我現在所能感到你的這小小的起點來看，你的經歷是可怕的，上帝禁止我爲伐萊利亞而輕視它們。她是有怕地膚淺的，毫無原則，冷得冰冰，所以總是身不由主的隨波逐流……

十月十三日的日記中：「關於K，心中安定了，」這話也許是他和亞克瑟妮亞底完全斷絕關係而言的。

十月二十四日……赴舞會。伐萊利亞真美，我幾乎愛上她了。

十月二十八日：早上給D。亞爾納納失去了信，去找伐萊利亞。她挽那頭髮裝成了最可怕的時候式樣，還「爲了我」穿了一件紫色的外衣。我感到苦痛，羞恥，過了很悲慘的一天。談話也談不好。然而又非常被動的地處於一個未婚夫的地位了。這使我生氣。

在他給伐萊利亞的信中，托爾斯泰描寫他自己是一個「傻瓜」造成的東西，不僅愛她，而且想娶她，他若是一個「聰明人」，一定知道他們並沒有了解彼此，而憑一時衝動訂婚，一定沒有好結果。

十一月二日，他從莫斯科寫信給她，說：

對於你，我常常祇愛你的美觀而已，我剛剛在開始愛你底不朽的部份，這是珍貴的部份——你的

心和林的靈魂。美靈是可以一小時之內被發現，被愛上面同樣的時間裏又可以不要上的，而愛一個靈魂卻需要長時間。相信我，世上是沒有不通過勞役而能得到底東西的，愛何尚不然——愛，這最美，最自然的感情。請原諒我做一個愚蠢的譬喻，像傻瓜一樣的戀愛正像不按照片，不按照輕重音，來奏一個奏鳴曲（Sonata），永遠把腳纏踏住，雖然充滿了感情——卻不能給人家，甚至給自已以快感。爲了要得到音樂的感情，你必須首先控制你自己，勞力，工作——請相信我生命中是沒有偶然得到的快樂的。一切都是用工作，用艱苦獲得的。而工作極嚴酷，報酬也越大，而我們的前面正有一個巨大的工作——了解彼此。並要保持我們的相敬相愛，別以爲我們只要讓那「傻瓜」的感情來指導我們。我們便可以了解彼此，你是這樣想的嗎？如果這樣，則開始的時候，我們或許會以爲我們已經了解，可是我們立即會發現我們中間的大鴻溝，那時我們傻瓜的愛情的感情消費殆盡，再不會有什麼感情來填滿這道鴻溝了。

他另外寫道：

請你每天「散步」，不論是什麼樣的天氣。這是頂好的，醫生會這樣告訴你。還有穿衣著襪子，你自己該知道，這一類的事情你要儘量的改進你自己。不要爲了你已經完美無缺而自滿，但這些還是小事。主要的是，你要這樣的生活，使你晚上就寢的時候你能够給自已說：今天（一）我對別人做了幾件好事情；（二）我自己的生活又更加好了一點點。「請求你」這樣的試一試看，「請求你」，在前一天把這天要做的事都計劃好，晚上二件件的檢查，這樣做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如何的甯靜，多次的快樂，能够每天對自已說：今天我比昨天更好。今天，在音樂的練習中，我做到了非常流暢的彈奏。

有三五四的節拍；或者，今天我了解或欣賞了一首詩或一件好藝術品，或者，最勝利的，我今天對誰做了三件好事情，使得他爲了我愛上帝而且感謝上帝……

他和她的關係的轉捩點見於十一月四日的日記中：

科斯丁娜（K. Kostina）使我爲伐萊利亞而不安。我想她得比較少了，可是不論到那兒我都感到了不可言喻的憂悵。

十一月八日他從彼得堡寫信給她：

我親愛的伐萊利亞，芙拉迭密洛芙娜，

普希金說「已發生的事情不再發生」，我相信我，世事是不會被忘記了的，是不會逝去了的，卻也是不能再回來的。在你去參與加冕大典之前，我對你的情愛有恬靜的感覺，尊敬的感覺與信任心，如今我再也不能感到了，那時候我聽從我的熱情，現在我怕我的熱情。此刻我給你寫了一封長信，但是不能寄給你，日後我再給你看看吧。因爲這封信是我在憎恨你的中間寫成的，在莫斯科的每個並不認識你的人告訴我，說你愛了莫爾蒂爾，說你天天逼着他，還和他通訊；至於在彼得堡，更有一封長信，只我感到悲哀，沉悶，憂悵；一切都是二個失敗，一切都都是不愉快的，可是不論怎樣，我不願見你，除非這種「優爪」的情感過去了，除非在我像以往那樣的又信任了你之後。

第二天，在另一種不同的情緒之下，他又後悔他發出了那樣的信，他說：

你好嗎？照常工作嗎？爲了天的緣故，寫信給我吧。不要對這工作上這個字失笑吧。聰明地，清楚地，工作；爲了要好，是簡潔的；甚至於工作那頂頂被小的事，衝光一換手杖，做任何的事情。

這是……雖然的、良好的、因而快樂的生命。這一個條件。譬如，今天我「工作」了，我的良心也來引我到了一個小小的但是顯微的良滿，而且感覺到我是良好的，今天我再也不敢像昨天那樣的給你寫牛氣的信件了，今天，我對全世界都有和好的感情，今天我對於你的感情我願意我永遠都有，啊，如果你能感覺到——能想像我這樣地吃了苦忍受了過來而後得到了的這種感覺——這種信心，認爲唯一可能的、唯一的真實的、永恆的、最高級的快樂只能從三種東西中可以取得，那三者是工作、捨棄自我 (Self-renunciation) 和愛。我是知道它的，在我的靈魂中我有這信心，可是這一年中我只有兩個小時和它全部協調；依你那樣的忠誠的性格，一定也能獲得並信服這種信心，正如你信服過很多人，信服過凡爾該尼小姐，信服過別的人一樣。可是兩個人能將在這種信心底下結合是至高無上的快樂。

你看，我這般的願意愛你，告訴了你怎樣使殘愛却道理了會痛且真的，我對於你並不是空。我給於你的每分精力地來愛你的一種熱情的慾望……

托羅斯泰給自己編了一個故事，他自稱為赫拉波維茨基 (Khrapovitski)，而稱伐萊利亞為德米茨卡亞 (Demitskaya)，十一月十二日，他還在彼得堡，給她這樣的寫：
……我寧捨棄像燒成灰雜糞的未來的生活方式……如果他們這一對兒是命定了的，要在這地球上過他活的話。

男人和女人相依爲命的是(一)他們的激蕩，(二)他們的方法。一個一個的來談吧。赫克拉波維茨基在德律佐巴是老頭子，年齡輕的時候，他做了許多傻事，因此他得償付，他頭快的是在生命中最

好的幾年裏極快樂，而現在他在文學上，其中找了他的道路和職業了。在他的靈魂裏，他看不見社會會了，而尊敬一個平靜的，有道德的家庭生活，這世界上再沒有比紛紛擾擾的社交生活更使他害怕了，因為在社交生活之中，一切善良可敬的和純潔的思想感情都是迷失了的。此種人都變成了社會的價值的奴隸和價值的奴隸。

他已經用他生命中最好的幾年來償付了這些過失，所以對於他，這種信念不再是文字的，字面的，而是苦痛使它生上根的信念了。親愛的鄧畢次卡亞小姐沒有經歷過這一切的任何一份，對於她，快樂含著在跳舞會，袒胸露肩，一輛馬車，金剛鑽戒，和朝廷大臣結婚，和高級副官結婚等等之中，事情却發生了，克和鄧似乎彼此戀愛起來了呢？（也許我是在欺騙我自己，可是此刻我所怕地愛為你。）那麼這兩個氣質相反的人似乎彼此戀愛了。他們怎樣的安排，以便共同生活在這起呢？第一，他們必須彼此讓步。第二，論的氣質比較地更少得些的讓步得些多點。我很願意在鄉下住。我有三件工作，愛我的鄧，關心她的快樂是工作，文學地工作，還有一件是管理財產，儘管的精力。這是說對那些信任我的人民盡我的職責。關於這個，有一件事最糟，我不自覺地延遲時日，這是不對的。而鄧卻愛那得他的生活。冬天她參加三十個跳舞會，招待她的朋友，還要坐自己的馬車在奈夫期湖大舞會（Neville）一帶兜風。這兩個要求曲折辦法是五個月住在彼得堡，但沒得跳舞會，沒得馬車，沒得奇奇怪怪的物品，沒得Cunard（絲帶）沒得Poincaré（手錶的）花邊，而且相當的沒有「社交生活」，然後在鄉下住七個月。赫克拉克維茨從他的財產上收入約二千個盧布（這是說，他每年所得的錢都收刮下來，他得的

卻作上，他一年收入一千盧布（可是不一定可靠；他再託會替母但家裏感到不快樂，因而一個字不寫）。那，她有一張一萬問題的三萬盧布的期票，如果問問解決，她可以得到八百盧布的利息。你知道三千八百盧布正彼得堡的意義嗎？用幾錢來過五個月的彼得堡的生活，只能在五層樓租四個房間，沒有西式廚子，只有一個廚娘，馬車走租也不敢租，租也不敢租，府網的衣袋，*bag*，*bag*，*bag*的花邊或者淺藍色的帽子了——因為這樣一頂帽子（*hat*）（*hat*）（*hat*）你的生活費用的，有這這這這這收入，原也可以去圖拉（*Ula*）或者莫斯科，甚至於時時的向莫斯科維家期票關掉——可是請諸天吧！自然要住在彼得堡的三層樓上也可以，要有馬車和 *horse*，*horse*，*horse* 花邊也行，可是就得錢還債主，裁縫和店東們了，還得寫信到田莊上去，說明我過去所主張的浪蕩農奴的負擔，一切都是胡說，吩咐他們做量的榨取農民，然後，再回到鄉下的時候來到了，何法坐那裏好幾年都客賺，大家相互贈出彼此的氣——可是這也謝謝天了！我都經驗過。住在五層樓上還有一個生活的方法（很窮困，可是很光榮的）所化的錢都化在索用上，化在五層樓這小小樓房的佈置上，一個男廚子，一個好廚房間，還有酒，以便你的朋友們來拜訪這個五層樓，還有書，音樂，畫片，音樂會，家裏開開弦索四重奏晚演奏會，可是自然不能發出外，向賴藥業維契家奴和家東們表示關切了。

十一月十七日，他還在彼得堡，這樣寫：

你自然知道我懷疑一切的習慣，卻並非天性使然，而是某一種智力的發展與結果。一定記得烏有之中，產生烏有。如果我的理解比較金伯脫（*Walter*）的得得多，我卻不再有他那樣新鮮的感覺了。我在一切之中都不自覺的有「正而」和「反而」的看法。我懷疑這世界上的二切，只知道好的就

是好的，我像繩一根繩子一樣的，只從這步攀爬上去……德性的良善，就是愛同類的人，謙和與——那是一體的——只有這個我不懷疑，我時常崇拜它，我只是不以此為宗教儀式而已。我之被你吸引，是因為我覺得你似乎是「良善」的，這所謂良善是我依照字面來了解的。可是，對於你，這種哲學是多末沉悶……

順便在這裏提起，托爾斯泰在這封信裏所享受了的「德性的良善，就是愛同類的人，謙和與」那是一體的說法——他後來自己否定了。

這封信繼續說：

你曾經隨便地提到你談了什麼而甚感興味，使你談了而甚感興味的是什麼呢？這使我也非常地發生了興趣。這也不一定是壞的，如果你去了……跳舞會。你自己這樣試驗一下不是很有趣嗎？這樣試一下……，老老實實地告訴我你的印象。我沒有這樣試驗過我自己，這是說我沒有見過女人也沒有去過什麼地方，而且，L. Tolstoy's Conception（譯放在我的良心上）我可以證實個星期來，沒有女人引起過我的注意，可是你而達利害的情敵——文學——整個地佔領了這與時間裏的我的心腸。我已經給「開明」雜誌寄了一個短篇小說法，還打算給「祖國」雜誌寫另一篇……我有一個很精緻的小小的所樓，還有架鋼琴，我的NN的筆一天到晚的寫着。

十一月二十二日，他記着：

十一時起床。想寫，但不成功。體操。在潘納葉夫家吃飯，在克拉耶夫斯基（Kraevskii）家耽到了黃昏。又空手寫信沒有這樣使我作嘔過。給我來利亞寫信。想她得利害。也許因為這末久沒有和任

何女人接觸的緣故。

十一月廿三日……伏萊利亞寄來了一封妙信。看了她，想急驚安娜，尼古拉耶夫婦，同時也很

想念着伏萊利亞……

在這封信中她寫着……

在你給赫拉波維茨基的生活計劃底出色的補充中，你希望住在鄉下，到圖拉去，這是不好的。上帝禁止……赫拉波維茨基一家子甯可不接見任何人，若要接見便得是全俄羅斯頂好的社會，而還頂好，却不是指蒙古皇的皇恩，或有財富的人們而言，指的是頂好的智力和文化的社會。他們的房間固然在四層樓上，可是俄羅斯的最卓越的異才都會來到。上帝自然不允許他們爲了這個原故而對不起圖拉的熟人和親戚，可是得避免他們——他們是不被需要的。而且我說過，跟不被需要的人往來是一種損害，唉！你以爲你有欣賞的能力是錯了；或許你有，可是不恰當。例如，某種衣服的模式，例如淡紫的帽子，簪上白花是美的，可是這更合適於一個年輕的婦人坐一輛英國馬車。駿馬疾馳，也合適於她登上一個裝有鏡子和素花的樓梯，至於四層樓上的素樸的環境，一輛出差車子等等，這樣的帽子豈不可笑——至於在鄉下坐了一輛驛車，那是更可笑了！

此外還有一種 *clerance* (優秀)，素朴的，怕奇裝，怕異服，不眩耀招搖，可是對於每一個細節都十分注意，如鞋子、領子、手套、清潔的指甲、清潔的頭髮等，這一種我就像一塊大岩石一樣的堅持——祇要這樣做並不妨害了對於嚴肅的工作的時間——這一種，凡是關心優秀的人物無不注意也喜歡的。一個平凡的女人追求輝亮的色彩雖可笑還是可原諒的，可是你有這樣容貌底美麗的，犯這個

錯誤就不能寬恕。我如果是你，一定以崇拜做我的梳梳的原則，自然崇拜之中，處處都之慮我也謹慎地
要顧到的。

十二月廿七日：收到伐利亞一封信。她教誨她自己，而我一眼看穿了，這真是不好受。人們
是否相互了解，不在接受對方的直接的意見；在對方如何反應這意見之上，這就可以看出來了。

十二月廿八日，他寫信給她。

昨天我到了俄爾加·屠格涅夫家，在那兒聽了悲多芬的三重奏，餘音至今猶縈繞在耳。這真是迷
人……自從我離開了你，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我不能告訴你什麼，可是我在告訴你，還將要告訴你
一切有趣的事。我和我的關係之中，我最愛這樣做。你問起我關於牧師僧侶的看法，使我想起了，我
久有此意和你一談這個。不論我們將來的關係是什麼，讓我們絕不要談到宗教和一切與宗教有關的
事。你知道我是信奉宗教的，可是我的信奉很可能和你的不同，而這個問題頂好是絕對不去碰，特別
是在願意相愛的兩人中間……宗教是一件偉大的事物，特別對於女人為然，而你是纏有了的。保守着
它，永遠不要談起它，不要誇張言辭，却要切實奉行。俟你自己有更該更多工作，使你習慣於工作。
這是生命的快樂底第一個條件。

這一個關於不談宗教問題的意見跟托爾斯泰晚年的態度大不相同，可是我們找到這
個秘密底一個鑰匙了，在前八月十四日的日記中：「和姑母談到宗教。沒有用。必須記
得別和我未來的妻子談。」

十二月六日他寫信給媽阿娜姑母：

莫斯科，十二月六日，一九一五年

在我事後，又一個星期，我開始覺得有點煩躁，一般人所謂的「戀愛」了，可是以我這樣的多想像的人，這也不是爲怪。可是，從那時到現在，特別因爲我勤勤懇懇的工作着，我很喜歡，真是很樂意的說，我在戀愛了，我只是簡簡單單的愛着她，難道不是？我對她的唯一的感覺是煩躁她的愛，我唯一的可憐則是我過去所認識，現在所認識的女人中間，她最宜於做妻子，因爲我已經想結婚了。

十二月十二日他記着：「我萊利亞可給我一對苦痛的信，可恥的是我十分高興。」兩天之後，他記着：「我非常悲哀，」及「給我萊利亞寫了最後的一封信。」然而這並不是最後一封，因爲一月一日他還記着：「給我萊利亞寫了一封又短又冷的信。」實際上，這是一封朋友的信，不再是情書了，發自彼得堡，信上寫道：

我怎能告訴你我如何度過這些沉默的日子呢？很疲倦，大部份時間很悲哀——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爲什麼，我覺得寂寞是難以忍受的，可是跟人們亂洶我又不可能似的，是我自己不好，可是我養成這顆脾氣，而且我這些時候什麼也沒有做，這使人憂煩，我聽了很多音樂，昨天我眼望着新年來到，一邊聽着那多分的三重奏，這世界上最愉快的一種東西，於是我想到你和這音樂可能給予你的刺激。我希望上樂譜給你就是——是好音樂——等明天音樂節子開門就買來寄。

她的覆信拒絕他再寫信給她；他還是寫了，說他覺得他應該受責備，可是對她是誠

懇的，他水不會停止了愛她，這是說，友誼之愛；又說他要上巴黎去，如果她給他幾行的短信，他便能平靜下來，快樂起來。

一月三日，在他和伐萊利亞分裂了後，日記上這樣寫道：

是在波爾金（Bolskoye）家吃飯，快午夜時到假面舞會去。起先是混鬧的，於是和斯多留賓和斯塔可維契吃飯的時候，一個「甜嘴」走向了我和她談了很久，她跟我走了，到家都先不肯鬆下假面來，像A.D. 像得如同兩粒蠶豆，可是老得多，樣子也粗……

三月十九日在巴黎他記着：「收到伐萊利亞一封信，」第二天他如下的作覆信：「你的信，我今天收到的，親愛的伐萊利亞·芙拉迭密洛芙娜，使得我非常快樂。這表明了你不曾把我當作什麼流氓或什麼怪物，只是把我看成一個平平常常的人，而你和這人是有比較親暱的關係的，這人你總感得是個朋友，是可尊敬的……我常常的告訴過你不曉得我給你的是什麼感情，我常常覺得我們之間有什麼錯謬。有一次，在我出國之前，我寂寞，和你時常見面，而更重要的，你可愛的外表，特別是你可愛的性格，幾乎使我相信我已愛上了你，可是時常有什麼東西在告訴我，這不是愛，我從沒有對你隱瞞了這看法，我甚至寫了這原因跑了一趟彼得堡，在那兒我過一個寂寞的生活，僅僅我不看到你這一事實告訴我了，我從沒有愛過你，也不應該愛你。這件事上犯了一個錯誤的謬，對你對我，都是不容。這就是全部內容了。是的，這種坦白率直並沒有處理得好。不必吸引了你，與，我自己就可以完成對自己的測驗的；這件事上，我未免缺少了經驗，我因此非常後悔，要請求你原諒，可是不能責備我的行為不光明或鬼鬼祟祟。」

使我驚異，法國人奏悲多芬音樂之妙，你可以想像的，我如何地欣賞，聆着那 *Musique d'ensemble*（音樂的聯合演奏），由世界上最好的藝術家担任的……。

一八五九年出版的「家庭快樂」一書，大體上是根據了托爾斯泰和伐萊利亞的關係，裏面甚至於說起了他給她解釋的幾個辦法，他使書中的主人公名叫A，「一個女人我們可以叫她B」，把他們所討論的問題都交給他們去討論了。可是在這個小說中這兩個主角後來是結了婚的，因為他們對於生命底不同看法，受苦很利害，可是最後他們平靜而滿意地生活在一起了，從他們所感受的熱情的戀愛中終於獲得了解放。

把他和伐萊利亞的故事來做個結束吧，我打算在這裏引用一封，後來，在一八五七年四月十七日他寫給姐帶阿娜姑母的信：

我從未用真的愛情愛過她，只是非常熱情地想把愛情貫注給她，從中獲得我的該受確實的快樂，而這快樂確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可是和她一起經過了那些時候，終於給我證明了，我決沒有看到她的願望，更不願和 her 結婚了。一想到我並不愛她卻要對她負起責任這事來的時候，我就驚駭了；所以我決定了比我所預期的還更早地忘掉，我行爲很壞。我請求上帝來寬赦我，我要上帝寬恕我這使她悲哀了的人，可是補救這事是沒有可能的，而這世界上也再沒有力量能够使死灰復燃。

三 創作·批評

保那斯那耶，托爾斯泰病了，九月初給他的哥哥舍爾該寫了封信：

只有在現在，星期一早晨的九時，我才能給你一封滿意的復信，現在事情是愈來愈糟了。請了兩個醫生來，又拿了四十條水煙來吸血，可是只有現在我好好兒的睡了一覺，醒來也覺得好了不少。可還是不能出門去，至少還有五六天。所以，*no more*（再會了）；請告訴我，你什麼時候出去打獵，你的田產荒蕪得可怕的一說是否真的；記得別乘我不在把所有的飛禽都獵盡了，明天我也許把獵狗送上來。

在彼得堡，托爾斯泰又碰到了別的問題，十一月十日給哥哥舍爾該的信上：

恕我，我親愛的朋友塞達夏（按：舍爾該的暱稱），只寫一個字——因為我沒有時間來寫得更多。離軍以後，我是最不幸的；這兒我沒有一個我愛好的人。似乎在「祖國什誌」上，我的戰爭小說被罵了——我還沒有讀到那篇攻擊我的文字——可是更糟的是康司丹丁諾夫（托爾斯泰所屬的軍隊的司令官）告訴了我，就在我來到的時候，說密爾兩大公曾轉說了那隻「軍歌」是我做的，非常不高興，特殊還因為誇傳了的，說是我把這個歌教給了士兵。這是可怕極了。我已和參謀本部的負責人解釋了。唯一可以滿意的事是我的健康極佳，而許波林斯基（醫師）說我的肺部特別強壯呢。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他退伍了。在多瑙河進攻之後，他已經是少校，在喬爾那亞（黑河）戰役之後，他擢升中校，可是他雖然有一些關係，可以在當時幫他的忙，免得因此受他服役的艱險的司令官底軍事法庭的審判，他在軍隊中的晉級還是非常之遲緩的。

這時候我們有兩封屠格涅夫寫給他的信。第一次是一八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從巴黎寄給他的，如下：

親愛的托爾斯泰：

十月十五日你的來信，化了一個月的時候，才爬到了我這裏——我昨天才收到他。你寫給我的話，我小心地考慮過了——我想，你是錯的。這是確實的，我沒有十分的老實，因為我不能十分坦白地對待你，我想我們的了解彼此是還象就一番心機的，而且得在天時不利的情形之下進行，等我們再會面的時候總可以更順利，更容易一點了吧。我覺得我是把你當作一個人來愛你的（把你當作一個作家，那是不用說的了）；可是你有許多脾氣我實受不了，最後我覺得還是離開你遠一點比較好。等我們再會面的時候，我們該再來試一試攜手偕行吧——也許我們可以成功得很；因為說起來也許很奇怪，離遠了你，我的心卻像一個弟兄一樣地向着你，我覺得我溫柔地向着你呢。用這一個字說，我愛你——這是一定的；也許從這一個字出發，將來好事情都會跟着來。我聽說你病了，很悲哀，可是現在我求你把那樣的思想從你的腦袋裏抹去了吧。因為你，也一定有你的幻想的，也許自以為你有了肺病了，可是上帝知道，你決不會有這個病……

你已經完成了「青年」的第一部——全部要得。我不能聽到牠的朗誦，何等抱歉！如果你並不迷

了路（我想我們也沒有理由這樣希望的）你可以走得很快。我祝願你康健，生命力強——而且自由！——靈魂底自由。

至於我的「浮士德」，我想總並不見會討你的喜歡。我的作品可以討你的歡喜，甚至於影響你——但只有在你獨立了起來的時候。現在你不用懇讀我；你只會發現我們之間態度上的不同，我的錯誤和缺欠；你應該做的是閱讀「人」——你自己的心和真正偉大的作家。我是一個轉變時期作家——只能對轉變時期的人有用處。所以，再談吧。好好兒的，給我寫信。

一八八五年十二月八日，他又寫了：
親愛的托爾斯泰：

昨天，我那精美的天才使我走過了郵政局，薄巧我也進去問問在 *de la poste*（認領郵件）中，願有沒有我的信，（雖然我想我的朋友們早就應該知道我的巴黎地址了。）我收到了你那封談到我的「浮士德」的信了。你可以想像我讀了多麼的快活。你的同情真真地，深深地給我快樂了。是的，而且從這信封信上，有蕭和柔的，明顯的，友誼的靜謐底呼吸。現在應該讓我把手伸過這「楚河漢界」，很久以來這是一道幾乎看不清楚的裂痕，從此我們不再去談起舊吧——這是不值得的。

有一件事你促起了我不敢談：這又是離海的事——在他們成熟之前說了話便要損害他們，在他們成熟了之後卻又用鏈子也打不開他們。上帝允許這一切可以順利而美好的成功，這也許可以帶給你；你在我讀你的時候還沒有的「靈魂的平靜」。

我看你在原計畫着伊寧親親看——而且在她的影響之下了，這是對的，可是小心別把他如意

兒吞下太多。其在你的年齡的時候，只有性格熱情的人能影響我；但是你的構造不同於我，也許是時勢已變……請你告訴我「青年」是登在那一期的「同時代雜誌」上的，還有請你告訴我「黎耶王」(King Lear) 給你的最後的印象是什麼吧，也許已經寫了杜羅齊伊寧的緣故，你忘了它了。

那時，屠格涅夫寫信給杜羅齊伊寧：

我發覺你和我剛的交十分接近了……他變得非當愉快而且嚴肅。我很高興。當他這新酒釀熟了以後，是一定宜於獻給上帝喝一杯的。他的「青年」已經送給你等你的判決詞了，你怎麼說呢？

在引用杜羅齊伊寧給「青年」的評語之前，這裏頗可以提一提托爾斯泰發表於這個時期的其他作品。一八五五年正月，他還在塞伐斯多波的時候，發表了「一個獵子記數人的回憶錄」(Reminiscences of A. Richard-Maker) 閃閃地描寫了托爾斯泰自己已經學過狩的種種誘惑，相當閃爍而又明顯。一八五六年正月發表了「塞伐斯多波底八月」(Sevastopol in August) 和一八五六年三月，「暴風雪」(The Snow Storm)。在一八五六年五月，一個嬉笑的短篇，有閃閃的幽默的筆調，似像卻爾斯·萊佛爾(Charles-Lever) 的，名叫「兩個驃騎兵」，用這種氣息來著述的，托爾斯泰只有這一篇。在這裏面，我們看中了這樣的吉泊賽的歌者，在他的通訊，在他的書籍中他是時常提起的。十一月的日記中他記着：

我多末希罕跟雜誌決絕了，然後我可以寫我正開始在構思的體裁——那是可怕地崇而純潔的。

十二月，他出國之前，又出版了兩個短篇：「和一個熟朋友在分陰中的會面」，這

個前面已提起過，還有便是從他自己想改善農奴的情況的企圖中得出來的經驗，所寫成的「一個地主的早晨」。農奴的魯鈍，他們的不信任，他想改變的計畫底非常的難以實現，他都描寫出來了。

在給杜羅伊寧的一封信中，屠格涅夫寫道：

我讀了他的「一個地主的早晨」，十分高興的談話和幾乎全部自由的觀點。我說「幾乎」，因為他做這樣的一樁工作的時候，依舊隱藏著（也許他自己也不曉得）若干的私心。這篇小說所產生的主要的道德印象（放開藝術印象不談）彷彿是只要有一天奴隸制度還存在，農奴地主的兩方決不能拉在一起，即使那最不爲自己利益打算的，最可敬的願望也是徒然；自然這個印象是好的，對的。可是好像一匹馬要跟一匹駱馬並駕前驅一樣，這裏另有一個道德印象了：便是說一般的努力要解放農奴，要改善農奴的處境都是白費的，這個印象就不愉快了。可是那文字的把握，措辭的得當，還有他的性格刻劃，異常偉大。

一八五七月正月，「青年」第一部出版——是「幼年」(childhood)「童年」(Boyhood)的讀編。

杜羅伊寧在時候給托爾斯泰的影響，可以用他爲批評他的「青年」而寫的一封信的語氣上看出來：

關於「青年」，寫個二十張信紙也不會多。我又生氣，又嘶喊，又賭咒地把他讀了！並不因為他的文學價值，而是因爲寫這個東西的習本的紙料和牠的筆跡的關係。兩種筆跡，一種是認識的，

一卻不認識，分了我的注意力，使我不能全神貫注在上面。這做兩個聲音在跟我講話，故意捉亂我的注意，因此我知道這是來阻止我獲得正確印象了，還是把我所能說的話說出來。你的工作是極艱難的，然而你執行得好。我們目前還沒有有一個作家能够像你一樣的捉住了，而且素描了激動的、混亂的青春時期。已經發育了的人，你的「青年」會給他無窮的愉快，如果有人告訴你，它不如「幼年」「童年」，你可以當面唾他。這裏面有一個詩歌的世界，最初幾章是可羨慕的作品，唱場白也許沉悶了一點，到春天的描寫開始就好了……在好幾章裏面，就有古老的莫斯科底詩一樣的動作，至今還沒有人會把它這類其份地表達過。有幾章冗長而乾燥；例如狄米脫里·南赫留道夫訂約的全部……還有塞門諾夫登兵籍的一段，實在是不會通過的。

你毋須怕你的思維能力，那都很伶巧而且獨創。可是你似乎天性愛好了分析到超細膩的程度，這可能變成一個大毛病的。你有時幾幾乎會說出某某某人的大腿證明了他想到印度去旅行，諸如此類的話。這種傾向你必須約束，可是千萬不要消滅了它。你一切關於分析的工作都該如此去做。自然，你的毛病也還有牠的力量和牠的美麗，可是差不多你每一個特質之中存在着毛病的種籽。

你的風格跟這樣的結論可是很和諧的呢；你是敢不按照文字，有時你像一個改革家或強有力的詩人地不按照文字。另創一種他自己的文字，以便永久的被應用，或者有時候你像一個軍官，坐在他的礮台裏，給同窗密友寫信，這樣地不按照文字。我可以確定的說，你用愛來寫的每一面稿紙都是可羨慕的——可是你一冰冷，你的文字立刻糾纏在一起而惡魔似的語言的形態便顯現了。於是，冰冷的寫出來的部份頂好要重寫過，修改過。我本想把幾個地方弄得伏貼一點，可是攪了一下放棄了，這工作

是只有你能做，也是你應該做的。最要緊，句子弗寫得太長。把牠們切做三句兩句，那句點不必你節儉……不要跟介系詞，連結詞過份的講道理，你可以一打一打的把這些 Which, Who, that 塗掉的。有困難的時候，把句子弄出來，想像一下你怎樣在日常談話中說這一句話的。

我，作爲一個把爾斯泰的翻譯者來說，可以證明托爾斯泰絕未接受了杜羅奇伊寧這信裏給他的訓導。最後，他還是在非常簡單有力量的段落中間去摻雜了不能圖解，累贅冗長的句子。

約五十年之後，托爾斯泰批評了他自己的「幼年」「童年」和「青年」的題材，如下：

我又把牠們唸了一遍，後悔我寫得牠們，寫得這樣壞，做作，不誠懇，的確是寫得這樣。也沒有辦法不這樣，第一，因爲我當時並不想寫我自己的歷史，而是寫我青年期的一些朋友的，這一來就造成牠們的和我的童年底事蹟的糾纏；第二，我那時真覺，在表達我自己這一方面我根本不是獨立著的，那時強烈的影響了我的兩個作家：斯退恩，他的「一個感傷的旅行」(Sterne: A Sentimental Journey) 和安濃費爾，他的「我的伯伯的行狀」(Topffer: Bibliothèque de Mon oncle)。

現在我特別不滿意後面的那部「童年」和「青年」，裏面是除了真實與杜撰的糾纏之外，還有不誠實；是這個不誠實，我想把我認爲良好的，重要的所謂「民主的傾向」表現出來，其實我當時也並不理解它的良好和重要性。

在結束這一章之前，這裏是在合適的，來插入一張表，列舉托爾斯泰自己提起過的，他離開大學之後，在他結婚之前，那些影響了他的作品。牠們是歌德的「赫爾曼與瓦爾德茂」(Goethe: Hermann und Dorothea)，普俄的「鐘樓駝怪」(Hugo: Notre-Dame

de Paris)：柏拉圖的「斐都篇」(Plato: Phaedo)和宴語篇(Symposium)底科律(Conin)的法文譯本；以及俄文翻譯的「依利阿德」(Iliad)和「奧德賽」(Odyssey)。這幾部書，他說，都影響他「非常之大」。而他的回國的詩人的作品，丘特尼夫(Tyutchev)科爾促夫(Koltsov)和他的朋友斐德的詩也有「極大」的影響。

前面也提起過，他從最小的時候起就愛了幾首普希金的詩，背誦了，而且能富有感情的朗誦他們；可是奇怪得很，一直到後來，他長大了以後，讀了梅里米(Merimee)用法文而且是用散文翻譯的普希金的「茨岡」(Gipsies)的那時，托爾斯才真正的了解了，羨慕了普希金應用簡單，明白，直接的文字底熟練。在托爾斯泰的晚年裏，他常常說起，普希金用散文寫的小說，如「甲必丹之女」(The Captain's Daughter)是他代表的作品，可是托爾斯泰對普希金的詩歌的天才從沒有不欣賞過。

一八五六年六月三日，托爾斯泰在日記記下：

再讀普希金的「唐璜」(Don Juan)。迷人。我從沒有想到的真實與力量。

六月四日：五時即起，出外散步，我承認，有點色情。讀普希金初期的詩……

六月七日：讀普希金的第二，第三部。「茨岡」正同我初讀時一樣的使欣喜，而其餘的詩，奧尼金(Onegin)除外，都無雜。

一八五七年正月初四：下午一點才起來。普希金論「拜林斯基的」好極。現在我才懂了普希金。這兩天我實在是快活的。道德運動迅疾的前進，前進使我迷醉了。

這「道德運動」顯然跟他自己沒有關係，因為在前面的幾天裏他也記錄了他自己的行為，在一個假面舞會上證明他確實沒有進步。他所指的是當時正在前進的解放運動和那些改革。

非俄羅斯的作家中，他提到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特別佩服。他讀了「小陶立德」（Little Dorrit）和「辟克維克」。「讀完了「辟克維克俱樂部」。好，好！」他在札記簿中寫道：

（一）一個作家的受人愛戴，使人喜歡他的最初的條件，第一個情形是他處理人物時所俱有的愛。所以狄更斯的人物是全人類的朋友：在美國的人和在彼得堡的人之間有着結合的紐帶。

（二）一個作家總是站在他的題材的恰恰旁邊，於是讀者繼續的懷疑這寫的是主觀的呢，還是客觀的。

他也唸莫利哀（Moliere）評價極高，說過：「聽人朗誦了光輝燦爛的喜劇『多才多貌』（Les Femmes Savantes）。』」

他這時讀了薩克萊的「新來者」（Thackeray: Newcomes），並未批評了這作家和這作品。

關於梅里美（Prosper Merimee）他說了：「讀完了「卡門」（Carmen）。弱得很，法國人！」關於奧爾巴赫（Auerbach），以後他們要在德國會見的，他說了：「早先兩點讀奧爾巴赫的愉快的「命令」（Befehle）直到八點。」

這一年文藝界的一件大事是杜羅奇伊雷翻譯的「黎瑯王」出版。托爾斯泰覺得譯筆極好，可是大體上他總不喜歡這部悲劇和莎士比亞 (Shakespeare)。他還記着：「讀亨利第四 (Henry IV)，對『同時代人雜誌』生氣了」。顯然這雜誌讚美了牠。『讀黎瑯王』，感動我的很少。』一星期之後：『在波特全家吃飯……於是到俄爾加·席格涅夫家。』黎瑯王』令人喜悅！並不，我跟俄爾加一起總不啻服！』他毫不同意一般對於莎士比亞的崇揚，若干年後，有一篇論文叫『莎士比亞和戲劇』 (Shakespeare And The Drama) 中有解釋，他並未退縮了不向他的文藝朋友申述他這個意見，這一點也說明他的性格的特別之處，這性格是從小就有，直到老年還不改變過來的，即是，否定流行的意見，準備反對權威的論調，依賴他自己判斷，這正是涅克拉索夫談到托爾斯泰時所說的話一個樣子的，『他有個強壯而真實的個性，不藏秘密，不怕羞澀。』

關於歌德，托爾斯泰寫道：『讀「維特」 (Werther)。迷人。』可是大體上他不大關心到歌德。

在俄羅斯的作家中他讀了岡卻洛夫和奧斯托洛夫斯基這俄國最流行的戲劇家，關於後者，若干年後他對古塞夫說過：

奧斯托洛夫斯基使我喜歡的是他的簡單的俄羅斯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嚴肅和他的偉大的才能。他是個獨創的，依賴自己的人物，這樣的人便是在文藝圈裏也是不討人歡喜的。

托爾斯泰對於斯拉夫派 (Slavophil) 的作家沒有多大的同情。五月五日他寫：

在與勃倫斯基和亞克薩可夫以及吉萊夫斯基以及其他的斯拉夫派吃飯。顯然他們是在找尋一個並不存在的敵人。他的展望太狹隘，站得也太遠，決不會有人挑撥他們好讓他們抵抗的。這毫無用處。

五月廿一日：在亞克薩可夫家吃飯。認識了酷密亞可夫。一個勇敢的人，和康司坦丁，亞克薩可夫關於鄉村讀物的問題吵了一場，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晚上在高卻可夫和舍爾該，德米脫里奇（即高卻可夫）又吵了一場，同一問題的反面；舍爾該，德米脫里奇確信農民是最腐化的階級。自然從西方人的觀點看來我變了一個硬頭的斯拉夫派了。

托爾斯泰告訴我們，文學作品中的藝術的才氣比任何政治的或社會的傾向更足以影響他，這句話和他的高度的藝術的性格，以及他對於公共事業底時常冷淡是可以一致的了。有一句斯拉夫派的理論（這理論是爲了承認既然的事物而構成的）說對於一個斯拉夫的人民，政治讓統治者去處理是頂適合了，只要保留知識的自由就行，以便有所失常的時候可以批評；托爾斯泰從沒有參加斯拉夫派，但是談到這方面，他的態度是非常斯拉夫派的，二十年之後，他清清楚楚地在「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中表白了這個。

當時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evski）正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所以托爾斯泰沒有見過他。

他跟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關係卻不好，而很多年之後他寫的「克洛艾采長曲」（Kreutzer Sonata）實在是反撲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爲何？」（What to do?）的。

一八五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從耶斯那耶·梭利阿那出發坐了一天的車子之後，他拜訪了她姐姐的田莊，那時記着：

今天早上五點鐘騎馬到屠格涅夫家，七點到達。他不在家。他的家告訴了我這一個人是從什麼根上生長出來的，這給我許多的解釋，使我對她釋然了。他回來了。我吃喝，散步，和他快快活活的談天，就睡了……像要寫一桶關於馬的小說。

無疑的指的是那一次，他和屠格涅夫一起散步，看到了一匹正在草原上吃草的老馬。托爾斯泰開始描寫這匹馬的情緒一定是如何如何的，描寫得這樣入情入理，屠格涅夫說了：「李奧，尼古萊維奇，我可以確信你曾經是一匹馬。」

三月十二日，結識屠格涅夫之後四個月了，托爾斯泰在日記裏寫：「我想爲了大家的好處跟屠格涅夫分了手吧，」但在五月十日他寫信給妲蒂阿娜姑母時說：「屠格涅夫走了，現在我覺得我慢慢地喜歡了他，儘管我們老在吵架。」

他和許多重要的作家吵嘴卻依舊使他熱心地爲杜羅寧伊甫發起的「文學基金」活動，基金是用來補助有需要的作家和科學家的。基金會的章程還是托爾斯泰幫忙起草的，他另外還幫了許多忙。

我們將發現托爾斯泰在溜冰，騎馬，跳舞，玩棋，特別在體育班上起勁。他有過一個時期想做全世界最強壯的人，他的各種柔軟體操都非常驚人，直到老年，他還保持。一個娛樂而又是一個工作，他常提到的，那是音樂，他大部份時間化在鋼琴上。日

記中關於這題目的，例如：

十二月廿一日：七點半起床，忙着校樣和音樂直到下午兩點。

十二月廿三日：到大學校的柯伐萊夫斯基虛諦學頓 (Kieff) 一個神奇的交響樂。

十二月廿四日：正要去杉姆曲茲尼可夫家，斯多留賓來了，請我去聽音樂，波特金和我大大地享受了一下。

一八五七年「月中他遇到了基司梵脫爾 (Kisevetter) 一個有材藝的小提琴家作曲家，嗜酒如命。托爾斯泰把他帶到了耶斯那耶·樸利阿那去，後來熱忱地跟他學音樂，要他想他重新振作，可是基司梵脫爾忍受不下有規律的生活，從耶斯那耶溜走了，後來音訊全無。

這件事激發了的小說「阿爾倍脫」(Albert) 發表於一八五八年八月。

儘管他底不顧一切的狂暴以及他的優柔寡斷，然而，托爾斯泰幾乎在任何社會中都是受人歡迎的賓客，只要他願意去，而且批評他的人都沒有他批評自己時，在「回憶錄」(Recollections) 中描寫他這海年的生活，批評得真辛辣，那時他已是老頭子了，說到
他：

可怖的二十年俗不可耐的浪擲青春，侍奉野心，虛榮，尤其是好色……自然，我的一生中，不全是像這十四歲到三十四歲的二十年中開底荒唐的；自然，便是在這二十年中間，我也不是壞事從頭做到尾，不像最近這一次我在病中所道的那末壞。便是在這二十年中間，尚良善掙扎追求的心靈也是時

常昏迷了的，雖然醒來的時期並不長，一下子又給吞沒一切的精靈所征服。

在一八八〇年所寫的「懺悔錄」中間，談到他的宗教信仰時，托爾斯泰告訴我們：
我整個靈魂希望要做一個好人，可是我很年輕，我很熱情，而且很孤獨，而且在我學好，向善的時候尤其是全神貫注孤獨的。每一次我想表示我是誠實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在德性上變得好點，我就受到輕視和嘲弄了；可是只要我放浪於可憎的熱情中，那時候，立刻我受到了讚美和鼓勵。

野心，勢利，貪婪，淫慾，驕縱，憤怒，報仇——都受到尊敬；這幾年間的事，我不能想起了來不寒戰。不憎恨不心痛。我在戰爭中殺人，我和人挑戰，想在決鬥之中殺死他們；我賄賂了錢，消費了農人們的勞動，還給他們刑罰，自己放蕩地生活，欺騙人民。撒謊，搶劫，各種方式的貪淫，酗酒，行凶，殺人，沒有我不曾幹過的罪惡，而人類同情我的行為，而我的同時代人熟慮之後，還認為我是一個比較有道德的人。

這樣我就過了十年。

這時候我開始爲虛榮，貪財和驕傲而著作了。我在作品中所做的，正如我在生活中做的相同。爲要得到名譽和利益，這是我寫作的理由，所以我必須在作品中隱善揚惡。我就這樣實行起來。多少次，在我的作品中，我企圖了在冷淡，甚至在拒絕不談的矯揉造作之下，隱藏了使我的生命更有意義底追求。隱藏了我心向「善」的掙扎。這一點我又做到了，於是大受讚美。

二十六歲的時候，戰爭以後，（這與托爾斯泰有一個小錯誤：那時他已經不止二十七歲了）我回到彼得堡，見到許多作家。他們招待我，當我一個同等人物，讚美我。在我得到充分的時間四面看看

清楚之前，我已經承擔了我所參加的一羣著作家所有的對於生命分出階級來的觀點，這些觀點整個地取消了我以前的雜糅求進步。這些觀點構成一套理論，使我的放蕩生活有了根據，這些人，我的著述的同人，對生命的觀點可說是如下的：生命是永遠在發展的，而在這發展之中，我們——思想的人們演著主要的角色；而在思想的人們之中，我們——藝術家 and 詩人——演著主要的角色。我們的職業是教育人類。只怕有這樣的問題：我知道什麼，我又能教育什麼？被提起來，答案早在理論之中解釋了的，不知道什麼沒有關係，藝術家和詩人是無意之中可以教育了人的。我被認為一個可羨慕詩人與藝術家，於是我也採取這個觀點，這原是人情之常。我，藝術家與詩人可以自己一無所知而著述而教育人們了。因此有錢支付給我；我有精美的食品，房子，女人和社交界；而且我有名望，還可以證明我教育別人的東西都是極好的了。

四 西歐旅行

一八五四年多瑙河之役以後，托爾斯泰只有兩次離開過俄羅斯。第一次是一八五七年二月十日（新曆），他坐了一輛郵車趨向華沙（從那裏起已有鐵道可乘），二月二十一日就到了巴黎。在那裏他遇到了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那時他還跟屠格涅夫合不來。屠格涅夫寫道：『我還不能和托爾斯泰混熟；我們看事情太不相同了。』有一次狂怒之中，托爾斯泰還要跟這位文學同入決鬥，幸而涅克拉索夫把這件事和解了。最初在巴黎的五個星期，托爾斯泰玩得興高采烈，十分活躍，參加了社交生活。他去聽了拉波賴依（Laboulaye）和其他名人底演講，進了牡丹白露宮和其他勝地，結識了有名的歌唱家和女伶，聽英文和意大利文，還在一個咖啡館裏跟人下棋。托魯白茨可依公主相嘗使他迷戀，而勒伏夫公主迷戀他更甚，可是他那時結婚之念雖萌，他依舊去那些賣唱的咖啡座，歌劇院與跳舞會，「尋歡作樂的夜宴」，并幹別種缺德的行爲。

三月中，他伴了屠格涅夫到狄維去住了幾天。這次旅行中，托爾斯泰開始了他的小說「阿爾倍脫」，就是以他結識的小提琴家基司梵脫爾作爲題材的東西，我們已在前一章裏講到了他了。

四月五日他寫信給他的朋友V. P. 波特金：

我現在住在巴黎差不多已經兩個月了，至今還沒有知道這城市會不會有一天不再對我發生興趣，或這樣的生活會不會有一天失去它的奧妙。我是嚴重地憂鬱的，從沒有一個地方使我更認清我自己的這一點。只是這一個理由，便足以讓我快快樂樂的在這裏住，我又覺得我的愚蠢無知並非是不可救藥，因此，使我在這城裏覺得更起勁。何況這裏的美術品供给了我這樣的快樂，盧佛爾宮，凡爾賽宮，音樂院，音樂會，戲院，法蘭西學院和莎士比亞的講座，總之一句話，這種社會的自由，我們在俄羅斯想也沒有想到過——而這一切的結果則是兩個月之內，我不會離開巴黎的了，也不會離開這個我打算搬過去住底郊外的小村。

但是就在第二天，他看到有人上斷頭台，在日記裏這樣的記錄：

我七點鐘起身，出外看死刑。只見一個強壯而白白的粗頭頸和陶隆。他吻了一下福音書——於是死亡。多末沒有道理！我不是一個弄政治的人。但道德和藝術我卻是知道的，愛好的，而且弄得清楚的……斷頭台弄得我很久不能睡，逼得我不能不思考。

托爾斯泰是有一個天賦的，常常能用很少幾個字寫出真實的精髓來，但是，他從沒有一次，寫出過像這樣的句子：「我不是一個弄政治的人。道德和藝術我却知道，愛好的，而且弄得清楚的」，來把他自己的意思綜合得更好的了。他那第二句話是毫無疑問的，第一句，依照他整個生命看來，也確是實話。

許多年之後，他把這一件事寫進了「懺悔錄」：

當我看見那顆頭顱離開了身體，牠們如何地分開裝釘在匣子裏的時候，我了解了，不是用我的思想而是用我的全身來了解了，沒有一種能說明我們目前的進步爲合理性的理論能夠說明這件事是合乎理性的，雖然從世界的創始那一天起，每一個人，不管他們用什麼理論，都在說這一件是必須的，我卻知道這並不是必須的，這是一件壞事；善和壞的判斷並根據着人們所說的與人們所做的，並不是進步不進步，現在是由我的心，由我來判斷的。

這一件意外使托爾斯泰憎惡了巴黎。第二天他記着：

晚起，不舒服。正讀書，突然一個簡單而漸漸的想頭來了——離開巴黎。

同一天他寫信給波特金，告訴他們行刑的事，又說：

前幾天這裏提去了許多人，有一個陰謀被發覺了，他們打算在劇壇裏行刺拿破崙；這幾天之內還要殺死好些人，可是，自然的，從今天起，不懂我永遠不再去看行刑，而且我永遠不再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中工作了。

四月九日他在日內瓦了，忽忽地拜訪了他的「姑母們」麗莎和亞歷山特娜，托爾斯泰。關於她們前面已提起過。他們的祖父有二十三個孩子，同一個母親所生。他的長子是依利亞，托爾斯泰伯爵，他就是我們的托爾斯泰底祖父，那二十三個中的幼子是安德萊，是麗莎和亞歷山特娜的父親。所以我們的托爾斯泰是他們遠房阿姪。在俄羅斯，一般的都叫「伯母」。可是他叫她們「姑娘」，並且說她們年紀太輕不能做他的伯母——這是Paradoxe a la L. Tolstoy（遼夫·托爾斯泰式的譬喻）——亞歷山特娜曾經這

傑說。她只比他大了十一歲，友誼甚深，用他自己的話，是一種 Amitie Amoureuse（友愛）把他們結合了許多年。

這實是托爾斯泰在自己的家庭圈子之外，所結交的最好，最純潔，最親密，而且最可愛的友誼。

他和他的姐姐麗莎都是尼古拉一世的女兒，李奇登貝格的瑪麗大公爵夫人的宮嬪。麗莎·托爾斯泰伯爵夫人是負責大公爵夫人的女兒底教育的，這位女兒後來成爲俄爾登堡公主。後來，一八六六年起始，亞歷山特娜得負責亞歷山大二世的獨生女兒瑪麗·亞歷山大洛美娜大郡主的教育。一八七六年她的學生嫁了阿爾弗萊特·愛丁堡公爵，就是後來的撒克塞·柯波爾格公爵。

亞歷山特娜發表了她和托爾斯泰的通訊集，在序文中說：

一八五五年，當他是一個年輕的砲隊軍官而從塞瓦斯多波回來的時候，我看得他很清楚，還記得他給我們的印象都非常之愉快……他自己很素朴，十分歡遜，而且這樣的愛玩，只要他一來到就，使我們頓時活潑起來了。他很少講到他自己，可是觀察了每一個新來的客人，很注意，集中了他的注意力，以後他就把他的印象告訴我們，這些印象常常是極妙的。他的綽號「薄皮」——他的太太後來給他取的——正好適合他，因爲他所觀察得來的，不管是好或是壞，同樣地強烈的刺激他，而最微小的感觸也在他臉上反映出來。他用藝術家透視力來測度人們的性格，他所說的印象常常是驚人地精確的。他并不漂亮，可是他的靈巧，和氣，富於表情的眼睛補足了他缺少的風度，不妨可以說，這眼睛

尤勝於美境……

她提到了托德斯基突如其來，到了她和她姊姊伺候着大公爵夫人底日內瓦，她說：

「這時候我並沒有和他通訊，也不曉得他在那兒，總以為他還在俄國呢。」

「我是從巴黎一直跑到你們這兒的。」他如此宣佈，「我快透了這個巴黎，幾乎頭腦都昏了。在那兒我什麼也沒有看到呢……起先在St. Denis（接客的寓所）——我住在那兒的，那兒有三十六個 Rooms（家庭），其中十九個是不規矩的。這已經惹得我火冒了。後來我要試驗試驗我自己，出去看一個犯入上斷頭台，弄得我後來不能睡也不曉得該怎末做才好。幸虧我聽到了音訊，說你們在日內瓦，就向你們直衝，相信你們一定可以救活我。」

的確，等他把一切說明了，他立刻平靜了下來，我們一起過得極美，天天相見，爬爬山，覺得生活不壞。天氣是神奇的，不必說風景了。我們以平原上的居民的熱忱來享受快樂，可是遼夫卻告訴我們，這裏和高加索比起來差得遠，他想我們冷靜一點。

雖然我們的教育和地位不同，我們之間還有一個共同之點。我們都是可怕地熱忱，愛分析的人物，都愛「善」，而又是都不懂得「愛善」之道的。

他們結識了附近的許多俄羅斯人，她的故事接下來還說：

有一天早上，我們一群人步行到格里登去，這是梵凡之上的最高峯。一路上小花樣成文字和圖紋。春天的光輝在我們的眼目前而迷醉了我們。照我所記得的，我們不論年齡高下，全似小學生出來大鬧……汗流浹背地爬到了山上，我們發現唯一的一家旅館的大房間裏已經擠滿了英國人、美國人和

各式各樣的人。

茶後，雖然擠滿了外人，遼夫隨隨便便的坐在鋼琴之前，喊我們來唱歌。

我不好毫不虛心地說當年的我嗓子還不壞，而且爲音樂而下的功夫也不少，漢巧普欣娜夫人也能唱。在我的歌曲中，她那純潔的聲音迴響，兩位密爾爾唱了低音，遼夫扭住了指揮。

我不曉得我們這個即興的音樂會，從音樂的嚴格的音樂家說來是否使人滿意，可是這裏窗戶洞開，風景入室，一切效果極好，甚至於可以說極有詩意呢。

我們唱了「上帝保佑汝學」，俄羅斯的和吉泊賽的歌，凡是遼夫想得起來的都唱——我們成功極了。外國人的感謝和讚賞也濫觴——他們各自用各國的語言，要求我們繼續。我們是顯然湊上了他們的要求的：其一，我們是不收錢的流浪的音樂家，其二，大約我們趕走了他們的慣常的陰鬱。

第二天，同樣的事發生在 Penzance（寄宿舍），她們那時和托爾斯泰同住。Orpheo Almandissant les Batais（奧菲斯感化人）去獻。這些嚴峻的英國女人是這樣地軟化了，她們不知道如何才能表示友誼——給我們端茶子，請我們吃糖等等。

後來我的假期已滿，我就回到了日內瓦……遼夫還在梵凡，實備我不能離開「煙囪」（這是他用來稱呼「宮廷」的）。

托爾斯泰用 Triba（特魯巴）——「文」爲「明」——這個字來代替音韻相近的 Dyora

（德瓦拉——俄文意爲「宮廷」）——這個字，乘便在這裏提提一下，是因爲在彼得堡最貴族化的女子學校是由一個特魯巴小姐（Mlle Terouba）主持的，是以特魯巴的女學生充

岸。

記敘了許多他和他的朋友們底任性行為之後，她接下來寫：

七月中我們帶了大公爵夫人的孩子們旅行到奧勃蘭特去。第一夜宿在梵凡的蒙奈旅店。

我們剛坐下來，在桌子之旁，已經來了一個侍者，用神秘的聲調告訴我樓下有人要找我……搨出是怎麼一回事了，我立刻到樓下那大房間去，在那裏我又遇見他們一次——穿著長袍，幻奇的帽子上插着烏毛。音樂是像遊唱前音樂家一樣散開在四面地板上，可是棒頭代替了樂器。我一出現，便開了一陣不可描寫的噪音，一個真正的 *Force Infernal*（地獄的噪音）或者說貓音樂會。聲浪和棒聲相互交闖。我幾乎笑死，而大公爵夫人的孩子們們沒有聽到這次演奏宛直可惜。

不久托爾斯泰在日內瓦湖的東頭兒底克勞倫斯（Clarence）住下，五月十八日，從那裏寫信給姑母如蒂阿娜：

親愛的姑母，我剛才收到了你的信，信到了日內瓦之隣，克勞倫斯的一個小村中，虛核的朱葉愛曾經住過的村子，到了我手上，我前次信中一定告訴了你這個地址了……我不打算來描寫這鄉間的美麗，特別在現在花花葉葉到處皆是季節；我只能說要我離開這個湖和這些堤岸是不可能的——依照這不可能的字面的意義；大部份的時間或者我散步，或者只靠著我那個房間的窗子坐著，我觀望而且歸美不盡。

我不斷的慶賀我自己能起意離開巴黎，而在這裏度過春天，雖然這末一來，你可以責備我的沒有恆心。真的，我很快樂，漸漸覺得一個人生下來而有天網膜，實在便利不少。

這裏的俄羅斯社會很可愛，有普希金家，有克拉姆津家和梅謝爾斯基家，天曉得什麼道理，他們都愛我；我也感到這個，在這裏過的一個月我是頂美妙，良善，而且舒服，想到我要離開就使我傷心了。

在他的漫遊之中，有一個星期他旅行的路線是孟德洛 (Montreux)，萊沙望 (Les Avants) 耶曼蘭 (Col De Jaman) 英脫萊根 (Interlaken)，格林台代德 (Grindelwald) 和杜恩 (Thun)，同行者：一個他認識的俄羅斯夫人的孩子沙夏 (Sasha)。

在他的日記和信件中，托爾斯泰對大自然底生動的愛好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描寫了這些風景：

這是神奇的，我只在克勞倫斯住過兩個月，但每一天的早晨，特別是快黑暗了的，晚飯以後的黃昏中，我推開了已經黯淡了的窗簾來凝望湖水和反映在湖中的遠山的藍色，美麗得使我盲目，驚人得使我失憶。

可是跟這明敏的觀察一起的，有時則出現了沉澱，這兒那兒說起這宏麗的瑞典風景到底不是能最和他通款心典的——他渴慕着的是祖國的大草原和森林。在攀登了耶曼蘭而描寫了那裏的宏麗的風景以及爬出的柔石之後，他接下來寫道：

這是美麗的景色，甚至是不尋常的美區，我却不能愛好這一帶所謂的宏偉驚人的風景。一言以蔽之，牠們太冷了……我愛的大自然，雖然牠們圍在我四週，雖然他伸延到無窮盡去，却與我成爲其中之一的才好，我愛牠，當我的四週是這空氣圍着我，當這樣的空氣濱濱地伸延到無窮盡去，當這

幾滴瀉的藥子，我坐在他們上面就紅碎了牠們的，形成了無邊的大草原的青色；當瀉藥的藥子，瀉藥在空中把影子照在我臉上的，形成了遠處的森林的深藍色；當這樣的我吸入的空氣形成了那深不可測的天空深藍色；當我并不是孤獨地和大自然相對，并不孤獨地欣喜，而是四週有億萬個虫子在打旋，在嗡嗡的叫，有億萬個甲虫在爬來爬去，我愛的大自然是當我的頭頂上有飛鳥在歌唱的時候。

可是，這風景是一個寒冷，荒涼，灰色的高原，不毛之地，而遠處，有著美麗風景的却籠罩在霧裏面了。一切這末遙遠，使我并不覺得大自然的快樂——無邊無際，我並不覺得我是美麗的遠景的一部份——到底是外國風景啊。

六月中他對吐雲和杜羅齊伊雷，波特金碰了頭。歸途上，他們是取道卑。倍那，而且是野行的。

七月一日他趨向白爾恩 (Berne) 到琉沁 (Laocerne) 去，七月六日到達，那裏就發生了他記敘在「琉沁」這篇小說裡的事件。

亞歷山特娜伯爵夫人告訴我們，當她在托爾斯泰到達底若夫之行時，這城市時，她所見到的可憐地，爲了憤慨而在燃燒之中。

這便是他告訴我底前一個晚上發生的事。一個游行的音樂家已經在許復茲爾狹夫飯店的洋台底下演奏了很久；那兒坐滿的顧客極多。人人欣賞了那演奏，可是當他舉起帽子來要賞的時候，沒有人給他一個「露」(貨幣名——譯者)——自然這是一個不大愉快的事實，而從托爾斯泰看來，這却是形同罪惡一樣的。

爲報復聚集在那裏的漂亮的公衆，托爾斯泰挽起了這音樂家的手臂，請他坐在自己的桌子上，將他獎了飯菜和香檳酒。我不能說他的致辭們，甚至這可憐的音樂家自己是如何地感受他這樣的行爲的。這把這位偉大的人格全部表現出來了。托爾斯泰在這件事上所受的印象是這樣深刻，這也感染了別人。這一件事甚至連一些小孩子也感動了，他們愛上了托爾斯泰，要我們一定讓能來參加我們的遊艇，跟我們一起去繼續旅行，結果他答應了。直到今天，他們還記得托爾斯泰多末使他們高興，他自己也得到了多少的愉悅。

在托爾斯泰的日記中，這樣幾段。

七月十五日。拜訪許復茲爾雅夫——全部下爐圍口。小孩子們雜偶密，玩到一點。我這樣喜歡爐圍口的味道，慚愧。

七月十八日。我祕密地寫完了「堤沁」，從七點寫到十點半，奔到他們那兒，跟他們開車。愉快愉快，在我不知道是否跟他們一起吃飯時有一點兒不愉快。湖上的黃昏光采奪目，好音樂。給他們餵了「堤沁」。俄華要我餵他，孩子們真可愛。

七月十九日，十時半起床。洗澡，奔到了這兩個托爾斯泰那兒。機巧他們要走。不加思索，我自己也預備走了。坐船到了勾斯邦赫脫，讀着勃朗脫（Bouffé）。

後來他到了涅立許和巴登巴登。七月二十三日到了那裏，他記着：

最重要，我極明漸地，強烈地想到了我自己的鄉村。開辦一個對全區域的體育底學校，總之這一切。

這一個想頭後來是實行了的，可是到了巴登巴登，著名的賭場，這樣猛烈地吸引了他，把他帶着的錢輸光了，還不止輸這一點。從他到達的那一天起，日記上這樣記載：

七月二十四日。我有恆心地玩輪盤。略負。

七月廿五日。輪盤賭，自晨至晚。負，可是晚上勝了。

七月二十六日。早上起就不舒服。輪盤賭到六點。全部輸光。回家吃飯。十分不舒服。夜裏把這一切惡毒的擾亂看得很清楚，可是病，又弱。

七月二十七日。從那個法國人那兒借來兩百盧布，輸了。寫信。決不再賭。較平靜……波隆斯基也沒有錢。情況尷尬。

七月二十八日。清早醒來一身都新鮮。K帶了些錢給我。於是洗澡，於是磨錢，於是輸光。豬糕！又喪氣又羞恥地餓了半天。看醫生。決定齋一個星期，可是恐怕沒有用吧。

七月二十九日。起來晚了……沒有錢，沒有賭。填極了，可怕極了，而這樣的生活已經持續達一星期！

七月三十一日。屠格溫夫到來了。

八月一日。問屠格溫夫借了錢，而後去輸掉了。好久沒有這種刑罰我的情形了。

在他的苦惱之中，他又從亞歷山特娜，托爾斯泰那兒得到了安慰，她是和太公爵夫人一起旅行的，路綫和他也相同。他的日記裏記着：

八月三日。到了法朗克府。宮廷。要求在達姆希達脫宮中住。沙夏（亞歷山特娜·托爾斯泰）可

責。一個驚奇！一個愉快！我從沒有知道過更好的女人。

八月五日他已經到了德萊斯登，在那兒拜訪了畫廊，而且記在日記裏：「聖母像深深地感動了我」。經過柏林，坐船從斯丹丁到彼得堡，七月三十一日（舊曆）那天他又踏上了俄羅斯的土地。

他的日記中記着：

在我的旅行之中，我這樣計劃了我的未來職務，其一，文學工作，其二，家庭的職務，然後，管理田產。但田產，我必須多多交給我的管事人去，去軟化他，改好他，每年只化二千盧布，餘款用在農奴身上。總之，我的絆脚不是自由主義的虛榮。自己過活，日行一善本也够了。

此外他還說，「自我犧牲并不在於說『你喜歡拿什麼，你拿去吧』。而是在於勞動，在於思想，求得把自己交出去。」

這時他讀了「依利阿德」的譯本和福音書，兩者都給了他極大的影響。「我讀了那言語不可以形容的，美麗的，「依利阿德的結束」，他這樣記着，而且表示了這兩個偉大的作品中間沒有聯系頗為遺憾。

當他在西歐旅行時，他讀了德·托開維爾（De Tocqueville）和愛彌兒·吉拉爾丹（Emile Girardin）的政治論文，和巴爾扎克的「從妹貝德」（Balzac: La Cousine Bette），關於他的「人間喜劇」（Comedie Humaine）的總序，他評道：「淺薄而自滿」。在巴黎看到女伶麗絲陀莉之後，他這樣評：

只不過一個詩原的動態化爲五幕虛偽的東西。拉辛 (Racine) 的詩劇和這一類作品是歐洲詩歌底創傷。謝謝上帝，我們（俄羅斯人）沒有這毛病也永遠不會有。

「是他對於莫里哀，他說：『珍貴可笑』（Prociennes ridicules）和『哀愁』（L'Avare）——極好。』他讀的別個作家是拉司。卡薩司（大約是他的「聖，赫羅那的迴憶錄」）和「阿波特的一本笨拙的小說」；也讀了瑞典小說家弗萊特里伽·勃萊墨爾（「是一個非常疑難，引人的奇才，雖然讀到女人時總是太甜了一點」）和福萊塔格的「應有的和有的」（Soll und Haben）——「壞得很」；許多的夏綠緹·勃朗脫（Charlotte Brontë）；安徒生的童話，他十分喜歡，和歌德的「威廉·邁斯特」（Wilhelm Meisters）。他本不十分注意歌德的，可是這裏卻註了「讀迷人的歌德」，雖沒有提起是歌德的那一本作品。

他自己則沒有寫了多少，只時刻地工作着「蕭條」和「阿爾倍脫」（這一本小说他後來改寫了好幾次），「荒沁」一篇是在感情的抑制之下幾天就趕了出來的。

七月尾到了彼得堡，一星期之後，他就去了耶斯那耶，樓利阿那。八月八日，早上五點，從莫斯科出發，中途換了一次馬，夜十一時到了家。他的日記中是用普希金的四個字開頭的：

「歡呼你，我……」喜悅的耶斯那耶，快活而又悲哀，可是俄羅斯使我憤懣，我覺得這粗糙的，謊話似的生命又開始四面來包圍我了。在站上，查琳被打得很凶，我想去

阻擋他們，可是伐西里告訴我，我該先去賂賄醫生。他告訴了我許多的這一類事，他們鞭打，用刑。

五 歐陸歸來

在耶斯那耶，他幹了什麼可以從他的日記中窺見一二：

鋼琴很花費時間……開始談原來的農奴贖取他們的自由……少數農奴願意出租錢來謀自由……增加了長者們的工資。色雷又在刑罰減了。懶惰，煩惱和悲哀。似乎一切都徒然了。理想終不可得到；我幾乎毀了我自己。工作，小小名譽和錢財。爲什麼？享樂的方法——又有什麼用？立刻便是永恒的夜，我總覺得我很快就要死的……

只有現在我才知道不是一個人週纏的生命必須整齊齊的照一個人所須要的那末來處理，倒是一個人必須破壞它，使自已柔軟，能够適應一切生活……

從早上起，種了一整天樹木。

十月中，他伴了他的哥哥尼古拉和妹妹瑪利亞去了莫斯科，然後在彼得堡就了幾天，在那裏他發見了：一個正急迫地沉醉在公共事業底改革中的世界早已把他忘記了；

彼得堡更變了，可是後來又搭救了我。我的名譽已經掃地了。或者說不它香了，使我十分悲傷，可是，現在，我卻又平靜了。我知道我是有話要說的，而且能够強烈地說，然後，再讓公眾聽他們的話。可是我必須有良心地工作，用我的全付力量；然後……「讓我在神壇上唾棄。」——這是「希

他回到莫斯科和他妹妹和尼古拉住在一個有傢具的公寓中。斐特也在那裏，他在「回憶錄」中時常提到這幾個托爾斯泰家人。他告訴我們，瑪利亞郡主（一個精練的鋼琴家）時常在晚上到他家裏來彈琴，有時兩兄弟一起伴了她來，有時只有尼古拉一個人，那時他就說：

「遼夫又穿上他的夜禮服，白領帶，上跳舞會場去了。」

這時候，托爾斯泰的講究穿著是十分明顯的，我們讀到他的外衣是灰色海狸皮領子，他帶出帶進的巴黎的手杖，歪戴的光滑的帽子，髮曲而棕黑色的頭髮。

莫斯科正流着體育熱，有人要在下午一點至兩點之間找托爾斯泰的話，可以到大德米特羅夫卡街的體育館去，在那兒他穿了運動的衣衫，也許正在做着那跳上一個木馬而不碰倒木馬上的一圈圓錐底練習。肌肉是十分結實的，十分靈活，但是他的康健時常變壞，特別是托爾斯泰患的牙痛症，時常發而且痛得他利害。

特在托爾斯泰家所遇到的訪客之中有一位名叫薩爾蒂可夫的，用謝德林（Solzhenitsyn）的筆名寫作，是俄羅斯一位最辛辣的諷刺家。另外一位訪客是B N奇車林（Chicherin）哲學家與法學家，著作有「科學與宗教」，「財產和國家」等，其他的題目三，四十年之後托爾斯泰也要研究的。另一個熟人是喀脫可夫（Khatkov），「莫斯科通報」和「俄羅斯使者」月刊底編輯，有一些托爾斯泰的主要作品後來在他的雜誌上發表。

一八五八年一月，亞歷山特拜訪了莫斯科。他在他的日記中時常提到她，他提着她：「她上去了，到爾斯泰家去。亞歷山特那令人快樂！一個快樂的個安感！我從沒有遇到過一個女人可以及到她的膝蓋的。」

一八五八年五月一日寫給他的信上，他說：

就在這時候，兩隻夜鶯在我窗子底下唱歌。我在給他們做一個試驗，相信我在鋼琴上彈發音可以把牠們吸引我窗子底下。這是我偶爾發現的。前幾天，我正在彈我常常彈的一個單幅的樂曲。裏面有笛音，突然在窗子裏和在幼時的房間裏，她有一隻金絲雀，發出了口笛聲，吹弄聲和聲音，來響復了我的笛音。我停下來，他們也停了。我又彈弄，他們也跟停來了。兩隻夜鶯和一隻金絲雀，一來化了我三個小時之久。舞台是敞開的，夜多太溫和，青蛙唱牠們的歌，還有更夫的應酬的樂音，美極了。當對信如果太狂放了，請原諒我。我承認這樣的春天和這樣的寂寞有點使我失去了理性。我全心想希望你也如此。論快樂有時比這時所經歷的更強，可從沒有像這樣地飽滿，又和諧的快樂呢。

她回彼得堡的時候，托爾斯泰一直送她到克林城，順便拜訪了華爾康斯基公主（他母親的表親），公主在這一帶頗有田產。他和這和善的老太太一起住了幾個星期，她還能告訴許多他的母親和他的家世的故事。他愛上了這地方的平靜的生活，在她家裏寫了一三個月。這人（John Deutscher），整年正月發表問世。這裏面驚天地研究了一個精采婦人，一個窮窮的動車的事夫和一枝樹底：三個死亡。

一月二十六日，在莫斯科，他去了一個假面跳舞會，記着：「兩個假面女人。一個是拉伊亞子。S. 有布。我弄到了她，這惡可怕的。」

薄他同了耶斯那耶·樓利阿娜，於是他又到莫斯科，三月中去在彼得堡過了兩個星期，然後回莫斯科，在愛音樂，聯合了V. S. P. 波特金，潘耐樂利甫 (Panin)；莫斯科音樂院而由尼可拉·魯平斯堪 (Nikolai Rubinskan) 來任院長了。

托爾斯泰這時的朋友 S. T. 亞克薩可夫，前面已有提及，他是一本信讀成英文時一個「國紳士」的著作和其他著作的作者。

天的醒醒的才在這時托爾斯泰寫給他的姑母 A. A. 托爾斯泰女伯爵的信裏顯明了：

啊，祖母！春天！

對於好人，這世界是最好；便是對於我這樣的人，有時也會好的。在大自然，在空氣中，在一切裏面有希望，未來——一個引動人的未來……有時一個人欺騙了自己，想以為快樂和一個未來不僅僅在等着自然界，而且在等着自己，這時我就快樂了。我現在就在這種狀態之下，用了顯明的自我在忙，把僅僅我自己發生興趣的話來告訴你。當我清醒地檢討事件的時候，我知道很清楚的，我是一個老頭，冷涼的小小洋山芋，而且這洋山芋已經煮熟，加上作料了；可是春天這樣地作於我，使我有時在幻想的狂風之中旋轉，以為我自己是一枝樹木，和許多別樣第一

鮮花，而且這枝樹木將平靜地，簡單地而且快樂地繁榮在上帝的世界中。結果是在一年的這個季，我內心裏有這末一番洗滌，恐怕祇有……這個人可以想像得到。一切古老的——演了！一切人世的傳統，一切懶惰，一切自私，一切醜德，一切亂七八糟的勾當，一切悔恨，甚至懺悔——古腦你們都演蛋了吧！……讓出地方來，讓這奇異的小花，牠在春光明媚之中正在含蕊欲放！

這樣吹了一陣，結束道：

再會了，親愛的祖母，我這一番談話，你不見責我吧，用一個智慧的字眼，含辭和善，基督教的和善的，來復我！我很久希望說，你最好用法文寫信，女人的思想表現在法文裏面，我更容易了解呢。

當日他又回拜耶斯那耶，雖然時常不斷的到莫斯科去，他總算在鄉下過了一個夏天。從莫斯科向南到圖拉去，這時還沒有鐵路，農奴們卻相信着公路之旁，新建立的電報線的幹子一旦掛上了綫，工事完成，彼得堡方面就要送「自由」來了。甚至於紐帶阿娜·亞歷克山德羅芙娜，艾爾戈爾斯基也不了解這些新完成的玩意兒，有一天沿着公路馳車的時候她就問托爾斯泰，請他解釋電報如何可以寫信。他儘可能簡單明白的說明了，後來她回答：Oui,Oui,je comprends, Mon Cher, (是的，是的，我懂了，我的親愛的！) 到底她懂了多少呢？她一直觀察那電報綫，直到半個小時之後，她又問了：「可是，Mon Cher Leon (我親愛的遼夫)，這是怎末回事，怎末半小時以來，我沒有看到一封信從這電報綫上經過呢？」

特和他的妻子離莫斯科或回莫斯科的時候，常常半路上停下來，到耶斯那耶停留一兩天，而特所記載的姪蒂阿娜姑母，和托爾斯泰對這位老太太的熱情的回憶也互相引證。特說他和他的妻子「認識了托爾斯泰的可愛的老姑母，姪蒂阿娜，亞歷克由德蘭葉娜。艾爾戈斯基，她接待我們是用種那舊世界的殷勤，使我們踏進一座新房子的時候立刻很舒服。她並不一天到晚的去回憶她的久已消逝了的過去，她全部生活在現時。

「她稱呼他們都用小名，她說起塞夏·托爾斯泰到他畢羅戈伏的家裏去了，可是尼士倫卡要在莫斯科和瑪欣伽住得也許久一點，而達夫奇卡的朋友，狄亞可夫最近倒來拜訪過他們呢，」等等。

許多年後，托爾斯泰寫下了和姪蒂阿娜在一起過的那長長的秋冬的夜晚裏底回憶來，他說他的最好的思想和感情都是在這些夜晚中培養好的。他坐在他的手裏椅中讀着，想着，偶爾也聽着她和兩個傭人的和善而溫柔的談話：一個是娜塔莉亞·彼得洛芙娜（一個老太太，住在他家並不是爲了有用處是爲了她沒有去處）還有一個是年輕的杜南契卡。

這生活的主要的美妙在於不愁物質，而最近隣的人和和氣氛——誰也不能破壞的關係，而且很閒，卻也不感到時間的飛逝，……

開拉的生活之後，在那裏的一個隣家那樣地生活過了：紙牌和吉泊賽女人和打獵以及愚蠢的虛榮，然後回到她那裏，回到家來了，我們依照了古老的習慣吻着彼此的手，我吻她可愛的有精力的手，

她吻我憔悴的浮亂的手，還依照了古老的習慣我們……文來之意，然後我和她……，皮得各美
嬌說……玩笑話。然後坐在我那舒服的手靠椅裏面。她很……我這一時做了些……變而……的懷……可是
從不責備我，總是給我同樣的和善，同樣的愛，……有一次，告訴她，……一個人的老婆怎樣跟了別
的男人走掉，我就說，這個丈夫能够去掉這個老婆應該很高興囉……我……的姑母舉起眉毛來說了，好
像這是她蓄意已久要說似的，如果這樣做，那丈夫是錯的，因為……一來全部毀了那女人了。這話說出
之後，她告訴我農奴之間所演的一幕戲。於是她又唸了一封我的妹妹……欣……寄來的信，她愛她至少就
跟她愛我一樣！然後說到那夏的丈夫（她自己的姪子）並不是責備他，只是說起了他給瑪欣伽的創
痛使她悲哀，……她的一生的要點，不自覺地影響了我的，還是她的仁慈，一般的對人人都沒有例外
的奇異的仁慈。我夢想找出一個什麼時候他生過氣，或者說過一個尖利的字眼，或者責備了什麼人的
時候來，可是一連三十年，我想不到這樣的例子來。我們的嫡親的姑母曾經把我們和她分開，這事是
深深地刺傷了她的，可是她說起她來也是連篇好話……至於她對待用人的仁慈——這是不用說的了。
她所生長的社會中是分出主子和奴才來的，可是她承認這分別，……只爲了她可以去幫助他們……我那
罪惡的生命，雖然直接使她受罪，却從沒有直接責備過我。我的二哥命該，她也溫和地愛着他，甚
至在他娶了個吉泊賽的女子同居的時候，她也不埋怨他。唯一的不安，爲了這一件事是發生在有一天
晚上，他回家太遲了，她就說，「我們的舍爾該怎末囉？」就只是把一向稱讚的小名峇達夏喚了現在
的舍爾該……她從沒有用文字來教我們怎末樣生活，……從沒有向我說教過。她的一切美德的工作是內
心的；外表我們只看到她的行爲；這不僅僅……行爲，……地……生命，……和平的，甜密的，卓傲的，

愛的，不煩惱也不自滿，而是一個平靜的、不中斷的愛底生命……她的感情如齊爾傲她的獨個顯明地人，給了她特殊的美妙，使人樂意做她的伴。我從沒有知道過她得罪過人，也從沒有知道不愛她的人。她從不諍到她自己，從不諍到宗教或者我們應該信奉什麼，也從來不談她信什麼，她如何祈禱，她相信一切，只拒絕了一個教條——所謂永恆的受難說。 *« Dieu qui est le porteur de la vie, ne peut pas vouloir nos souffrances... »* (上帝，自身是眞神，不會希望我們受難的……) 她時常用我父親的名字稱呼我(尼古拉)這給我非常快樂，因為這表明她對我和對我父親的觀念是混合在對我的兩人的愛中間的。

不是她愛我使我快樂。快樂的是愛一切人的，在的，不在的，生的，死的，甚至運動物在內底那種愛的氛圍。

講過了她的良善和感情之後，托爾斯泰在他的回憶中說，雖然他和她一起時的快樂是他欣賞了的，可是當時他不了解這快樂的全部價值，他接下來說。

她愛貯藏蜜餞：無花果，薑汁麵包和菓子，在她房間裏裝了好幾瓶。我不能忘記，想起來也不能沒有羞痛，我幾次拒絕了給她一箱買這些蜜餞的錢，而她，悲傷地嘆了口氣不做聲了。真的，我自己需要錢，可是我不能想起我拒絕過她而不感到害怕的。

然後，在另一個地方，他談到了她的誠心誠意爲人之後，又說：

而我竟然拒絕了她，拒絕了她對，拒絕了這無花果，宋古律(不是爲了她自己，還是爲了給我吃的)這小小的快樂，能使她把零錢拿出來給一些問她要零食吃的人的快樂……親愛的，親愛的姑

母，寬恕了我！*My Jealousy was not, as I thought, forgiven*（但願年輕的時候能懂得，自願奉獻以後做得到），這意思我並不說要年輕時底良善已是不可能的了，我是說對那聖人已不存在的人，他們從未得到過好處，却只忍受着對不起她的行爲。

關於達夫這時在耶斯那耶的生活，長兄尼古拉給裴特寫了如下一段幽默的紀錄：

達夫奇卡熱忱地嘗試着要了解農民的生活和農事，這兩者，跟我們這些人一樣的，他直到現在也不過有一點兒膚淺的智識而已。可是我不知道他的嘗試會給他怎末樣的認識。達夫奇卡想一下子把什麼都把握得住，絲毫沒有欠缺——連他的體育都包含在內，所以他在窗子底下裝了一付單槓。自然，他這樣凶惡的鬥爭，除了他的偏執之外，他是很對的：體育和農事並不衝突，可是管事人看起事情來用的眼光總不同，他說，「有人來找主人問他的指示了，他穿着一件紅色的短上衣，倒掛着，只用一條繩勾住了單槓盪來盪去，他的頭髮也倒掛下來了，東飄西飄，血液流到了他的臉上來，弄得人家不知道還是聽指示的好，還是嚇呆了的好！」

達夫奇卡喜歡了農奴烏梵耕地時候伸直了的膀子，現在他看起來，烏梵是這村子裏的精力的象徵，像傳說中的密古拉一個樣子了，他自己伸直了膀子，開始耕地而且非常之「烏梵化」。

這時恰在解放農奴之前，所以地主和農奴之間的關係並不十分好，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觀他的日記：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九日，我不寫，不讀，不想，我忙着農事。爭鬥正在自然化。農夫們正在鬥着，可是固執。在格羅蒙的農夫悶在肚子裏不說話。我倒是怕我自己。我從沒有感覺到復仇的感覺。

昇騰在我的內心——我想我自己來向這村子的公社報復。我怕我會不公平。”

五八年十一月廿七日。不行，我嚮化到不可能的程度了。農事是一掃行國的職業。今天拉左恩攔了獄，我狂怒了，於是用那最壞的習慣喊了一聲，「雷打他吧。」我就等他來。我差人去把他送來，可是他們不去帶他（以前他在警察那裏挨到過一次打了）。我該請求他的原諒。以後我永遠不能判決任何人，除非在兩個小時的考慮之後。——我已經請求他的原諒。給了他三個麻布，這事情卻使我難過。

五九年十月九日。今年夏天我兩次打了人……

打人的回憶，或詩人肉刑的回憶，到了托爾斯泰的老年時，最使他難過了。雖然他這種動手脚大抵是非常地例外難得的情形，何況當時的人們都以為這是合法的必須的步驟。

一八五八年五月，他寫信給麥特：

「親愛的小叔叔（或者，我們可以說，親愛的老孩子）：

我來塗兩個字，說我要使勁兒擁抱你，收到你的信了，吻吻那利亞，彼得羅芙那（麥特的妻）感手，向你們作揖。姑母非常感謝你們的信，向你們致意，我的妹妹也向你們致意，這春天是多麼地美麗，還在又多美。我在孤獨之中覺得好極了。尼古拉哥哥一定在尼古爾斯可依。去抓住他。別讓他跑。這個男我想看你們。尼格涅夫到了濕席路去治他的膀胱了，說要住到八月。

——寫給他的去。我已變得疲倦了；他纏繞着我們，他的膀胱是醫不好的。

現在再會了。親愛的朋友，如有空閒有時做好了給我來看，我到你那兒就要來捧你一打，捧出你一兩首詩來——你的

L. 托爾斯泰伯爵。

另一封給麥特的信如下：

啊，老朋友，啊！首先，你音訊全無，雖然這是春天了，你知道我們全在想你，而且我像普魯米修斯一樣的被縛在一塊岩石上，又飢又渴，總要看見你，要聽你的聲音。你或者跑來，或者送我們一張正式的請帖。其次，你們拉住了我的哥哥，而且是個很好的哥哥，綽號叫「費爾陀西的」——這是撒尼古拉的東方的孿間的。這件事主謀的罪犯，我猜起來是瑪利亞，彼得羅芙娜，我卑微地鞠躬了，請她把我的親哥哥放還。放開笑話，他（尼古拉）要我告訴你們他下星期一定到這裏。杜羅齊伊爾也過來，那麼你們來嗎？老朋友。

一八五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寫信給麥特：

寫小說是愚笨而且羞恥的。詩——好，詩創作；可是愛一個人是最愉快的事。也許正和我的意志與願望相背，不是我而是我心裏一個尚未成熟的故事強迫我來愛你們了。有時候的確有這情形。在肥料，在患疥瘡的動物之間，什麼不好做，可是有時也使人想到創作了。感謝上蒼，我現在並不允許我自己動手寫他，我也不寫了……非常感激你介紹的醫藥。我在崗拉找了一個，開始把那些疥瘡醫起來了，可是我不曉得結果如何。——可是惡魔鬼都附在牠們身上吧——杜羅齊伊爾向我申請，以友誼爲口實。要我寫小說。我想寫。我想天花亂墜的攪一個沒有頭沒有結尾的……可是把笑話放開吧，你的哈

飛茲（斐特正在翻譯幾首哈飛茲的詩）怎樣了？隨你做什麼，我覺得智慧和剛毅的最高峯是欣賞別人的詩，別讓我自己的傲慢不堪的問世，讓我自己的東西跟我每天吃的麵包一起消化了吧，可是有時一個人突然有意思做一個偉大的人物，還沒有偉大是使人心焦的。有時甚至于手脚都快起來，快快的吃完了飯，以便開始……寄給我一首詩吧。你翻的哈飛茲中間的最康健的。Pour le theatre Pour l'usage
à la Bourse（也讓我流流口水）。行獵使我厭煩了。天氣極好，可是我不打算獨自行獵。

結了伴，托爾斯泰確是一個好獵者，一八五八年的十二月，在出外獵熊的時候，他還幾乎送了命。他寫了這個故事，修飾了一下，編在「二十三個故事」中給孩子讀的一輯裏。事實經過是這樣的：

托爾斯泰和他的哥哥尼古拉結識了一位格羅美卡先生，他也愛打獵——但是這種運動與英國人的不相同，讀過托爾斯泰的描寫的讀者想來已知道了。

格羅美卡聽說在彼得堡與莫斯科之間，在伏羅卓克的鐵道附近底森林裏，有一隻雌熊和兩個幼熊築了巢穴，和當地的農夫講定了，約了托爾斯泰兩兄弟和別的人們就去獵熊。這個邀請，托爾斯泰接受了，十二月廿一日，達夫還打死了一隻。廿二日，這個集團的人每個拿了兩枝槍，安置在森林四週，雌熊的包圍圈的出口上面，這些出口把森林像棋盤格子一樣的劃分了。雇用的農夫，作為打手，要防止這頭大獸的奔竄，要把它驅向一個或兩個行獵的運動員底附近去。著名的職業獵戶奧斯塔可夫觀察過一切佈置了。賓客們受到了勸告，說要把四週的雪踏平，以便他們有自由行動的範圍；可是托爾斯泰

（真是想不到的，他總不肯屈服）駭道，他們既是無膽的，當然並不打算和熊打架，無須得把積蓄磨平了。於是他便把着鑲統的火槍站着這裏，等待到了他的胸口。

奧斯塔可夫的確嚇得驚動了那熊，使她從一個出口奔走，衝向一個獵者，可是她看見了他，竟敢從她的道上避開，取了這樣的一條途徑，恰好是直通到托爾斯泰那裏的。他並沒有驚動了那野獸底到來，只在她斷他六碼的地方才開槍，第一槍沒有打中，那野獸聞他只有兩碼的時候，第二槍射中了她的嘴。然而這命中並不能阻止她的奔竄，她已經把他打倒在雪中的積雪之中。奔竄之勢太大了，那野獸一衝衝了過去，可是她又回過頭了，奧斯塔可夫所能感覺到的便是什麼笨重而又溫暖的東西把他壓倒了，而且覺得他自己的頭顱被吸進了那野獸的嘴吧。他只能被動地防禦一下，儘量把他的頭顱縮進在他的肩膀裏，還試着攔住自己的領子去代替他的臉。這事只不過幾秒鐘光景，可是已經夠那熊擺佈他了，一次兩次咬不穿，第三次把她的牙齒咬到他左眼上下。這時奧斯塔可夫拿了一根小鐵棒奔上來，喊着：『你怎未了？你怎未了？』這一來嚇住了那熊，她一溜火星逃走了。第二天，她被他們追蹤到了，他們殺死了她。而托爾斯泰的傷處，雖是因爲皮破血流，流血太多，似乎是很嚴重的，可是用雪水來洗了他的臉，把他送到最近的鎮上，把破口縫了起來，這個傷勢却幸而是並不很重的，從此他帶了這個疤痕，作爲一次意外的紀念；這雌熊的皮現在還能在耶斯那那看到。

前一章所談到的「快樂家庭」大部份是作于一八五八年的，發表之年則是一八五九

年。

一八五九年的第一個月，托爾斯泰在莫斯科，二月四日，參加了莫斯科區維維斯文學之友協會，他第一次作了一回公共演說，這一類事，他曾經告訴過我，他素不擅長而且毫不感到興趣的。他把演講辭寫了出來，本想在這個協會的會報上發展，可是終其一身，這篇東西並沒有問世。題目是：「文學中底藝術的本質至上論」，而其中的立足點和他四十年之後在「藝術論」(什麼是藝術？What is Art?)中所倡言的一個立足點恰好全部相反。

斯拉夫派的 A. S. 浩密亞可夫，會議的主席，答覆了他，在答辭之中，他說：

容許我加一個接語；你這樣巧妙地伸說了的意見，儘管正確，卻還是不能夠摧殘目前的文學，那臨時的，例外的一方面摩合法存在的。那所謂永遠正確的，那所謂永遠美麗的，那所謂永遠的不變的，最基礎底察察的法則，毫無疑問，在人類的思想，衝動，以及在演講辭中應該被提起，而且是應該被提在第一位的。這藝術本質，只有這藝術本質是一代又一代地傳授下來的，並且是從一個國家散佈到另一個國家去的，是常常作可寶貴的遺產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在人底天性，在社會的天性之中，藝術的文學還是不斷地被需要着，有的時期，特別在歷史中是非常重要的時期，這樣的人的控訴是一種特殊的，顛撲不破的權利，就也特別明權而銳利地在文學之中表達了出來……

藝術自然是完全自由的。他在他自己中間找到理由，找到目的，可是藝術的抽象性與自由與藝術家的內心生活無關。一個藝術家不是一塊塊的。他並不是意志的領袖，並不在智力活動的圈子

中，藝術家是一個人，而且是屬於他自己的時代底一個人，他常常是這個時代底代表，他完全供出這時代的精神，這時代的明確的或正隱顯的希望。俱有了他的性格中底這一個感性（*Empfindungsorgan*）——沒有這個，他是不能成爲藝術家的，他比其他的人更多地接受了他從中產生的社會底一切苦痛與一切喜悅……

所以著作家，純粹藝術的奴僕，有時甚至是不自覺的，違乎他的本意的，成爲了一個控制的人。讓我來舉件，伯爵，作爲例子。你意識的地走上了一條一定的道路，非常忠實，不願意離開，可是你自己真的是跟控訴文學漠不相關的嗎？一個患肺病的郵差死在一個爐火旁邊，他的同伴對他的苦痛顯然以不關心（見「三個死亡」），你沒有指出了什麼社會的疾病，什麼罪惡嗎？在描寫這樣的死亡的時候，這些良善的，然而並沒有覺悟底人類的靈魂這樣地漠不關心和麻木不仁，難道你並不感到苦痛嗎？是的，你也感到苦痛，而你也，不知不覺的一個控訴的作家啊！

這個問題，文學藝術的真實地位，牠跟生命的其他部份的關係，以後佔去了托爾斯泰許多年的工作，而在十九世紀結束之前，他終於用一部著作說明了他自己的意見，這本著作，凡討論到這個問題的人都不能忽視而不顧。

四月中他到彼得堡去了，跟A·A·托爾斯泰女伯爵快樂地過了十天。月底，他到耶斯那耶。七月，屠格涅夫從法國寫了一封用素體韻文寫的長信給斐特，其中有幾行是關於這時候他和托爾斯泰之間的關係的：

用我的名義和尼古拉·托爾斯泰親吻，

對他的老弟達夫，寫我整一個網。

同樣的禮貌給他的妹妹。

在他自己給我的信「又及」中說得好，

「沒有理由」讓我想寫信給他，

真的，我知道他是愛了我一點兒的。

而我也愛他同樣多的一點兒。道成

我們兩人底原料的融合就是這樣不同，

這一年冬天，托爾斯泰大部份的時間花在創立幾個學校的全圖上，校址是打算在他自己的那個田莊上以及在他這田莊附近的地方上的。農村的兒童教育是當時的俄羅斯最需要但最忽略的。托爾斯泰認識了這一點，熱忱地研究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但這時所做的工作只是他第二次歐遊歸來以後所做的工作底預備。他自己這時的心靈卻並不平靜。一八六〇的新年的到來，使他在日記中這樣地寫：

田莊的負擔，獨身生活的負擔，各種的懷疑和厭世的思想激動了我的心靈。

一八六〇年二月廿三日。寫給達夫的信上說：

我讀了屠格涅夫的「前夜」。我的意見是這樣：寫小說是最不討巧的，特別對這種憂悶的人，自己不知道他們要從生命去拿些什麼的人。然而「前夜」比「貴族之家」好得多了，裏面有出色而否定的人物：藝術家和父親。其餘的人却並非典型；甚至他們的觀點，他們的地位都不是典型的，或者他

們都不是很道。這却常常是屠格涅夫的毛病。女孩子寫得是不可救藥地糟：「啊，嗚呼等愛你……」她的眉毛是長的。○大體上說來，這是時常使我奇怪的事，屠格涅夫有這樣的智力與詩的感覺，可是在他的創作方法裏，他還是被「放逐」(Banality)在外面，這種「被放逐在外」尤其在他否定什麼的時候顯而易見，令人想起果戈里(Gogol)來，對於人物沒有仁心，沒有同情，作者把怪物展覽了出來，罵了他却並不可憐他。這一點特別和自由主義的調子不合，和自由主義的步調苦痛地不一致。在哥羅克沙皇(一個神話中的人物)的時代，或者在果戈里的時候，這還是可以的，(作家本來可以不去可憐他所寫的最不是道的一些人物，可是他該罵得他們至於天崩，或嘲笑他們至於地裂，決不要像我們的愛他的，消化不良的屠格涅夫那樣做。)然而現在還沒有別人能寫得像他的小說那樣，雖然他寫的小說還不成功。

奧斯托洛夫斯基的「天雷雨」，我看是壞作品，可是一定賣座。不能責備屠格涅夫和奧斯托洛夫斯基，該責備的是這個時代……現在需要着一些別的：不僅我們該學習和批評，而且我們知道了一點兒的時候，就該拿這一點兒去教張三和李四。

這一封給麥特的信，尾巴上還要他，因為他在莫斯科，代購一點書，其中有一本獸醫學，還要獸醫的用具，人用刺絡針，還要他去看看六個新式的特製的農具，並報告荷蘭豆和長穗草的市價，因為托爾斯泰要出這兩種農作物。

這時，他在寫「哥羅克人」，計劃是一八五二年草就的，但出版了一部份只有一八六二年才完成。

讀他的日記，看到一些記載，是說明他這時的宗教觀的。在他讀了一本唯物論的著作之後，他記着：

我本能地想到了祈禱者。向誰祈禱？什麼是上帝，被這樣明白地幻想爲一個可以向他請願的東西，可以和他感應的東西？如果我也這樣地幻想的話，他對於我就毫無偉大之可言。可以向上帝請願，可以供奉上帝，豈不是意志薄弱的明證。他之所以爲上帝，因爲「他」的性格不是我所能想像的，是的，他不是一個物質，他是一個法律，一種力量。

他使他的朋友們和熟識他的人們咄咄稱奇——他常常抓緊了自己的意見不放，然而有時候他並沒有明瞭了他自己的意見是什麼，塔格涅夫寫信給麥特：

麥夫。托爾斯泰還是奇僻。一定是生下的時候有神意的。什麼時候他才翻好最末一個跟斗而站立在場面上呢？

托爾斯泰，正如他的朋友麥特，正在忽降文學；這個事實，召致了許多人的反對；最急切的自杜羅齊伊舉的，這樣寫着：

每一個作家有他的懷疑，對自己不滿的情緒，這情緒不問其如何之強，如何地合理，人們不應該因此而停止了他和文學的關係，人人應該著作，直到最後爲止。可是，你呢，一切好傾向，壞傾向都是特殊環境的糾纏住了你不肯放的，所以你這人應該比別人更多地想到這個，善意地考慮整個問題……

我們這些人的身上，有一個責任，文學對俄羅斯的社會爲非常的重要性是這責任的根源。一個英

國人或者一個俄國人可以嘲笑這一個事實的，就是說在俄國，不僅是三十歲的人，而且連擁有兩千農奴，頭髮灰白的地主們，都在流着汗頭發發表在雜誌上底百餘頁的小說，人人都讀，在社會上引起討論來日夜不分。這固然是因為藝術的性質才造成了這樣的結果的，可是僅僅用藝術兩個字不能解釋它。在別的國家，文學是消後茶餘的消遣，誇誇其談，不負責任，可是在我們決不如此。我們之間，事情是這樣的形成了的，就是一篇小說呢——這是文學形式中最輕佻而卑微的。我們也認為它祇是

兩種東西，或者這是廢話連篇，或者它是全帝國的一個領袖的聲言在呼號。俄羅斯的讀者，由於他們的奇怪的直感，從大批作家之中挑選了四五個警鐘似的作家出來，把他們尊為領袖，不願意有所增，也不願意有所減。你——一部份因為村能，一部份因為你靈魂中的實際化，而又一部份因為有利的情形裏連連地碰到的緣故——已和讀者大眾有了這可喜的關係。因此，你決不能走開而且顛掉，必須工作到精疲力竭。如果你離開了這作家羣，毫不活動，你會消沉下去，至於放棄了你在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的任務的……

這時，他的長兄尼古拉——像德米脫里一樣，有着肺病現象的——他的健康開始來煩惱托爾斯泰了。他們佈置了——把尼古拉送到德國去養病。尼古拉出發以後，托爾斯泰寫給選特的信裏提到了這事和別的：

我忙得六神無主，七竅生煙了。莊稼的事，以我的用莊上所要做的事來說，够把我毀了。我只希望着一切「烏楚化」。「烏楚」是一個農奴的名字；「烏楚化」指像這人一樣的工作，見前。家務呵，尼古拉廢事（我們還沒有得到過他去國以後的消息）妹妹的難家（難家三天了）也佔據了我的心而毀

了我。獨身的生活，就是說，沒有一個老婆，想想與自己已經太遲了，這是第三樣該說的東西，大體上什麼都是跟我失去了和諧的。看看我妹妹底無能為力，想想我的尼古拉的病，明天打算去領張出國護照，也許我要伴我妹妹到外國去，特別是如果我們沒有尼古拉的消息，或者有了壞消息的時候。

一八六〇年五月廿六日，日記中記着：

五時即起，指揮工作，無往不利，使我很快慰；晚上爲了施肥料的事而生了氣，我自己下去勸諭，流了一身汗，於是「一切又很好了，似乎我喜歡了所有的人一樣。如果我這樣的指揮工作而沒結果，才奇怪呢。

尼古拉的情形並不好，他從蘇頓的海塞，納寫了信出來：

在蘇頓我們碰到了屠格溫夫，他還活潑，而且很好——這很好，他自己承認他是「幾乎」痊愈了。他找到了一個什麼德國女孩子而且迷上了她了。我們（指我和我們所親愛的屠格溫夫）一起玩了棋，可是似乎我們不應該做這件事的；他在想他的德國女孩，我在想我的病；也許我在蘇頓至少還要住上六個禮拜，我不能描寫我的旅行了，因爲我一直病弱啊。

六 二次歐洲

最後，達夫·托爾斯泰決定伴同他的妹妹和她的孩子出國去了，一八六〇年七月三日（舊曆）他們從聖彼得堡搭了輪船到斯丹丁，一路向柏林而去。除了爲長兄的病況不安之外，托爾斯泰出國還有別的理由：他希望研究歐洲的教育制度，看看這一方面，人家已有了什麼成就，因爲現在他已決意獻身於這個工作了。

到柏林之後，他牙痛了四天，就留下來，讓他的妹妹到蘇頓去陪伴尼古拉。他去了一次醫生，因爲這時他還有頭痛病和痔瘡，醫生勸他到基星根去治療。

他在牙痛停止之後，住柏林只不過幾天，七月十四日（舊曆）動身，那時他已經聽了幾次演講，還參觀了在 Hand werkerverein（手工業會）主辦的手工業夜校，看到了一「問題箱」的設備，極感興趣。這一種引起聽衆興趣的設置，使他們隨意向演講者問問題，使他覺得新鮮。他看到由這設置而造成的教室空氣的活潑，以及學生和導師之間交換智力底自由，更爲驚異不止。幾個月後，在倫敦，他看到了同樣的事情，他告訴過我，在那兒所看到的，再沒有比他在南肯星頓參觀的一次講座更使他感到興趣的了。那裏面工人發了問題，由專家出來答復，用的是最通俗化的說明。

在柏林，他參觀了莫阿皮脫監獄，裏面是有個個別幽閉的刑罰，他非常地反對他們用這種機械的方法來尋求道德改良之道。他從柏林到了萊比錫，化了一天視察學校；他並不滿意，可以從他的日記上看到：『到過一個學校了——可怕。爲皇帝祈禱；體罰；硬記硬背；受驚了的，麻痺了的孩子……』於是他到德萊斯敦，去拜訪了小說家奧爾巴哈，他的新作名叫『一個新生命』（Ein Neues Leben），影響了托爾斯泰極深。這小說的主角是彌爾鐸傑伯爵，軍隊的官長，鬧了事，從監獄中逃了出來，買了一張教師做金·博門的護照，就用了這假名字，把自己獻身於教育農村兒童的工作上。奧爾巴哈走進了托爾斯泰在等候的房間，後者這樣地介紹了他自己：『我是做金·博門，』用了這樣嚴重的聲調，這樣不愉快的表情，以至奧爾巴哈吃驚了，甚至以爲是有人要告他誹謗罪。然而托爾斯泰連忙解釋，『——不是同名，是同不性格——』，就解釋了奧爾巴哈的 Schwarzwalder Dorfgeschichten（黑森林的故事）曾給了他何等良善的影響。

在德萊斯敦停留了三天之後，他去了基里根，這時候，這地方離尼古拉所在的蘇頓大約是五個小時的旅行。存心還是考察教育，托爾斯泰一路上讀着一本教授法的歷史。

從基里根他寫了信給妲蒂阿娜姑母說，他覺得治療於他非常有效，還說：

諸通知管事人，莊稼的事，關於收成，關於飼馬以及牠們的病況，請何詳細寫信告訴我。請校長先生把學校的情形告訴我，學生有多少是在上課，他們學習得如何了。快後我一定能回家，打算比過去化更多的時間在學校裏，我不希望我不在的時候，學校的名氣變壞，我希望從各地來的學生越

多餘的。

在基里根的時候，他讀了倍根 (Bacon) 和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結識了萊和士·福洛拜爾 (Julius Froebel) 他是「社會政治學體系」的著者，幼稚園制度的創設者的姪子。福洛拜爾自己也對於教育很有興趣，而解釋他的伯父的見識也要算他是合適的一個人了。

普爾斯泰常跟這新結交的朋友散步，而使這位朋友大為驚奇；倔強地保持自己的見解，他決不著和人妥協。而在面對着斯拉夫派的調候，却不像他背着他們的時候底相當是個斯拉夫派。俄羅斯的進步，托爾斯泰說，其基礎在普及教育之上，在俄國普及教育的結果會比在德國的好，因為俄羅斯的人民還沒有發育，而德國人民却已經像受過學校教育的小孩子一樣了。普及教育不應該強迫施行。如果它是一種福氣，人們會自然而然的要來受教育的，正像餓飯要求飲食一樣。

托爾斯泰遊覽了基里根一帶的鄉村，然後向北旅行，通過了風景名勝，有歷史上的奧味的日耳曼的土地，到艾森巴哈 (Eisenbach) 之後，拜訪了伏爾斯會議 (Dortmund) 之後路德受幽禁的華脫堡 (Wartburg)。這位偉大的宗教改革家的人格非常感動他，在看了路德開始譯聖經的那一個房間之後，他在日記裏寫道：「路德是偉大的。二十二年之後，托爾斯泰自己也從事於解放宗教信仰，替我當時的教會的工作，牠主要的反教育的工具雖不像路德上樣的譯了全部聖經，却譯出了四個音來。」

同時，尼古拉的健康非但不好，反而更壞了。舍爾該在輪船膠上讀完了錢，決定回國，願便在基星頓看了一次遼夫，告訴他擔憂着尼古拉。後來遼夫在哈爾濱（Hain）山中過了兩星期，大大的遊賞了風景，讀了不少書。八月在六月，他到了尼查那兒，他妹妹和她的孩子們也都在鄰頓。醫生們說尼古拉應該在一個氣無溫暖的地方過冬，略點選定了吐隆（Toulon）附近的希艾利斯（Hyères），地中海的岸上。

這一個家族的旅行第一步到曼西河上的法蘭克福（Frankfort-on-Main），A. A. 托爾斯泰女伯爵也在那兒。她把遼夫這次拜訪她的故事這樣的報告：

有一天海斯的亞歷山大親王和他的太太來找我，突然的，那時候會客室的門大開了，遼夫出現，穿著最奇怪的衣服，令人誤認爲海軍上的西班牙的屜徒。嚇得我換不過氣來。遼夫顯然覺得我的客人，立刻就走了。

「誰是這一個單身的客人？」我的賓客們這樣問。

「是托爾斯泰啊！」

「啊，我的天！爲什麼你不告訴我們他是誰呢？讀了那些可羨作品之後，我們真真想看看他的人啊。」

黃飾之辭似雨的投向我，夾雜着對於他的才能的喜悅的讚美。

第二次我見到他的時候，我告訴了他人們如何的讚美他，可是他只微笑了一點，說我當時爲了他那模樣兒漲紅了臉。

我遲疑了一下說：「也許是的，他那件藍的衣襟，這套是烟圍。」他用了稍稍地被罵犯了臉說服着。

所以他的怪樣子弄得我兩面不討巧。

這一宗從法別克府到了希艾利斯，在那兒，尼古拉是很快病患病更重，更重，一八六〇年九月二十日就過世了。

認識他的人無不羨慕他，愛他，世間也少有這等樣的被愛的人物。唯一可以非議他的事是在高加索從軍的時候，他脾氣也像許多同僚一樣地壞，可是退伍以後，他又恢復了自制。我已經講過在鰻鱈同胞（Anti-Brotherhood）的早年時期中，他如何影響了達夫，也講到那根青色的煙枝所埋葬的地方，後來托爾斯泰就葬在這一塊原地上。尼古拉生時不斷的影響人家，以至脾氣不相同的人們都同聲讚美了他的可愛和良善。托爾斯泰底愛尼古拉，他的尼古拉的記憶，影響了托爾斯泰批判生命的標準，凡是注意地讀他作品的，總能發現。

屠格涅夫有一次說：

達夫，托爾斯泰理論上發屢了的卑微的爲人之道，他的長兄在實際生活中是做到了的。他總是住在不能住的房子裏，差不多是茅棚，在什麼莫斯科的角落裏，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給了最貧困的人。他是一個愉快的伴侶，善講故事，可是要他寫，彷彿機械上不可能的樣子，動起筆來像動了鋤頭的農夫拿不動筆一個樣的難。

事實上，尼古拉寫過一些很好的「一個獵人的回憶」發表在「同時代人雜誌」上。沒有人死得這樣使人哀悼。當夜，遼夫寫信給妲蒂阿娜姑母：

親愛的姑母！這道黑色的標記已把噩耗報告你了。兩個星期來，我一小時又一小時地等清的事，今天早上九點鐘發生了。只有從昨天起，他讓我幫助他脫衣服，今天還是第一次他正式的躺在床上，俯仰我們去箭一個看護。他一直清醒到死，死前一刻鐘他喝了些牛奶，告訴我們說，他有點不舒服。甚至今天他還說笑話，並且對我的教育計劃感到興味。他死前的幾分鐘裏，低語了幾次：「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我覺得他是明白他自己的情況的，但又隨着我們。瑪歐倫是今天，四個站崗之前，離開着艾利斯到三里之外越的住所去的。她絕想不到他死得這末快。我們才關上了他的眼皮。馬上就要到你那兒，親自把一切情形告訴你。我不想說這種的遺囑了，戈里津那王承當了一個。請禱安掛靈儀。

再會了，親愛的姑母，我不能安慰你。這只是上帝的意志——只能說這一句話。我現在不想給這遺囑寫信。他現在也許出去游獵去了吧，你是知道他在那兒的，請你告訴他，或者把我的信轉給他吧。

葬禮以後的一天，他寫給了舍爾該：

我想你已經聽到了尼古拉的死訊。你個不在，使我寫你傷心。這真極其痛苦，但一切發生在我正他前而的時候，而且是很程序地發生的——不像德米特里（他的三哥）死，聽着他的遺囑時，當時想也不會想到他。這次却是不同的了。我和德米特里，只有幼年時期的記憶，只有家族間的。這次

的元老與傳事都是一個人格，我們都愛他，我們「最重」他還勝於此世任何一個人。你懂得有一種長久而深刻的自私感嗎？免不了死就早一點死吧，現在來寫這個，想起以前有過這種念頭真是可惜。到他臨死的一天，他是那樣具有卓越的力量和性格，他是那樣具有集中底精力的人，他做了一切來減輕我的負擔。臨死的那天，他自己穿衣，自己洗澡，早上我去看他，他穿了衣服睡在床上，死前幾個小時的時候，他認了命，自願地讓人替他脫衣服。這先是發生在廁所中的。我下樓梯時聽到他開了門。回來時找不到他，起先我不敢去看他——他時常不喜歡我們這樣做，可是這次他自己說了，「幫我一下！」他讓了我們，這天完全不同了，又平靜，又和氣。他並不呻吟，誰也不責備，他讚美了每一個

人，還對我說過：「謝謝你，親愛的朋友。」你了解這句話在我們之間的意義。我告訴他早上我聽到他咳嗽了，可是爲了 *Franço honte*（假意的羞慚）沒有來看他。「不必如此，」他說，「這可以安慰我的。」他受苦嗎？他受苦的，可是只在他臨死之前一兩天他才說出了：「這些失眠的晚上是多末可怕啊！早上，咳得使人換不過氣，永不停止！那末痛——上帝才知道。再這末一兩夜——這是可怕的！」他一次也沒有明白地說出他自己的必死無疑。可是他只是不說罷了。臨死的那天他還吩咐了要拿一件睡衣，然而當我說了，如果他並不好起來，我和瑪欣伽就到瑞士去，那時他答道：「你們道是我會好起來嗎？」這樣的詰問，他顯然是知道他快要死，可只是爲了我的緣故他不說罷了；還是一樣的，我也知道什麼快發生了，所以這一整天不離開他。外表上看來，他死時毫無苦痛。他呼吸得更慢，更慢——一切就過去了。在籠的病中所表示的倒是更多的苦痛，更可怕的情況，你不能想像他的臉，帶着他底最好的，愉快的，平靜的表情，是多末地美。

昨天他在這裏落空了。我嘗試了一下，想從他的遺囑裏找點什麼，他打雷聲給我；可是我考慮了一下，不要碰破了傷痕吧。我爲身傷心的是消息到達你那兒的時候你正打獵，你的精力另有貫注，你不能像我們一樣的感受。這也是好的。現在我却感到了人家告訴我的話，在失去了哪樣的親人，像他對於我們的親人之後，一個人是更容易於想起他自己的死來了。

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三日，日記中記着：

尼古拉死了快一個月了。這件事可憐地使我和生命相隔離。又是這問題：爲什麼呢？一天天更接近死了，到那兒去呢？什麼地方都不去！我試着寫作，我強迫了我自己可是幹不好，因爲我不覺得我做的工作有什麼重要性，因此不能給他足夠的精力和忍耐。就是在葬禮上，我想到了要寫一個唯物論的福音書，一個作爲唯物論者的基督的傳。

我們已經看到了托爾斯泰晚年要做的事，他們的種裔如何一個個的種在他的心靈裏，在他的幼年，有了一「蝴蝶的胞」的藝術，他哥哥的影響，親帶阿娜和進香者的影響；於是，結識了伏爾泰（Voltaire）和別些懷疑論者的作品，他埋起了對神祕主義的信仰的炸藥；於是，在塞瓦斯多波斯利到的「創設一個新的宗教，洗滌了教條和神祕主義的基督教」；於是研究路德的改革，而現在一個合理的基督教的意念。

十月十七日，他寫信給亞特：

我想你已經知道所發生的事。他在九月二十日死去了，可以說是死在我的手臂之中的。我一生中從沒有過這樣深刻的印象。他說得對，沒有比死更壞的事了，可是當一個人好好地想了一想，這

是生命的結束。那末，從這一比，更價的貴了。爲什麼要掙扎，要嘗試，一切以前是尼古拉，托爾斯泰的，現在什麼也不屬於他了？他並不說他感到死的臨近，可是我知道他注意着那臨近而來的每一個步伐，眼睛睜得他還剩下多少和多少，死前若干時，他睡着了，可是突然醒來，恐怖的徵語：「這是什麼？」是這時他所看見的——化入鴉鳥有L之中的他自己。如果他已發現了他自己的無聊依賴，則我還能依賴什麼？更少了。可以斷言的是我或者別人，都決計不能像他那樣戰鬥至死的。兩天之前，我對他說，「我們要在你的房間裏放一個便器。」

「不，」他說，「我很弱，可是決不至於這樣弱；我還是掙扎一下。」

直到最後，他並不放棄，爲他自己做了一切，儘量使自已有事做。他寫了些東西，問起我的文章，給了我一點忠告。我卻覺得他這樣做並不是爲了內心的衝動，只是爲了原則的緣故，有一件事——他對於大自然的愛——他是始終不渝的。前二天，他走近他的寢室，因爲弱了，倒在敞開的窗子之前底床上，我走到他那兒去，他含着淚說：「這一個點鐘，我享樂得多末好啊。」

我們從泥土中來，到泥土中去。留下的只是一個——這微弱的希望，在那兒，在大自然中間，我們成爲泥土的一部份了，多少還留着些什麼，還能留給人看。

一切知道他的人，看到他的臨終的人說，「何等平靜，和平，他死了，」可是我知道他受了多少的苦，因爲他的感覺，沒有一點兒是逃過了我的觀察的。

我給我自己說了一千次，「讓死者埋葬了他們的死亡。」一個人有多少力量總要使多少力量，可是一個石子總是向下掉的，你不能設法叫他上昇。一個人疲勞了是不會笑的。一個人不願吃的時候是

吃不下的。那末，這一切的生命是什麼？當明天，死的刑罰就要開始了；痛恨是偽，痛恨自我底欺騙，結果總是自我的損失。妙事嗎！要有用，要有利於人，生時當歡樂——人們互相的走告；只有你，和快樂，和美德，和功利中包含着真理。可是三十二年來我所得到的真理是我們所在的地位，那末可怕。『生命是這樣的，就這樣好了；你自己把你自已安頓在生命的中的』。如何安頓？我就這樣的過生活！可是一個人的發展愈高，他越能看見這一切底胡鬧和欺騙，而所謂真理——他愛真理還比其他一切更甚——可是，可怕得很。在你好好兒的觀察了生命，看清楚以後，你醒來了，噁了一跳，像我的哥哥一樣地震驚地說了：『這是什麼呀？』

自然，求知之慾，并訴述真理，是只要一個人存在一天，一個人總該求知並且訴說的。現在留下給我的只是這樣一個德性的世界了，更高於此的我卻跨不進去。我只能這樣做，可是，我並不要用你的那種文藝的形式，文藝是一個詞，我卻不能再愛一個美麗的謬了。

我要留在這裏過冬，因為我此刻在這裏，而人，在那兒豈不都是一樣。請來信吧。我愛你正如我愛哥哥你一樣，你是他始終記得的人。

一個月之後，我們發現他已經換了另一付口氣了：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苦痛地死於肺癆了。為什麼揮扎他？唯一的解脫是他有未來的生命可以補償他的信仰。如果這個信仰不存在，正義也沒有了，有也沒有用了，追求正義便是迷信了。

次日，他又寫道：

正義乃是人求諸人的主學的要求。在他與宇宙的關係中。人也求這個正義。沒有一個末端的生

命，生命是有缺點的。自然學家說，適應教的目的是一的，不變的，自然底法則。可是，在人間變化的最好底證據。靈與詩歌之中，這還是缺乏了的。牠曾經存在，消失，時常來不及被表彰出來。如果適應未來生命的目的是一的，法則，大自然卻又給人類似以愛，以詩歌的需要，大自然是走出得太遠了。

大約在二十年之後，在他的「懺悔錄」中間，托爾斯泰用了這樣的語氣談到尼古拉的逝世：

另一個可以證明給我；迷信進步不足以做生命的南針底事件是我的長兄的死。智慧，良善。嚴肅，他年紀雖輕却患了病，吃了一年的苦，苦痛地死去了，不知道他爲什麼活了，更不知道他爲什麼又死去。在他又慢又苦痛的死亡過程中，沒有一條定理可以答復他或我這樣的問題的。

在他的長兄死後約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時間內，那時托爾斯泰所寫的作品中，任何人只要稍加留意，便能發現，爲這個「未來的生命」他曾經了多少長久，如何他這時表示了一個意見，彼時又表示了另一個意見。

托希艾利斯伯羅維的考察教育問題，爲這原因幾次跑到了馬賽去。他也寫作；繼續寫「哥薩克人」，又開始了一篇普及教育的論文。他那時的情形，從他妹妹那兒我們略有所知，她說起羅杜可夫。考薩可夫親王邀請他們參加一個照例的晚會，這次托爾斯泰是帶着一個舞子的角色的，當時他卻不到。到會的人，包括了一些「頂好」的人物，嘈雜的氣悶起來了，儘管主婦努力使大家活潑到無效，最後，一聲宣告，托爾斯泰伯爵來

了。主婦和賓客立刻興奮了起來，可是驚奇的發現托爾斯泰穿了一件旅行的袍子，穿了一雙木頭底的靴子；他有了一次長途的步行，趕回本已經很晚，來不及回家去換裝束，就一直跑來參加這晚會；他剛一進屋，便開始勸人家穿那最好，最舒服的木底靴。甚至在當時，他也已經是一個可以盡心所欲的人物，因此這晚上非但不給他感嘆，他的怪樣子卻提高了大家的情緒。於是唱了不少歌，而伴奏是輪到他來擔任了的。

在希艾利斯，長兄死後的托爾斯泰和他的妹妹和她的三個孩子同住在一間寄宿舍中，其餘的寄宿舍中有一位潑拉斯金夫人和她的虛弱的九歲的孩子舍爾該，這孩子是肺弱的，可是活下去成了一個詩人，還出版了他的托爾斯泰的回憶錄。潑拉斯金描寫他這時是一個強壯，闊肩膀的人，有一個好脾氣的微笑懸掛在他的臉上，而四週是濃密的厚厚的絡思鬍子。一個依舊帶着童年前給那熊咬破了的傷痕的大額角上，智慧的慈祥的眼睛從眼眶深處閃爍。『托爾斯泰，』潑拉斯金說，『是我們小團體的靈魂，我從沒有看見他氣悶過；相反的，他喜歡用他的故事來娛樂我們，有時這些故事是幻異到頂點的。』托爾斯泰起身很早，當他工作的時候，小孩子們可不能去鬧他，只能奔進房子一躲。『早安。』除了他自己是一個不知疲倦步行者之外，他還時常的計劃團體的遠足，不斷地找出新地方來讓人去遊覽；如波羅洛半島上的聖鹽場，如一坐聖靈的小山，山上的寺院裏有靈驗的聖母像的，又如名為「仙女幽窟」Trous des Fees 的古堡廢墟。這些遠足總帶着一條小驢子，給他們攜帶糧食，果實和酒的。

沿路托爾斯泰時常給我們講故事。我記得有一個是關於一匹念馬和一支巨大的樹木的，站在樹頂上，所有的海洋，所有的城市都可以一覽無餘。因為我的肺弱，他時常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一邊走，一邊繼續的講故事。不用說得我們都願意爲他犧牲我們的生命。

吃飯的時候，托爾斯泰時常寄給宿舍的法國女店主講許多奇怪的俄羅病的故事，講得他們似信非信，最後還得潑拉斯金夫人出來說明，他的故事裏，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他的杜撰。

夜飯之後，或者在浮台上，或者在室內，開始了表演，歌劇或舞劇，鋼琴伴奏：孩子們「無情地吵鬧着聽衆」（其中包含兩位太太，托爾斯泰和潑拉斯金的看護婦。）之後開始體育訓練，托爾斯泰當了教師。「他躺平在地板上，我們也就照了他樣子做，不准用手，從地板上坐起來。」他又用圈子做了一套東西掛在門口，自己上面翻來翻去的表演，弄得孩子們不亦樂乎。

後面的一種把戲弄得太熱鬧了，太太們就請求托爾斯泰征壓這吵鬧的聲音，他就把孩子們圍坐在桌子上，吩咐他們拿了筆和墨水出來。

這時幹的事情，從下面可以看到，是些什麼了：

「聽，」他有一天說，「我要給他們上一堂課了。」

「什麼課呢？」眼睛光亮的寫道。

他不理外甥女的問題，他繼續的說，

「寫……」

「寫什麼呢，舅舅？」麗莎還是問。

「聽：我要出題目了……！」

「什麼題目呢？」

「一個題目！」托爾斯泰堅定地回答：「俄羅斯和別的國家有什麼不同？在我的面前寫下來，不准抄別人！聽見嗎？」他神氣活現地說。

半小時之內，這些「作文」交了卷。波拉斯金得他的自己的東西，因為他寫得上下不清楚，別人都看不懂。在他看來，俄羅斯和別的國家不同在，歡狂節的時候俄羅斯吃濱格餅，從雪上溜下來，復活節的時候他們染紅蛋。

「刮刮叫！」托爾斯泰說，就繼續看科圖耶的稿本，俄羅斯的不同在乎雪，而在麗莎的文稿中，三匹馬的雪車佔了主要的不同。

爲了練習這些黃昏時的練習，托爾斯泰到馬廐去買了水彩顏料回來，教孩子們畫畫。

他時常是幾乎一整天和孩子們一道的，教他們，參加他們的遊戲，調解他們的爭吵，這時他總分析了誰是對的，誰是錯的。

這時他和一個年長的俄羅斯的少女雅可武萊娃 (Yakovleva) 小姐互有吸引。她正住在蒂艾利斯，可是像許多別的事情一樣，毫無結果。

離開了蒂艾利斯，就消斯泰，他的妹妹，她的孩子們到了日內瓦，從那兒他獨自旅

行了尼諾，萊格項，蕭冷翠，羅馬，和那波勒斯。在意大利，他說，他第一次經驗了古物館生動，可是這旅行頗少記憶，也並沒有在他的作品有什麼反映。

他從馬賽回到了巴黎，馬賽的學校及其他的教育機關他都注意地考察了，他打算發現人類的智力如何可以發展得最好的例證。

那兒的公共小學，在他的印象中最為惡劣。他說，他們所聽的都是默誦：「教會問答」，聖經史和一般歷史，數學的四種口訣，法文拼音和會計——最後的一種，因為數學基礎不好，毫不切合實用，長大的數字他們能乘出來，可是實際應用的加法減法反而弄不清楚。同樣，他們也用硬記的方法來回答法國的歷史的問題，可是問題一離開教科書，他們就連亨利第四是凱撒大帝殺死的這樣的回答都可以答出來的。

他參觀了教會學校的教授法，考察了城裏的成人教育的學校以及 *Salvador Allende* (貧兒救養院)。他這樣的說着：

我看到四歲的小孩子像兵士一樣的在長凳邊上，照着帽子的命令動作，伸出手臂又交在胸前，唱出讚美上帝和他們的恩人的歌，用發抖的奇怪的聲音，我確信馬賽的教育機關壞到極頂了。

看到這樣的學校的人自然能得到一個結論，法國人是一定最笨最粗，偽善而透頂地迷信，幾乎是野蠻人的東西了。

然而你只要接觸了人民大眾，和他們談過話，就能確實地相信，法國的人民正如他們自信着的，聰明，伶俐，社會化，有自由思想，是比真文明人，找一找，就說三十歲的工人吧：他可以寫一封沒

有錯誤的信，像他上過學一樣，有時寫得而且很得體；他懂得一點政治學，自然也讀了一些近代史和地理；他從小說裏讀到了二點歷史，這懂一點自然史，他常常還會拼幾字，數學公式恰够他的生意上的應用。他從那兒學會了這些的？

最近我漂泊在馬賽的街道，酒店，唱歌的咖啡座，博物館，工場，碼頭和書店這些地方而發現了答案。那回答了亨利第四是凱撒大帝殺死的問題的孫子却是熟知「三劍客」和「基度山恩仇記」的呢。

在馬賽，杜爾斯泰看到每個人都看哈仲馬（Dumas）的作品，廉價版本共有二十八種。據他估計，每個星期在唱歌的咖啡座中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居民是像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受着口頭的教育。喜劇和短劇在那兒上演，詩在那兒朗誦，不管是好是壞，這無意中的教育却比之學校中的強迫教育效力大了不知多少。

一八六九年一月他到達巴黎，大部份時間坐在公共車轎中觀察別人來消磨時間。他宣稱他沒有遇到過不包含在保羅·德·高克（Paul de Kock）的這齣和別齣小說中的人物。至於天仲馬似的這一位作家，他尤其重視。他有一次說：「別讓我的保羅·德·高克不道德了。照英國人的看法，他是不大正當的。毋甯說他是法國人所稱的『萊斯脫派的』或『Gaiety』（高興派的）可是並非不道德的作家。他說的一切話，即使有放肆之處，他的傾向都是道德化的。他是法國的狄更斯……至於仲馬，每個人都應該得自他。不談他的匠心，是結構也可羨慕。我能說……不盡……，儘管他的故事老是陰謀

不悅的與——

聖巴黎的這座溫夫。從法國他又到了倫敦，住了六個星期，因為一直牙痛不能好好的遊覽這座城市。這也是托爾斯泰的特性，雖然他老是牙痛，而且常常消化不良，可是他總得去請教牙醫生。他覺得那些牙醫生的設備，非常的不自然，非常的人爲，一定是有什麼毛病在內的。而且，牙醫生也不常常能好好地治療。一個人只要能長久地忍受牙痛，牙痛會自己消滅的，在沒有牙醫生的時代不是大多數的人類依舊能活下去的嗎。所以他把牙痛看做一種最好還是忍耐一下的不幸之一種。

在倫敦的時候，屠格涅夫也來了，他們時常遇到赫爾岑，那時赫爾岑在寫一個Memoir（鐘報）——這個俄羅斯流亡作家主編的最有勢力的報紙。

長時間流亡在外國的赫爾岑，在他的最好的朋友，合作者中間，是詩人N.G. 俄伽達夫（也譯作）他們是莫斯科大學的同學。除了是個有材幹的人之外，俄伽達夫還有一個可愛的性格使他的朋友更愛他；但是在一八九二年寫的散文「第一步」（The First Step）中間，我們瞥視到是什麼使托爾斯泰不能同情這一些人所代表了的進步潮流。他在那裏面說：

我剛才讀了那些屬於四十年代底受有高級教育而又前進的人物中之一，流亡作家俄伽達夫的贊信，寫給另一個受有更高教育與更有天賦的赫爾岑的。在這些信中，俄伽達夫表示了他的忠誠的思想，遠大的希望，而且我們不會不看到的——一個年輕人總有些那個——他相當在他的朋友面前誇

裡了一番。他談到改進自我，潔淨的友誼，愛情，侍奉科學與人類等等。而同時，他平白地寫道，他常常激惱了他這位生命的伴侶，因為——用他自己的話吧，「回家來，已喝得大醉了，或者失掉了半夫，跟一個墮落了的，可愛的東西在一起呢，……」

半個世紀之前正是如此，我和這些人是同時代的。我自己認識了俄伽達夫，赫爾岑和這些同一招牌，受有同樣教育的人物們。這些人的生活中底實行不一致顯著得很。忠誠和熱忱尚善，同時私人的慾念不加檢點，他們認為放蕩的生活不足以阻止向善的生活，不足以毀壞善行品。或偉大的行品。他們把沒有揉好的麵粉放在冰冷的爐子裏希望烤出麵包來。於是時日流駛，他們開始注意到麵包是烤不出來了——就是說：他們的生活弄不出好結果來了——他們從中發現了非常的悲劇。

作為一個著作家的赫爾岑，托爾斯泰最後還是評價極高的，承認他給俄羅斯的智識份子有極大的影響。

在英國，正如在別的地方一樣，托爾斯泰看了他可能看到的正流行教育法。他也拜訪了下議院，聽帕麥斯東演講了三個小時，可是他不能對這演說下評語，因為「那時我的英文是用眼睛看，不用耳朵聽的。」

在倫敦的時候，他聽到了消息，他被委為開拉附近，他自己的區域的和平仲裁人（Arbitrator of Peace）。這個職司的責任是調解農奴和他們的臨時地主的糾紛。他除了一八七四年在地方自治會（Zemstvo）上就任過一個短時期之外，是他脫離軍隊以後，唯一的一次做了官。

一八六一年三月三日（舊曆）亞歷山大二世發表了著名的解放農奴宣言的同一天，托爾斯泰離開了教，並離開了京城返俄。在北京他結識了蒲魯東（「什麼是財產？」一書作者）這是赫爾岑給他寫了介紹信的。蒲魯東給托爾斯泰以身體強壯的印象，雖然他的理論並沒有直接影響了托爾斯泰的生活，二十五年之後托爾斯泰發表的社會、政治、經濟的觀點有着很深的蒲魯東主義。他在北京結識的另一個作家是波蘭的愛國志士萊勒魏（Helew）曾參加一八三〇年的叛亂，現在卻是一個在非常的窮困之中潦倒生活的老頭子了。在北京，托爾斯泰寫着「波列科許伽」（Polikushka），這跟「一個地主的早晨」一樣，是反對農奴制度的。

經過德國的時候，他在魏馬停留一下，拜問了大公傅卡爾，亞歷山大。不久以前，托爾斯泰讀了哥德的「萊內德·福赫」（Reineke Fuchs），現在去訪問了哥德住過的屋宇，可是他有興趣一點的卻是福洛拜爾親自訓練了的明娜·謝爾霍姆，看她怎樣的教授那個幼雅爾了。

在耶那，他跟一個年輕的數學家凱勒結識了，他聘請了他，後來跟托爾斯泰回到了耶那耶那，幫助他從事教育活動。他也在德萊斯敦停留，又拜訪了奧爾巴哈，而關於他，日記裏是這樣說的：

四月廿一日，德萊斯敦：奧爾巴哈是一個最可愛的人，他給我一種光明了……他講到基督教，正如講到人類的精神一樣，沒有更高的東西了。他迷人地朗誦着詩。關於音樂，他談的是（Liszt, Moser）

Genius (沒有責任的快樂)……他已經四十五歲了。爽直，年輕，驕仰着，沒有爲否定所苦惱。

從德萊斯敦寫信給如蒂阿娜姑母，他說他打算從彼得堡回耶斯那耶，因爲他打算請求出版一種在他計劃之中的教育雜誌。

一八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類巴羅在柏林看了去請議事那裏的神學教育學院院長，一個有光輝的數字名叫斯維魏格的瘋子，有見他同一所學，發現這人是「一個冰冷的，沒有靈魂的腐儒，以爲他能用規則和戒條來發展齊保託兒童們的靈魂的。」

四月二十三日(舊曆)他又回到了俄羅斯，這次出國，爲時十個月。

他回國帶來的有好幾捆偉大的歐州作家的全集，海關檢查時，要給數字檢查了，半個世紀之後，托爾斯泰說，這些全集是「悲憤地說：『他還在讀着他們呢。』」

從第一次到第二次歐陸戰爭的時期裏面，他買約書和作家們的作品有勃朗特；「馬，他愈來愈喜歡荷馬了；柏拉圖和莎士比亞的；「安東尼與埃及女皇」，「仲夏夜之夢」；羅·波氏 (Saint-Beuve)；「蒙提格拉克的「評論集」(Montluc's Commentaires) 譯之爲「一個勇敢的格士弓人」；麥考萊 (Macaulay)，他的「英國史」，「我覺得太冷了」；「舞台」(Montaigne)；愛默森 (Emerson)；「渥太華」(Ozary Feuille)；「一個無窮的天才」，拉伯萊 (Rabelais)；奧爾巴哈，倍根；李爾的「文化」(Riel's Kulturgeschichte)；他「並不喜歡」；「柯當·諾特」(Adam Bede)。「太悲慘了，雖然這不是真的，而且只帶着一個單純的見解。我不是這樣的，」米

歇萊 (Michler) 的「鳥」(L'Oiseau) 和「蟲」(L'Insecte)，評爲「裝腔而虛偽。」吉訶德爺 (Don Quixote) 魏斯曼的論教皇李奧第七和庇斯第八，和一篇梅里米的論英國藝術。他「試了一下，讀哈克爾特爾 (Huxtable)，可惜，壞而且無材能。」他又寫道：「蒙田是第一個人，表達了自由教育的意見的。」他又讀了美術藝誌 (Athenaeum) 和「兩月評論什誌」(Revue de Deux Mondes)。

俄國作家中，他讀屠格涅夫 (「阿須亞是壞透了的」) 薩爾蒂可夫 (「奇才」)，詩人科斯洛夫 (Koslov)，說他「一個愉快的無窮的力」，斐特和丘特乞夫。關於那個著名的社論家與編輯家，托爾斯泰寫道「喀脫可夫，有限，但恰恰適合了社會」，這句話不僅十分適於喀脫可夫，而正合於大部份的社論家。

這時的他的日記裏包含了大部份不相關連的事件，他這樣做是希望日後可以回憶，可是其中有一些有趣的思索，評語或紀錄，例如：

吉里耶娃「後爲俄爾伽·諾羅可夫」夫人是一個出色的，特殊的傻子，當她還年輕美貌的時候，暫時便認被寫聰明伶俐，因此變優了的，這樣的女人可以找出一大堆。

一八五九年元旦他記的是：「今年必須結婚，否則，永不！」

他非常的中意了一位勒伏夫羣主，但去莫斯科旅行之後，他又認爲那吸引了他的計劃太幼稚了，他記着：

一八五九年十月九日，拜訪勒伏夫家。這次拜訪，回想起來是要使我難過的。我決定了這乃是我

最後一次的結婚計劃，可是這話也說得太幼稚了。

和奇車林談了一次話之後，記着：

基督並不招承是善惡標準的道德律，教給人的，他展示給人們看見。

七 和屠格涅夫決裂

冬天的雪溶解了，雪車簡直不能通行，來到了這樣的季候，還有太多的雪沒有溶解，可是道路却柔軟得車輪子滾不動，交通已幾乎斷絕了。在這樣的時候裏，托爾斯泰到了莫斯科，但他並沒有久等，道路已乾燥，車輛也通了。他開始旅行到圖拉去，同伴是斐特夫人，那位詩人朋友的太太。托爾斯泰有他自己的車子。斐特夫人也有她自己的車子，同行的還有她的侍女，她是到斐特新近在耶斯那耶附近購得的田莊上去的。爲了結伴的緣故，托爾斯泰和侍女換了一輛車而和斐特夫人一起，黃昏裏天冷，他借了詩人的一件外衣，把他自己包裹在詩人的外衣裏面，並且聲稱，這樣的結果，自然是他要寫出一首抒情詩來的了。

到耶斯那耶之後，在五月的第三個星期中，托爾斯泰寫了一封信，慶祝斐特底成爲一個地主。

我們上次會面迄今，已經多久了啊，我們兩人所經歷了的，各人又有多少！當我聽到了或想到了你，農夫一樣的生活，不知道如何高興才好，我多少的驕傲，現在你也在這行生中放下了手去……有一個朋友是好的，可是他會死去，她會遠遠離開，或者你跟不上這個朋友，可是一個人只要以地契關

係和大自然相結合，或者因爲遺產的關係生下來就是土地上的人，這不知要好上多少。人自己有了「部份」的大自然。大自然是寒冷的，堅韌的，固執的，聰明的，可是她和你做朋友做到你死去爲止，那時你便葬身在她裏面，現在對這位朋友我的感覺已經減少，我有別的事請把我引誘了，可是我意識到她是存在着，我要絆了一交，我可以抓住她的手——要沒有這一個意識，生命是悲慘的營業啊。

幾天之後，接到了屠格涅夫的一個請柬，托爾斯泰去拜訪了他一次，最初的幾個小時過去了，兩個人都不住的感到滿意。屠格涅夫剛完成了他寵愛的小說，「父與子」(Father & Sons)，晚飯之後，托爾斯泰就要讀一讀，而後發表他的意見。爲了舒舒服服地做這一件事，托爾斯泰獨自坐在休息室中間，在一張大沙發上躺下。他開始讀了，可是他覺得故事是這樣的虛偽，題材又這樣的不重要，不知不覺就睡了。

「我一醒來，」他自己描寫道，「心中納罕，張開眼睛，剛好看到屠格涅夫背影消逝了。」

雖然出了這一件意外，因爲這個緣故又造成了不愉快的感覺，第二天早晨，兩個小說家出發去拜訪麥特，事先他們並沒有通知他。

旅途上疲倦了的旅客睡了幾個小時，休息，休息，而麥特夫人却在弄一頓晚餐，「要寬惠而且是請客的樣子的。」在吃飯的時候，桌上的人都開始活潑地談天起來了，屠格涅夫一向愛吃得講究，十分欣賞麥特家的男廚子的高明手段。在這種心心相印的時候，香檳流送了。夜飯吃過，三個朋友到一個離屋子幾百碼之外的森林中去，一到之後，

一邊談話，一邊就坐在林子邊上茂林豐草中間，繼續的談話，逸興橫飛，十分自由。

第二天，在八點，照常的吃早飯的時候，斐特夫人正在煮暖茶炊，訪客進來了。斐特坐在桌子的對面的一端，屠格涅夫在主婦的右手，托爾斯泰在左手。斐特夫人知道屠格涅夫對於他的在法國長大的親生女底教育十分注意，問他對於他那個英國的女教師滿意不滿意。屠格涅夫對這個女教師滿意，誇揚了她，說出她和他講定了他的女兒每個月給的慈善費用，英國人的算盤非常精明。「而現在，」屠格涅夫接下來說，「她又勸導了我的女兒使他親手爲窮人補破衣服了。」

由托爾斯泰看來，屠格涅夫這樣子給女兒以外國教育，她已經幾乎忘記了她自己的語言是十分可厭，並且不應該的，這種感覺，無疑，在下面的一個問題中已經表示出來了：

「而你覺得這是很好的嗎？」

「自然啊！這一來慈善事業與窮人的日常生活發生關係了。」

「我認爲一個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手裏却拿着破衣服，這種行爲是不誠實的，像一齣舞台上的滑稽戲。」

「我求你不要這樣說！」屠格涅夫喊着，鼻子已經一揪一揪了。

「我認爲是真實的，我爲什麼不說呢？」托爾斯泰回答。

「那末你認爲我教育我的女兒，教育壞了？」

托爾斯泰答道，他現在的話才是言行一致的。

在麥特能夠插嘴之前，七釐生烟的屠格涅夫已經喊了出來，「你再這樣的說話，我就鎚扁你的頭！」從桌子上一躍而起，屠格涅夫兩隻手抱住了頭，奔進隔壁房間去。一秒鐘之後，他回來了，向麥特夫人說：「爲了天的緣故，請原諒我剛才的失態，我深深地道歉。」於是他又走了。

在這樣的事發生了以後，麥特知道把兩位客人擺在一起是不可幹的了，他們是同坐了屠格涅夫的車子來的，而新近到鄉村中來的麥特，雖有馬匹，却還是前劣不馴，還不能套入他唯一的一輛車子。把屠格涅夫送走是容易的，可是送走托爾斯泰却並非沒有危險，頑劣的馬把托爾斯泰送到了最近的一個驛站上，才雇到了一輛車子。

托爾斯泰的第一個歇腳的站是諾伏曉爾基的一座村屋，在那裏他寫了封信給屠格涅夫，要他來道歉，並且說回信應送到波哥斯拉夫，他的第二個驛站。屠格涅夫沒注意到這個請求，把道歉信送到了麥特家裏，托爾斯泰收到時，已經遲了幾個小時——他已經勃然大怒了，認爲這是新的侮辱，從波哥斯拉夫他派人出去拿手槍，送出第二封信給屠格涅夫，約他決鬥，並且說明他不願意用一般的形式禮貌來決鬥，像那些喝了香檳酒就可以和解的文學家，他是焦急着，希望屠格涅夫拿了手槍就到波哥斯拉夫的森林邊際上來會他。

這一夜托爾斯泰翻來復去的睡不着。以上屠格涅夫的第一封回信送來了，其中以客套的謙遜的言辭開始：

榮耀的先生，達夫·尼古拉那條狗！——答復大札，我只覆述一遍，在斐特之家我就認爲應該對你啓述的一句話，由於無名火冒了上來，其理由也無須在這裏詳述的，我無意間地侮辱了你，我請你原諒。從今天早上的事情看來，像跟你這種的性格相近的人物，企圖親熱總是得不到好結果的；因此我更願意於在這封信上滿足你的要求，因爲說不定這封信就結束了我們的關係。我誠心誠意希望這封信使你滿意，你願意如何處理這封信，我預先聲明，無不同意。

最大的尊敬，我光榮地做榮耀的先生底最謙卑的僕人。

依凡·屠格涅夫

斯巴斯基，一八六一年五月廿七日

又及，依凡，彼得羅維奇剛才把我的信帶了回來，我的愚笨的用人沒有把這信送到波哥斯拉夫却送到諾伏曉爾基。我謙卑地請求你原諒這偶然的、不勝遺憾的錯誤，這希望我的用人在波哥斯拉夫能見到你。

於是托爾斯泰寫信給斐特：

我忍不住的又把屠格涅夫答復我的另一封信拆了開來。我希望你跟這人的關係很好，可是我瞧不起他。我已經罰了他了，從此斷絕了我們的關係，除非他對我要提出什麼要求，我還是可以滿足他的。外表上我早已歸於平靜，可是我的靈魂却接騷着，覺得我應該要求屠格涅夫先坐給我一個更明確的道歉信；這一點我在諾伏曉爾基已經寫給他了。他的回信我如上，我十分滿意地接受了，只告訴了他我之原諒他並非我們天性的不同，倒是寫了一個他自己應該明白的理由。

因為他的信遲到，除了那一信之外，我又送了一封信去，十分強硬，要求他和我決鬥，覆信還沒
有來，可是覆信要來了，我打算不拆開退回去。這悲慘的故事現在就告一結束，這件事如果並不發生
在你府上，我一定這樣寫的。

屠格涅夫覆那挑戰的信書是後來才收到的，如下：

尊介說要立等回音，可是我已經覺得無話可說，要說的話，承認你有權利手握武器，要求我聽從
你而已。你願意我再向你作已經作過的道歉。這可以使你高興了。我可以不用文雅的對你說，寫了去
去那真是瘋了的我的幾句話，我願意你開槍打我。我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了，這和我的一生的行爲
不同，我只能說我的荒謬的行動是造成於我們的觀點久已不同，各趨極端的，這話不是道歉——我
的意思也不是爲了要辯護我自己——這是一個解釋。所以，爲了要和你永別——這次的意外不可磨滅
也不可改變——我認爲這是我的責任，再聲述一遍，在這次的事情中間，你是對的，我是錯的。我再
附加的說，在這裏，問題不是我願意或不願意表示我的勇敢或不勇敢，我承認你的權利，召喚我出來
和你決鬥，自然這承認就含有接受的意思，（並且附帶了）同時也承認，原諒不原諒我的權利也在
你，你照你的意思抉擇吧！我聽從你的抉擇。我再以全部的尊敬向你致意。

依凡·屠格涅夫

這次吵架還不能立刻就消失呢。就是好脾氣的斐特，試着調解這兩個脾氣極壞的小
說家，也弄得困惑起來了。這是他接到的一個托爾斯泰的便條：

我請求你不再寫信來了，因為你的信，正同屠格涅夫寫來的信一樣，我是不拆的了。

斐特按道：「所以我進行的調停工作的結果，是和托爾斯泰的外表上的決裂，我甚至已記不起，我們的友誼後來是如何恢復了的。」

四個月還不到，托爾斯泰又爲這次吵架後悔了。像「復活」裏的南赫留道夫一樣，他時常一次次的爲他的罪惡和吵架弄得後悔不迭，一春一秋，總要洗滌一次自己的靈魂。就在這樣的時候，九月廿五日，他寫了封信給屠格涅夫，說起他們的關係，彼此之間這樣仇視表示了悔意，又接下來說，「如果我侮辱了你，原諒我；一想到我有個仇人，我簡直忍受不了。」不知道屠格涅夫在巴黎的地址，托爾斯泰把信件寄交一個彼得堡的書店老闆，（他知道屠格涅夫和他是通訊的），請他轉去。這封信走了三個月才到達，可是還不僅這封信到得遲，從下面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此外又出了亂子，十一月八日，屠格涅夫寫信給斐特了：

爲此，「再來提最後一次」，關於跟托爾斯泰的不幸的事件的。過彼得堡的時候，我從「蠢得佳的人」那兒（啊！這些蠢得佳的人！）聽說了，托爾斯泰給我的後一封信（在這封信裏他「聽不起」我）有幾個標員流通在莫斯科，據說是托爾斯泰自己分發的。我生氣了，我送了一封挑戰信去，說等我回到俄國和他決鬥。托爾斯泰回信說分發那些標員的事純全是捏造之辭，他又附了另外一封信，說明了這事之後，又說我是如何的侮辱他，他却請求我的寬恕，而且拒絕了和我決鬥，自然，這件事到這地步必須結束了，我只請求你告訴他（因爲他寫了的，我再給他寫信的話，任何信件，都是侮辱他）我也拒絕任何的決鬥了，等等，希望這一件事，永遠埋葬了吧，他的信（抱歉得很）已經給我毀了。

他說他另外還給了我一封信，由書店老板達維陀夫轉的，我却從未收到。現在，關於這一切——
Profandis（從憂傷的深處呼喊）

十月中，托爾斯泰在日記上寫道：

昨天我收到了屠格涅夫的一封信，說我說了他懼怯，還說是我在分發我寫給他的信，他咒詛我。我覆信中說這是廢話，我也寄了他一信：「你說我的行爲不光榮，從前你說你要鎚扁我的頭；可是我覺得我自己是有罪的，請原諒，決鬥我拒絕了。」

可是到了這時，這件事卻還沒有完結呢，因爲一八六二年一月七日（新歷？）屠格涅夫寫信給斐特：

現在有一個簡單的問題：你看到了托爾斯泰沒有？今天我才收到了九月中，他寄到達維陀夫書店轉給我的信（我們俄羅斯的商人做起事情來這樣子！）在這封信裏，他說了他是有侮辱我的存心的，請我原諒等等。可是，差不多就在那時，我却送了一封決鬥的挑戰信去，因爲我聽到了一些謠言，我記得已告訴過你了。從這一切看起來，我們可以下結論了，我們的星宿在天空中移轉的路線確確實實是冤家對頭一樣的，他自己也說過，我們最好不要碰頭。可是你能寫信給他，或者親自告訴他嗎？（如果你和他是會面的話）說我（不玩弄文字，不開玩笑）遠遠地，遠遠地，非常愛他，尊敬他，同情他，關心他的命運，可是碰在一起時，我們各不相同。那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的生命是命定了的要在兩個國家或者在兩個星球上過去的。

托爾斯泰顯然爲屠格涅夫的信所觸犯了，而霧頭卻觸到了天真的斐特頭上，真真夠

讓這，讓他自己來寬恕自己的罪過，等等，在托爾斯泰做來是容易的，可是讓他的敵人來和德見解相向，這可不行。托爾斯泰喜歡的事情乾乾淨淨，明明白白，可是把事情和別人的意見攪在一起，就糊塗了，屠格涅夫會這樣做了信給奧特：

最親愛的阿芳那西。阿方那西耶維奇！「斐特的教名和奧特」——這第一，我就必須讀來你的願識了，因為我的信連房上塗漆的結果，意料之外的確頭腦空虛而語無倫次。我總不執托爾斯泰有這樣弱點，雖然我畫畫的時候每向方面努力，這三來世多少安學着長，這大約是一個不準確到的傷處。

這箇何處是托爾斯泰家的困難，要好好的制定的話，必須記得屠格涅夫是托爾斯泰子孫，在「戰重典和年」之前，名譽雖是高尚，可是托爾斯泰並不賣賬，相友的這德常常用刺人的冷嘲熱罵攻擊他的弱點。如果托爾斯泰能從德事，願意放過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原諒並不壞，也不是愛吵嘴的人，什麼侮辱，什麼決鬥，都是決不會就住他的。可是這年輕的一人稿裏找年老的一人做伴，又儘量的鬧自己的脾氣；可是並不是托爾斯泰含有毒意，他更愛上高貴的人，屠格涅夫這人不能達到他理想的本準的，他便猛烈地攻擊他。這對於屠格涅夫雖然更覺痛苦，但是屠格涅夫不與當世流行的自由主義底運動絲毫地合作，對飲食，酒液，女人，紙牌，他更不見得有什麼限制；同時，他對於別些不見得有節制的人却攻擊得很厲害；如果他忽然沒有節制的時候，這樣地突然，這樣的嚴重，根本使他不夠資格去像他那樣激烈的攻擊與家。在這次次大的野

止爲我們指示了，他這人雖然非常可愛，他的作品雖然吸引了無數的男人和女人，可是他只有很少親密朋友，而且他是常被別人誤會的。

V. P. 波特金，和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都有關係的，聽到了這次吵架以後，寫信給斐特：

他（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之間，在你府上吵嘴，使我深爲悲哀。可是你知道嗎，我相信托爾斯泰實際上是一個熱情地戀愛着的靈魂；他願意熱烈地愛屠格涅夫，可是不幸他的衝動卻遇到了和柔的、好脾氣的冷淡。只有冷淡是他受不了的。而又是很不幸的，他自己的頭腦子混淆得很，我這樣說的意思是：他還沒有形成一個正確、固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因此他的信心變得這樣的多，因此，他時常趨向極端。他的靈魂被燃燒着不可解除的飢渴；我說「不可解除」是因為今日解除他的飢渴的東西到了明天已經在他的分析之下崩潰了。可是這分析也沒有持久的堅固的基礎，所以它的結果也變爲「*Etan hiena*」。在一個人的腳底下沒有一個堅固的基礎是不能創作的。所以他現在不能創作，他將繼續地不能夠創作直到他的靈魂可以找到立足之點。

八 行政和教育工作

任何人，熟悉俄羅斯當代的歷史，而不熟悉托爾斯泰精神狀態的話，一定會覺得奇怪的：他的生命史獨獨跟一八六〇年到六四年的改革運動並沒有什麼關係。一九〇四年的時候，日俄之戰激動了革命情緒，他有兩段話寫給皮留可夫，談到了他和這些運動的關係了，十分誠懇，坦白。

至於這時候（六十年代）我對於我們整個社會激動的情形底態度，我必須說，這是我的好處也是我的壞處了，我不知不覺的反對了任何外形的、流行病似的煩擾，這時候我所以興奮而且快活，完全因為我自己個人的、內在的動機；我被引到我的教育工作上去，我和農民接觸了。

現在我同樣的對目前流行的激動情形起了反感，現在的情形正同過去，過去的情形還溫和一些。托爾斯泰小視自由主義者的改革運動的傾向，可以從發生於圖拉的一類夜宴上的事來說明。地方上的選舉已經過去了，選出的「和平仲裁人」來拜訪了圖拉，一個公共的宴會招待了他們。托爾斯泰就在宴會上，當大家舉杯慶祝亞歷山大二世，這個「解放者沙皇」時，他對隣座一個人說：『我乾這一杯，特別的高興。別人是不要的，農奴的解放，我們只僅僅依賴了皇帝一個人。』

筒一類的傾向，更希奇的例子。寫在一篇論文中，叫做「教育之進步與定義」，是一年之後發表了的，裏面他說印刷品對於人民並無多大用處，他說：

就拿解放農奴來舉一個例子，我並不覺得印刷品是在一個進步的意義上幫助解決了這個問題的，如果政府在這件事上沒有說了決定性的字眼，報紙上毫無疑問的會用別的方式來解釋說不盡的如何如何。我們看到大多數的期刊沒有解決土地問題而把農民解放的要求提出，他們用以詰辯的言論可說很

很聰明，很諷刺，（正同那些贊助已經提出了的更自由主義的解決底言論一樣）……

托爾斯泰並沒有站在改革者的行列中，他卻也不是他自己的一個階級的同黨，並不是他許多同類的貴族所希望的一樣；我們可以看到圖拉的貴族領袖寫信給內政部長，仗留葉夫，對托爾斯泰被推為和平仲裁人類不贊同，說他並不贊同「帶地主性的變革」，這一個不贊同，使得仗留葉夫進行調查統計，省長附回了一封密函，內開：

「伯爵托爾斯泰，我知道他本派，他是有教育，對皇上躬拜，他當於同輩必的人物，當地的許多地主曾對我表示，說他應該被推為「和平仲裁人」，我不能讓我不了解的人來代替他。」

托爾斯泰盡了力來在農民和地主之間，進行公平的仲裁，可是在開始的時候，他不善於有條不紊的驗司，並且不適合這樣的職司是十分明顯的。

第一個文件，規定某一地主和他的新近解放了的農奴底關係的，這樣地簽就，而且透到了農民局：「由某某農民之聲稱，由於彼等之不通文墨，家奴某某代為簽字。」這

文件中就沒有寫上人名！因為托爾斯泰是這樣的口噤了這幾個字，而家奴就這樣地代寫代簽了字的，文件上蓋上了章他看也不看一遍就發出了。

有時候，他的忍耐是神奇的，跟那些提出了不可能允許的要求底農民辦交涉，他們常常固執得攪個不休。有一個目擊者報告了托爾斯泰如何到隣近的一個田地上去，那裏分配給農民的田地發生了問題了。他接見了三個村中的農民的代表，問他們：

「好了，孩子們，你們要什麼？」

他們解釋了他們希望得到的土地，托爾斯泰答道：「我很抱歉，我不能允許你們。如果我照你們的話做了，地主要受重大損失的；」他開始解釋這件事的情況了。

「可是你總可以爲我們找個辦法出來的Batushka（小父親），」農民們說。

「不，我不能做這樣的事，」托爾斯泰答復。

農民們彼此看看，搔搔頭皮，又重複地說了：「可是，你總有辦法的，Batushka！」而另一個又追上來說：「如果你肯，Batushka，你會想出辦法來的！」於是其餘的兩人贊同地點了點頭。

這時托爾斯泰像正教的俄羅斯人慣常做的一樣劃了十字，說：「上帝是神聖的，我賭咒我不能想出辦法來。」可是這些農夫重複着：「你可憐可憐我們，想辦法做到它，Batushka——」

最後，托爾斯泰凶惡的，但只是向在場的管事人，說了「安菲益移動一個山峯，一

摩林子還比譚照農夫們容易得多。」

管事人說，這整個談話化費了不止一個小時，可是伯爵對農民們的友誼態度不變，他一直忍耐到最後。他們的固執並沒有使他說出粗暴的字眼來。

托爾斯泰覺得地主比農民還要難弄。他收到了許多恐嚇信，毆打他的計劃，收到一封決鬥的挑戰信，還有許多控告呈上了當局。

三個月之後，一八六一年七月中，他的日記上寫道：「仲裁並沒有給了我多少材料（寫作之用）卻使我和一切地主起了衝突，使我的康健變壞了。」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一個他所仲裁的案件的樣本。一個阿爾杜可夫人訴說有一個馬克·格里哥里耶夫（以前是家奴，所以是沒有土地的）認為他「完全自由」，飄然走掉了。

托爾斯泰在他的給這位夫人的復信中說：

馬克夫人，得到了我的訓示之後，已可以立時帶了他的妻子到他喜歡的地方去；我請求你償付他（一）從解放令公佈日起到現在止，三個月你非法地命令他工作的工資，（二）毆打了他的妻子，傷痕現在還非法地可見到的，一筆賠償費。如果我的處決你不滿意，你可以向縣會議和政府會議控告。這件事我不再做什麼解釋了——完全尊敬着你，你的謙卑的公僕

遼天·托爾斯泰伯爵

這位夫人向縣會議控告了，托爾斯泰的決議於是被取消，可是這件案子又提到了政

府會議上，他的決議重新被承認。

他在任還不到一年，我們看到他寫了一封信，給圖拉的農民局，這封信是這樣的：

由於我的決定不斷地有反駁，現附上在反駁中的案件的清單，這些反駁卻都是沒有合法根據的。然而在這些和別些的案件中，我的決議曾經，並已經被廢除，我所給以的每一個決定後都總要據改動，於農民局地主對於本仲裁人的信心是非常不利的，後者的活動不僅無效且也不可能，請諸農民局委任專員，調查這些案件，我並且得向農民局聲明，在這些調查工作完畢之前，本仲裁人的職務是宜於暫時停止的，我已經把我的職務移交了候補人中間最優先的一人了。

第二個月他重新到任，可是六個星期之後，在一八六二年的四月三十日，他因為健康的緣故，把職權交給了代理人，五月二十六日——在就職以後一年期滿時——國會通知了圖拉省長，說它「已決議將職權中校遼夫·托爾斯泰伯爵繼承其健康」，撤銷了他的和平仲裁人的職務。

行政工作底失敗的經驗增加了他在後來的作品中反政府底偏激。他一定是同意了盧梭對於民法和刑法底憎惡的，看他在「懺悔錄」中這樣寫道：

我的聲望，其正義以及其未能實現，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一個憤怒的萌芽，來反對我們的最惡的民政，在這樣的民政裏，人民的真正的安全和真實的正義常常是犧牲到我說不出的程度的，真是破壞一切秩序，他只幫助了民政的當局來壓迫弱者，來為強者贖罪。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斷定的，疲勞的，頭痛的行政工作本來就永遠不能十分滿足

的，顯多是妥協，或是因為現實的需要而作的決定，決沒有托爾斯泰靈魂深處的描象。則那樣的一回事，本來不適用於托爾斯泰。他沒有按部就班的耐心，勤懇，中庸，這些是做這種工作的必要條件，何況他的熱情的才能在這裏面也不能發揮出來。要他順從別人的指示，要他去顧到他們的意見和希望，都是不容易的事。像盧梭一樣，他更適宜於在紙上改革世界，甚至於改變他自己的生活習慣都可以，而從事遲緩的社會的改進工作，則一寸一尺的移風化俗，對於他是最困難的，可是自有一種人可以像套在馬車的車轡上一樣，慢慢的拖着人類社會前進。

這時托爾斯泰在行獵之中找到遊戲，也時常好幾天他和他的朋友D·D·奧勃倫斯基親王在一起，後者描寫他是一個勇敢而活躍的獵者，能跳過一切阻礙，更是一個健談的人。

和他的作爲一個和平仲裁人的同時，托爾斯泰開始了一個事業，是和年輕的一代發生關係的。比較農民和地主們，這些人的吵吵鬧鬧他最應付不過來，年輕的一代的教育不難使容易了多少。從一八五九年的秋天到這一八六三年，他全心付心地把自己貢獻給耶斯那耶泰鄰近的區區的農村子弟了。

我們這兒看到，他的外國旅行的一個主要目的是研究，考察教育的理論與實際，而且他還待耶斯那耶的學校是非常地熱忱的。月刊「耶斯那耶·撲利阿那」，現在是藏書室的奇珍了，是他一八六二年編輯出版，發表他的教育理論，報告他學校裏的結果的。

發表了的文章，他後來在編單行本的時候收了點進去，生動地描寫了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二月裏的工作情形，而托爾斯泰的書集的各種版本中，這一篇文章卻叫做「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底耶斯諾·樸利阿那學校」，他實際是發表於這一年的二月的。一份的。在這些小地方，托爾斯泰從不十分注意。像許多俄羅斯的雜誌一樣，「耶斯那耶·樸利阿那」總是脫期的，第一期一月號刊的時候，已經脫了好幾個星期。銷路非常有限，出了十二期，托爾斯泰賠本達三千個盧布。

在他的教育工作中，托爾斯泰也表現了他的一般活動中都表現了的優點與缺陷。同樣的，他選擇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同樣的，他時時刻刻自空一切，非到他有了成就，全人類都是不得救的樣子；同樣的，他相信自己可以決刃斬亂麻；同樣的，熱忱的天才的力量使他的造就超過了可能的程度，雖然這些造就就是他開始的時候的抱負，十分之卅還不到。

他的教育文章這樣富於獨創性。這樣頭腦清楚，雖有過激的意見，卻還是值得深談的。他把教育的定義世界說為：「一個人類的活動，求平等的慾望是它的基础，一個經常的求知識進步底傾向」。這一點，他這樣地舉例以說明，一個數學的教師，自己是一個能把握住一些數學的理論的法則的師長，必須能幫助他的學生也來把握他所有的一切。法文，化學或哲學的教師，情形亦是相同。在這目的達到了的時候，教育活動就自然而

供到這一步也越快越好，越近於這一步越好。不近或者不快就是不好了。同樣在文學中（教育的間接的方法），著作家能夠做到最容易地灌輸他的智識給讀者的是寫得最好的書。

所謂「一個經常的求智識進步底傾向」，托爾斯泰的意思是教育所追求的平等，並不是低低的水準，水準是高的：就是說：並不是要教師忘記他們的智識，而是要學生的智識增加。然而許多教育制度的根據卻並不是使智識平等，而是根據了別的一些虛偽的基礎的。

虛偽的基礎是：（一）第一點，最平常的，孩子求學，求的是免得受刑罰，（二）孩子求學，求的是獎賞（三）孩子求學，求的是要自己比別人更好，（四）孩子或年輕人求學，求的是在世界中間得一個較好的地位。

談到把孩子送到學校裏去並不爲了他們的天性的發展，而是爲了把他們放進模型裏去，托爾斯泰聲稱，「這樣的教育，隨意的把人塑成一套定型，是僵化的，不合理的，不可能的。」

他非常反對考試，因爲了考試者的一方面的專制，因爲了受考試者的一方面的欺詐。

在什麼情形之下他問道，一個孩子能最快地得到智識呢？「一個孩子或一個大人，只有起勁的時候，才容易接受一切，認爲嘻嘻哈哈是學校的一個敵人或一種阻礙，就歸

成大錯了。」

學生的心靈狀態是成功的教育最重要的條件，要得到好結果，自由是必須的。孩子不要學或不想學的時候不應該強制他學。

你只要看一看同一個孩子在家庭裏，在街上，在學校裏的情形就知道了。在這裏你看到了一個活潑的，好奇的心靈，在眼睛裏微笑，在嘴唇上也微笑，到處找智識，窮了快樂，時常用他自己的表情明白清楚又強烈的表達了他的思想；而在那裏你看到一個疲勞的，畏縮的心靈，只用他的嘴唇皮的動作，翻復陰險別人的思想，別人的字眼，那樣的衰弱，恐懼，無精打采——這孩子的心靈像蝸牛縮進了他的壳。一個人只要看一看這兩種情形，就能知道那一種是更適宜於發展一個兒童天性的了。我所謂「學校心理」的這種奇怪的生理學的現象，我們都是不幸地知道得很清楚的，造成了這一些：想像力，創造力，思維力，高級的能力的退避，它們是讓位給半野蠻的能力，沒有想像也沒有思維地陰險幾個字的行爲了。

當學生被束服於「學校心理」下面的時候，我們就碰到了一常見的，絕不偶然的事實，「最愚蠢的學生在一班中最高，而最聰明的學生在一班中却是最低。

簡單的說，一個孩子的智力正在這孩子是自由的時候是真正的活躍的，教師的主要的工作就在「研究自由的孩子」，發現如何供給他智識的方法。所以「教育的唯一的方法是實地，她自唯一的标准是自由。」

要學生服從一個權威的教師，使學校變成刑場，可以造成德國人所說的 Verdrängung。

的使人感到教果的。

學校的門庭顯示爲了便利孩子們的學習，却爲了便利教師們的教育，孩子們學習，動作和快樂，這些是使他們學習得好所必須的，卻不利於教師，所以在今天，嚴肅一樣與學校，發問題，談話和活動都是禁止了的。

強迫教育「不是給羊羣一個牧羊人，而是給牧羊人以一羣羊。」

……換任何一個對象成功必要研究，在教育中，對象是一個自由的兒童，然而教育家卻用他們自己的方法來教育——這方法，他們自己看起來是很不差的，可是這方法舉行不通的時候，他們不改變自己的方法，卻改變孩子們的性情……除非實驗成爲學校的基礎，每一個學校不妨說是一個教養法的試驗室，否則學校是一定拖在世界進步的一般步序之後的。

對於寄宿的學校托爾斯泰也沒有多大的敬意：

在家庭裏，生活的舒適——水，火，好的飲食，烹調得很好的飯餐，房間裏的清潔和舒服——都是依賴着母親和整個家庭的小心調理的。調理得越小心越是舒服，越是馬虎便越是不舒服，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無可置疑的，也比之法國西語文，亞歷山大次皇帝的事蹟更富於教育意味。而在一個寄宿的學校中，這種日常的，非常重要的勞動的酬報一點兒看不見了，吃飯總是不好也不壞，食品不乾淨也不髒，地夜不亮也不暗，因爲女工們不出力也不能出力，可是她也沒有她自己的一個地方可以隨她的意弄得乾淨或不弄乾淨，她也沒有一個機會用一些不用的布條子，織帶來縫起一件衣服來。

她對於日校，寄宿學校和大學是一樣的挑釁：

在他們的底下都有着一個同樣的原則：用一個人或一個小團體來依照他或他們的意志支配人民。他又加重了說：

學校已把，在他們最好的幾年裏的孩子們，從真實的生命中拉開了，這還不够，牠要把三歲的孩子從母親的影響之下拉開。各式各樣的教育制度想出來（Klein, Inders, Wahrmann, Stalton, 育嬰學校, Schick, B. Schick），這些我們下面再談。現在只差了一個蒸氣機輪船發明來代替母親了。大家同意的只是這些制度還沒有完美，只有我一個人認爲他們是有害的。

他又伸辯了，說沒有一個人或一羣人可以有權利強迫地把教育教給別的人，教師也沒有這權利，他只有貢獻出已經有的智識，如果孩子們覺得這些智識不容易消化，或者得不到好，教師應該尊重孩子們的這種權利：

今天的學校，教這個而不教那個，用這方法而不用那個方法有什麼根據呢？

今天，我們從何而能堅信，毫不懷疑我們的智識，認爲可以有一個權利讓我們去強迫地教育別人呢？隨便找一個中世紀的學校，在路德以前或以後的，來看看，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有如何的堅信，他們是如何的不懷疑他們所知道的，何者之爲真與何者之爲假！對於他們，這很容易知道的，希臘文是唯一的主要的教育，因爲亞歷斯多德是用希臘文的，而且沒有人懷疑他的教條，直至好幾個世紀以後。僧侶們如何敢要求經文的研究呢？經文是站在一個不變的基礎之上的。路德要求從希伯來原文讀聖經，要求強迫去讀，他是確信了的，上帝在這一箇語言中表達了他自己。顯然的，在一個人的批判力還沒有形成之時，學校是教條主義的，而學生們背誦上帝所顯示的真理，正同背誦亞歷斯多德的科

學和魏琪爾的詩，西塞羅的演說一樣的自然，若干個世紀之內，沒有人能够想像得到更真的真理，或更美的美麗，可是我們這時代的學校又是在如何的地位了呢？這種教條主義還是保存着的，在一個教室裏靈魂不朽的學說在教授着，在隔壁一間教室裏却告訴了學生，所謂「靈魂」便是人與青蛙同具的神經系統；在教室裏，在聽到了一個尼姑的兒子唸給他們聽而不予解釋的約西亞(Josiah)的故事之後，學生們又知道了太陽並不繞地球轉；而且在魏琪爾的美麗解釋給學生們聽了之後，他又到了亞歷山大，仲馬的小說（他化六個便士就買到了他的小說），而仲馬的小說尤其美麗，在我們這時候，教師所能信仰的只是，世上無真理，已存在的只是合理的，進步是好的，退步是壞的，雖然還沒有人知道，還沒有能相信有進步裏面，包含着什麼樣的內容？

在另一篇論文中，他說：

路德主張從希伯萊原文教授經文，而不主張從教會神父的註釋。培根跟着說研究大自然，應從大自然，而不從亞歷斯多德。盧騷主張了，學習生命從生命，依從自己的理解而不從過去的試驗。教授法的哲學家們，每向前一步，都是在解放一步，把過去時代裏信以為科學底教育年輕的一代的觀念解放了，而代以更適應年輕的一代需要的學科。

他又說：

常常聽到，常常聽到，家庭情形，父母的愚昧，田地勞作，村中的遊戲，等等是主要阻礙了學校功課的。可能的，這些真阻礙了教授專家計劃中的學校功課，可是現在已到了時候，來理解上述等等倒是一切教育的基礎，絕不應該仇視或阻礙學校工作，相反的牠們是它的主要的源動力！……

這什麼東西和任何東西，這些願望正該學校來回答的，都從這些家庭的情形中產生。教育應該滿足這些從生活中產生的問題。可是我們學校既沒有激發這些問題，遠談不到滿足這些來自實生活的需求……對於這些問題，學生們既已得不到答案了，更可怪的是警察條例一樣的學校不允許學生開口，甚至他要出外一次也不能開口，只能做手勢，爲了不破壞教室的肅靜，或不打斷了教師的言語。

最大問題，托爾斯泰說，是：（一）我該教什麼？（二）我必須如何教？他指出若十七世紀之前，在俄羅斯和在西歐，這樣的問題是不可能發生的。當時的教育與宗教結合在一起，做一個學者意思是學習經文。在回教國家中，教育與宗教的結合依舊勢所必然。學習只是學可蘭經，就是說學亞刺伯文。可是一旦學習什麼的標準不再是與宗教有關，學校脫離了宗教而獨立的時候裏，教什麼的問題便一定要發生。它之所以不突然發生，只因學校的脫離宗教過程是慢慢的。可是這一天終要來到，問題在面前了；卻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指示，我們的教育界的人物並沒有哲學，也沒有什麼同意的意見。在高級教育中有人主張了古典教育，有人主張了科學教育，而在初級教育中，教會辦的學校有一套教育，反教會創辦的學校又有另一套教育。在這種情形之下，唯一的標準就是學生們希望的，他們的父母所希望的是什麼。於是托爾斯泰跟着說明俄羅斯人民大眾所需要的是俄文和教會的斯拉夫的文字和數學教育。

至於如何教授，他申辯道，這是包括在這個問題之中的，如何建立願意學習者與願意教授者，兩者之間的關係，他說道：

也許沒有人會反對的，教授和學生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自然的關係，凡違反自然關係的，那末都是強迫的關係。如果如此，那末一切學校的教授方法的種種都自然得或多或少。強迫的成份的或多或少了。孩子們強迫越少的就越好，受強迫越多的就越壞。我很高興，證明這樣是不需要的了。大家能同意，造成不愉快或造成苦痛的食物、藥物或則運動，對於健康是很不好的，學問亦然，強迫學童兒童咬嚼沉悶的或憎惡的東西大可不必，如果強迫有所必需，這事實只證明所用方法的缺陷。一切教授孩子們的人大約都注意到，教員知道得最少的題目，最不受教，萬一必須他教，他就得用更嚴酷的方法了，就得強迫得更多；而相反的，教員最拿手的題目，他最愛教，他的教授法也就更自由而且更自然了。

如果仔細地研究歷史，就能夠發現，教授法附每一次進步就是強迫性的每一次的減少，學習的更加容易，和教師學生之間的關係更加自然。

人們要問了，學校裏可以自由到什么程度呢？我這樣回答這個問題，自由的界限常常是教授的智識和他的能力所劃定的。這樣自由不能記下來；它的衡量只是教師所具有的智識和才能，或多或少的結果。自由不是一條規則，兩個學校比較時，或者檢討新的方法時，它是一個準繩。更少強迫性的學校是比更多強迫性的學校更好一點。新方法是好的，假如學校裏應用這新方法的時候毋須得加添條文，而假如應用起來要加添嚴肅性的話，當然是壞的了。

從他的談教育的主題上，托爾斯泰涉及了其他的問題的討論。相當的使我們想起二十五年之後他著述的一篇輝煌的論文來。

他受有相當的斯拉夫派的影响，這表示在他們假定了的，俄羅斯可以沿一條她自己的道路以求進步，跟西歐的道路不關的一點之上。「進步」，像他的同時代人一樣，他是相信的，現在他却提出了問題，而且對麥我萊的「英國史」第三章大事攻擊了，在這一章裏，托爾斯泰說，他沒有證明了任何真正的進步。勃克爾（Buckle）假定了他的「文化史」是根據進步的原則的，托爾斯泰也攻擊了，特別是勃克爾對待黑格爾（Hegel）的批評，在達爾文（Darwin）出現之前，智識份子的自由主義者都是把黑格爾當作礎石的。托爾斯泰的文章，饒有興味，刺激而富於啓發性，而且有他從學校中得來的實際的經驗，可是在教育界中間得不到鼓勵。

十三年之後所寫的文章中，他提起了一八五九——六二年之間他的試驗：

這時候我得不到教育雜誌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反對的意見，我所提出的問題只遇到冷淡而已。真的，在不重要的地方倒有人攻擊了幾下，可是問題本身却不受人注意。這時我年輕得很，冷淡我真受不了。我不了解我，跟我提出的問題：「你如何知道教什麼和如何教？」的問題，正像布土耳其貴族的集會裏，當他們討論向人民收稅的問題的時候，有一個人跑去告訴他們一樣：「先生們，在我們討論向每一個人民收多少稅之前，我們先來考慮，我們有什麼權利來向人民收稅呢？」自然，貴族們睬也不睬他，自願自繼續他們的討論的。

在記錄耶斯那耶·樸利阿那學校的真實工作情形之前，有一件事得提一提，雖然這是小事，卻十分重要，是能幫助我們理解後期的托爾斯泰的。

他自己的人格從沒有被人懷疑過，讀者還能記得在塞伐斯多波時，他拒絕了一筆依照軍隊中的慣例已屬於他的錢。這次在他的雜誌裏發表了一篇一個小學生寫的小說，他非常地讚美了一頓。故事是一個家庭裏的父親，窮得不堪，但從軍回來，卻有開錢化費，他向他的妻子解釋，「我是發軍餉的，把餉發給弟兄們，卻總有幾個錢留下，我把他們節起來了。」

托爾斯泰評論這小說的時候，說：

這就說明，這個兵變富了，而且這樣簡單，這樣自然的變富了，正像每個發財的人一樣，——不過是別人的錢，朝廷的或什麼人的錢湊巧過了一過他的手。有的讀者說這件是不道德的，而且人民對朝廷的看法，像看的一條乳牛一樣，這段應該刪去，斷不能容許。可是，不談他藝術上的價值，我却正好寶貴這故事中的這一特點。朝廷的錢可不是時常要過一過別人的手的？爲什麼不會在一個戈爾台之流的離家的士兵手裏經過呢？

提到這朝廷的錢，起先看看像是不道德的，然我的意見，却用最甜蜜，最感動人的一種性質。我們的圈子裏的作家，爲了要把他的主角寫成一個忠實的理想，多少次在他的想像之中展覽了他自己的醜態，下流的天性。在這裏，相反的，作者却要他們的主角快樂。他回家本就已經够了，可是把他家裏的多年的窮困了却也是需要的。錢從那裏來呢？從並非一個人的朝廷！如果作者要他致富，他必需拿別人的錢，那末錢底這樣的來源倒可以說是最合理、最合法的了。

托爾斯泰的生活態度是驚人的。他對於個人道德，具有明敏的卓見，可是當問題涉

及公共道德的時候，他的看法有時不免於錯誤。

從這件事的道德觀點轉到經濟的觀點上來，要有財富，「必須拿別人的錢」這話，西方人聽到了一定會覺得奇怪，這樣的中世紀的或東方的概念，而且說得又多末的勇敢。我們的世界中，近幾世紀來財富已經大大的因發明，組織，善於利用大自然的資源，分工，還因為了合作，使互助的各個人和各工業結合在一起而增加了，叫我們相信，得到財富的唯一的方法只是剝奪別人已有的財富，我們是不容易相信的。

譯者後記

關於這個偉大的靈魂，其書信集，傳記與回憶錄談話錄與研究不知有多少萬種。據戈賓權先生說：『如果你能把我所藏的波留可夫的四本『托氏傳』譯出來，那就頂好了。』可是這四本東西，現在不曉得流落在何處，就是譯者此地所譯的莫德的兩本『托爾斯泰傳』，也是他所『珍』藏的，却自己也不知道『珍藏』在那裏了，由譯者在一位友人處覓得的……

譯者因為做了一點『托爾斯泰研究札記』，其中抄譯了不少的阿爾麥·莫德的『托爾斯泰傳』，朋友們看見，就說我大可以譯出全部來。後來，茅盾先生要我譯東西，我就把『青年托爾斯泰』的書名開了上去；於是承諾了的事必須做到，動了筆，如期交訂卷，心裏十分安慰，波留可夫的四本雖沒有譯，莫德的總算弄出了一部份。原來莫德這部傳記一共有七十萬字，如果全譯，又可能是一件出版界的大事；人力物力財力，譯者讀者書店大家要吃力。所以截至最近為止的計劃，只譯他的一半，却已經是三十萬字或稍多一點。除了現在出的『青年』算第一部，其中的許多現實情況，跟中國這樣相像；其次便是『托爾斯泰的結婚』，這一個時期內所包含的，從『戰爭與和平』與『安娜』。

卡萊列娜」的創作，直到「懺悔錄」；馬上，第三部是「托爾斯泰的晚年」。書名又開出了，自然承諾了的事必定做到。有沒有希望將來弄個全譯本呢？因為探求這個深邃的靈魂，是一件有益處的工作，了解一個偉人怎樣生活，他的生活態度怎樣，跟閱讀他的作品一樣重要。而譬如，托爾斯泰的宗教觀，實是近世紀的「人」底最複雜的一個現象的反映，目前計劃中還沒有包含了，總希望將來包含牠，有一天真能把這個譯本全部弄完，讀者該也是高興的吧。

莫德是英國人，而且在托爾斯泰的最後時期，又是妻黨，這部傳記不免有不公允之處，不過他也儘量的公允，到了如此的地步，書是值得一讀的，雖然這一點我也該提一提。還有，我感謝戈寶權先生替我校閱俄名譯音。別的話我就沒有了。

（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國文藝叢書

托爾斯泰傳

(第一節)

著者

阿爾麥·莫德

翻譯者

徐 遜

主編者

茅 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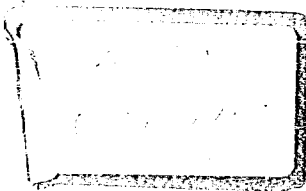
發行者

國文藝叢書

重慶張家花園五十六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



8

國訊文藝叢書

茅盾主編

裝幀：林谷

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二九〇號